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從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故事探討台灣男同志圈
的陽剛霸權意識

**A Study of the Hegemonic Masculinities of the Gay
Community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ay
with Feminine Personality – the Approach of Life
Story**

指導教授：魏玫娟 博士

研究生：李宇文 撰

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一月

誌謝

我想這是目前人生中收穫最多且最充實的兩年半，進入政大就讀國發所對我而言是人生重大的轉捩點，從文學院的歷史系跨科到社科院，最後落腳性別研究，首先最要感謝的便是看著我碩士每學期都選修她的課程，在研究上給我諸多良善建議且願意擔任指導教授的魏玫娟老師！在研究上魏老師是座最耀眼的燈塔，總是能點出我研究中出現的盲點；在許多人際上應對進退的細節，老師總是適時提醒，對於個性急躁、粗枝大葉的我而言如一場及時雨。口試委員莊佳穎老師、康庭瑜老師在兩次的論文口試中給的寶貴建議，也讓身為研究生的我獲益良多。願意參與這次論文的四位受訪者們，謝謝你們願意掏心掏肺。

在研究所兩年半的生涯或因課程，或因研討會出現了人生很多師長貴人，要特別感謝所上彭立忠老師信任我聘雇我做了一年的教學助理，緩解了我生活上很多經濟壓力，也藉此經驗學習到很多。感謝擔任我發展年會講評人的Mayumi Tabata老師，建議我使用生命故事研究方法，開啟的本論文的旅程。感謝世新性別所的洪凌老師，大方地收留素昧平生的我旁聽，且在初擬研究計畫時不吝賜教。感謝政大國發所所辦兩位助教佩琦學姊、馬姐，協助龐雜瑣碎的行政事宜。同時，在政大國發所也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品瑄、文昭、子塵、威競、佩君、釗滢、心淳、雅峰學姐、明慧學姐等，族繁不及備載，謝謝你們在我需要問問題或是任何互相陪伴的場合都有你們，因為有這些同學朋友們，讓我深愛著政大國發所這個大家庭！

也要謝謝家人，尤其是獨自一人扶養我們三兄妹長大的媽媽，願意支持我繼續升碩士班，咬牙苦撐也要幫我付學費以及在台北高昂的房租。最後，要謝謝我的男友俊文，從我 22 歲開始到現在將近 25 歲了，將近三年來，一路陪伴我走完整個碩士旅程，從台中-員林、台北-宜蘭，我們用車票堆出來的情感紐帶，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我愛你，有你真好。

最後我要將這份論文啟發我的精神獻予我自己：面對各式霸權的不屈不撓。獻給從前遇事容易氣餒，總是負面思考的我。

摘要

台灣的男同志圈長期有著陽剛霸權意識，此種現象複製了異性戀體系中的陽剛霸權並且體現於愛戀健美身材、崇尚陽剛特質、排斥陰柔特質等。本論文試圖從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故事出發，探討台灣男同志圈中崇尚陽剛、貶抑陰柔的傾向，希冀從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中理解受到異性戀正典與同志正典雙重擠壓甚至壓迫經驗的具陰柔特質男同志。本論文研究採取敘事研究法(生命故事法)，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方式，藉由本論文個案的生命故事分析來探究具陰柔特質男同志在台灣男同志圈以及台灣整體社會所面臨的處境與生命經歷。透過受訪者的自述，本論文研究發現，台灣男同志群體並非如外界一般所「想像」的以陰柔特質為主流；相反地，在亟欲擺脫外界對於「男同志都很娘」的刻板印象，台灣男同志圈內建構出「陽剛的主流群體」，以「強健體魄、拒斥陰柔」意識建構了男同志圈內的陽剛霸權，進而邊緣化具陰柔特質男同志在男同志圈中的位置。基於個體經驗差異，本論文發現也與既有研究稍有不同，主要是以下幾點：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性認同形成較快、在特別崇尚陽剛氣質的軍中生活並未遭受排擠、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伴侶關係複製異性戀伴侶模式。本論文結論指出，台灣男同志圈確實存有著陽剛霸權意識，但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並沒有在人生過程中把自己視為絕對的受害者，反而展現其能動性以及面臨歧視壓迫之抵抗策略。

關鍵字：男同志、陽剛霸權、陰柔特質、敘事研究、生命故事

Abstract

Hegemonic masculinities, as demonstrated in this research, obviously exists in Taiwan's gay community. In a way, gay community in Taiwan replicates the heterosexual system and norms of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hi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wide admiration of masculinity and rejection of or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mininity among gay themselves. Specifically, whilst hunk gay enjoys enormous popularity, slight and/ or chubby gay tend to be looked down upon or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hegemonic masculinities of the gay community in Taiwan through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life stories of four gay of feminine personality trait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t is found in this research that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perception that most if not all gay acquire feminine personalities and tend to present their feminine images, masculinity is the norm of the gay community which dominates the relationships of gay couples and how gay people regard each other, hence hegemonic masculinity.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studies, this thesis also finds that: first, gay interviewed in this research have formed their gay identities with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not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secondly, they were not discriminated against or bullied when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which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an environment unfriendly towards gay people; finally, the pattern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gay couple is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eterosexual couples.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hegemonic masculinities do exist in Taiwan's gay community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be oppressive and discriminative for gay of feminine personality traits. Yet instead of seeing themselves and acting as victims, the interviewees in this thesis have exercised their agency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strategies to live the lives they want to have.

Keywords: gay, hegemonic masculinities, feminine, narrative research, life story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背景	1
壹、研究動機	1
貳、研究背景	2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4
第三節、章節架構	5
第二章、文獻檢閱	7
第一節、同志的性認同與汙名難題	7
壹、同志性認同的概念探討	7
貳、同志的汙名及出櫃相關文獻	9
第二節、「陽剛」、「陰柔」、「酷兒」	13
壹、男同志陽剛特質的概念與相關文獻	13
貳、男同志陰柔特質的概念與相關文獻	18
參、酷兒理論的相關文獻	23
第三章、研究方法	25
第一節、研究取向	25
壹、質性研究法	25
貳、敘事研究	25
第二節、研究框架	28
第三節、研究對象	30
第四節、研究歷程	33
壹、前導性研究	33
貳、正式訪談	33
參、訪談資料彙整與分析	34
第五節、研究範疇與限制	35
壹、研究範疇	35
貳、研究限制	35
第四章、生命故事速寫	37
第一節、Zhang 的故事	37

壹、童年至青少年時期：文靜的小男孩，目睹父親施暴	37
貳、高中時期：性向確認，開始五年愛情長跑	38
參、大學時期：兩段戀情無疾而終，始終找不到歸宿	39
肆、當兵時期：彩虹中隊，歡樂的軍旅生涯	42
伍、職場時期：與親朋好友出櫃，短暫交往第三任	43
陸、Zhang 的故事檢核：活出自我，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44
第二節、Sebastian 的故事	46
壹、童年時期：傳統家庭中的小魔女	46
貳、國小中低年級：性探索，發覺自身性向	46
參、國小高年級：娘炮時期，轉學後慘遭霸凌，後樂觀以待	47
肆、國中時期：歷經異男忘，與貴人導師相助	48
伍、高中時期：人生黑暗期，遁逃話劇社	50
陸、大學初期：爆炸性的張揚，情竇初開	51
柒、大學後期：閃電交往第二任，開始關注同志議題	52
捌、畢業後：彩虹同袍情，職場上展現陰柔的親和力	54
玖、Sebastian 的故事檢核：我就是個陰柔的娘炮臭同志	55
第三節、Sakura 的故事	58
壹、童年時期：優雅的男孩，開明的父母	58
貳、國中階段：師長的羞辱，勇於出櫃	60
參、高中/大學初期：舞出自我	62
肆、大學後期：初戀至今	65
伍、Sakura 的故事檢核：藉由訪談重新審視過往經歷	66
第四節、Benny 的故事	69
壹、童年時期：愛玩芭比的「三妹」	69
貳、國小時期：性別意識萌芽	70
參、國中時期：無憂無慮，欣賞男同學	71
肆、高中時期：經歷異男忘，結識 Sakura	71
伍、大學初期：頻繁接觸同志圈，短暫的初戀	74
陸、大學後期至出社會：面對社會的不友善，努力倡議著	76
柒、Benny 的故事檢核：更加堅持性別平等教育	77
第五章、生命故事分析	80
第一節、性認同及出櫃	80

壹、受訪者的性認同階段及重要他者 (significant other)	80
貳、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汙名與出櫃狀況	86
第二節、無處不在的陽剛霸權	91
壹、家庭情境：「父親」——跨不過的高牆	91
貳、學校同儕情境：教育現場的陽剛流露	95
參、軍旅情境：傳聞與現實的落差	99
肆、男同志圈情境：「自我流露的分層化」以及「複製異性戀伴侶模式」	103
第三節、他們如何運用陰柔特質：關於(不)抵抗策略	109
壹、利用自身陰柔特質的優勢	109
貳、拒絕追求男同志圈內的齊一標準	112
參、特定層面上的不抵抗	114
第四節、未來展望：關於台灣男同志圈	117
壹、透過(性)教育，教導尊重多元	117
貳、透過公開倡議，實踐自我	118
第六章、結論	120
第一節、陽剛霸權下的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	120
參考文獻 127	
附錄 136	

第一章、緒論

「別讓誰去改變了你，你是『你』或是『妳』都行，會有人全心的愛你。」
蔡依林，《玫瑰少年》(2018)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背景

壹、研究動機

自從 2016 年台大外文系法籍教授畢安生跳樓¹之後，同志²相關的議題在台灣逐漸浮上檯面，同志團體舉辦一場又一場的遊行抗議，要求政府實現婚姻平權，落實同志權益保障。筆者也是從這年開始以男同志的身分關心同志相關議題以及參與同志運動，甚至開始投入同志研究。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同志議題在台灣也出現戲劇性的發展；從 2017 年大法官釋憲案、2018 年公投案呈現相對保守的普遍民意、到 2019 年立法院通過並實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使筆者不斷審視本論文欲探討之議題，同時也更確信，同志群體雖然成功爭取到結婚的權利，但這並非同志平權運動的終點，因為在同志權益達到某種程度保障的台灣社會，仍有一群人被所謂的主流、甚至是同志圈排斥而處在更不見光之地。

筆者依自身經驗認為，台灣男同志圈充斥著崇尚陽剛、貶抑陰柔的傾向，也使筆者對身處在異性戀霸權以及男同志陽剛霸權夾縫中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感到興趣。根據文獻檢閱結果，台灣關於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相關研究並不多，既有文獻主要分為以下幾類探討：關於何謂陰柔特質以及在特定同志群體呈現方式的討論(林純德，2009；黃珮茹、林烘煜，2011)；具陰柔特

¹關於畢安生教授輕生的原因，根據風傳媒 2017 年 10 月 16 日的報導，畢安生教授輕生後，他的學生 Josephine 透過影片說明了她與畢教授在生前一晚的最後接觸，她提及畢教授在他的同性伴侶曾敬超死後並沒有拿到財產，生活困頓，並且憤怒地與她表示想把房子燒了。

²紀大偉(2015)認為同志(tongzhi)一詞既非 queer 也非 homosexual 又非 gay，是一個意義隨使用脈絡持續變動的詞彙。本研究中「同志」一詞等於「同性戀」，在研究中將會交替使用。

質的男同志之自我認同(王家豪, 2003; 陳震齊, 2006); 以及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遭受霸凌的相關經驗分析(張盈堃、根秀欽, 2012; 黃俊昌, 2013; 蔡綵柔、陳國彥, 2018)。本研究基於對陽剛霸權的批判意識, 透過具陰柔特質男同志的視角、以他們的生命故事為分析文本, 重新審視台灣男同志圈中的陽剛霸權對這一群陰柔特質男同志的影響, 希望對相關研究有所貢獻。

貳、研究背景

基於難以取得準確的 LGBT³人口數據、調查對象的標準影響統計結果等因素, 性傾向人口統計備受爭議且極難達成, 但仍有若干研究試圖統計同志人口的比例。根據鄭聖樺(2007)針對 2,613 位受訪者進行的研究, 有 4.5% 不是異性戀者; 曾寶瑩(2016)分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指出台灣的同性戀的人口比例大約是 5%。這兩項研究的統計數據顯示, 以人口數而言, 台灣社會以異性戀者為大宗。

關於異性戀霸權的概念, 游美惠(2015)認為「霸權」是與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價值觀息息相關且相互作用的, 透過教育和宣傳, 它不只是會使人們把許多主流文化的假定、信仰和態度視為理所當然, 它也同時超越所謂的政治經濟體制(如國家或市場)之外, 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股無所不包的力量, 例如: 「男生玩汽車、女生玩娃娃」這個被視為「正常」的觀念, 便是異性戀價值系統的體現, 亦即不符合該價值系統的人, 如黃俊昌(2013)研究中所定義的具陰柔特質的男孩, 在其成長階段往往有被排除在外的可能。綜述之, 異性戀霸權就是重視異性戀世界觀、價值系統, 預設異性戀為唯一的性與愛的展現模式, 並且視同性戀或其他非異性戀的情慾關係為次等的戀愛關係(Gregory Herek, 1990)。台灣異性戀人口占多數, 且在無論是教育、法律、職場倫理等各種層面大部分的預設值都是以異性戀為預設的情況下, 無疑顯示台灣社會的異性戀霸權建構。

³ 根據 Cambridge Dictionary 上的定義, LGBT 為女同志(lesbian)、男同志(gay)、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縮寫, 用以代表性少數群體。

同志群體之中更有著少數中的少數，意即同志群體並沒有因其少數而產生同一性，而是衍生出更多元的性別展演。以本文欲探討的男同志群體為例，便有著依據體態（body shape）、性別氣質的各種分類，例如發跡於日本的男同志手機交友軟體「9monsters」中列出的九種動物意象便呈現男同志族群的各種分類，包括：牛族（Bison），泛指斯文白淨身形豐腴者；熊族（Bear），體態扎實健壯且體毛濃厚者；豬族（Piggy），指身材臃腫者；狼族（Wolf），身材精實者；金剛族（Kong），擁有運動員肌肉發達者；豹族（Panther），身材精瘦型；狗族（Dog），可愛型；猴族（Monkey），身材乾癟過瘦者；以及貓族（Cat），泛指較女性化的男同志。

網路世界中，關於男同志的這種分類特別明顯，無論是早期網頁版或現在流行的男同志交友軟體，自我介紹處通常可以看到「IP 位置⁴」、特定形容詞描述自身的體態或是性別氣質如「壯熊」，或符合特定條件如健身、陽剛、帥氣、異男樣⁵（straight acting），就會被認定是「天菜⁶」；反之，性別氣質陰柔、體型肥胖者往往乏人問津⁷。這樣的分類系統（classificatory system）將男同志族群由生理、心理特徵區分出來，加深了本就身處弱勢的男同志群體之間的隔閡；其中，最為人詬病的便是男同志圈內的「拒胖、拒 C」的文化，在此文化中，體態較為豐腴以及性別氣質較為女性化的男同志常在男同圈內遭受邊緣化甚至歧視。

「拒胖、拒 C」的文化反映出來的即是所謂的「陽剛霸權」（hegemonic masculinities）意識；各類研究中，陽剛霸權被譯為「支配性男性氣質」、「霸權主義男性氣質」、「王道陽剛氣質」。Peter M. Nardi（2000）在 *Gay Masculinities* 提到，異性戀主流社會把「娘娘腔特質」與「男同性戀」連結起來，「陽剛／不 C」的男同志欲消除這種「汙名」，因而反抗「男同志就是娘娘腔」的觀點。當男同志群體有意識地拒斥與「娘娘腔特質」連結而強調自身

⁴ 為男同志對於「身高、體重、角色、生殖器大小」以數字化方式呈現的戲謔稱呼。例如：170.70.1.15（cm）。

⁵ 「異男樣」是指一個男同志並未展現同志典型的外表以及行為，相反地以較為陽剛的異性戀男性展演方式自我標榜。

⁶ 「天菜」一詞是中國綜藝節目最初使用，指的是某個人條件極為符合自身的理想型。

⁷ 在林純德（2009）、陳志萍（2017）的研究中皆顯示了較娘以及肥胖的男同志較不被其他男同志青睞。

的陽剛特質時，那些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⁸便從此刻注定了被邊緣化的命運；換言之，對「陰柔」的恐懼，其實就是同志群體對於「汙名」的恐懼（王家豪，2002）。Sedgwick（1994）也發現，同志運動中存在排斥陰柔特質男同志的現象；她指出，同性戀運動中娘娘腔的成年男性常被貶抑到邊緣且汙名的位置，原因是男同志們不願讓他人認為「一個男人喜歡另一個男人的原因，是另一個男人像女人」。Pazzote（2012）在 *Straight Acting* 指出，男同性戀者不被認定是「真男人」，所以有很多人認為他們應該強調自己的陽剛特質以證明自己是個男人；要如何強調自己的陽剛特質呢？在男同志間往往以健身強壯體魄、拒絕與性別氣質較陰柔的男同志來往、宣稱自己是「異男樣」來呈現。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筆者本身在台灣男同志圈觀察到的崇尚陽剛現象，以及少有研究針對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故事做出剖析，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欲藉由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的討論來探究男同志圈內的陽剛霸權及權力不平等關係。

本研究從「異性戀正典」（heteronormativity）與「同志正典」（homonormativity）兩個層面切入，分析具陰柔特質男同志的生命經驗在這兩種情境下所呈現的生命故事與抵抗策略。「異性戀正典」指的是一個話語和實踐的霸權體系規範，將異性戀建構為自然的且優於所有其他性的展演；換言之，異性戀正典透過操作恐同（homophobia）和歧視性少數所建構的異性戀特權，使性少數群體淪為處在邊緣地位者。在主流的異性戀正典論述中異性戀與同性戀是全然的對立面，在此異性戀正典論述中「陽剛的男性」（masculine men）和「陰柔的女性」（feminine women）的性別角色早已自然化（naturalized）（Robinson, 2016）。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在家庭、學校、軍隊、職場中，首要面對的便是來自「異性戀正典」的思想、行為審查。

⁸學界常見的說法有「女性特質」、「娘娘腔」，本文採用了易言嫻（2002）等人的說法使用「陰柔」強調其社會建構之性質，不必然與生理性別的男女做連結；意即，生理男不必然就是陽剛的，生理女也不全然是陰柔的。

「同志正典」是性少數群體社區內採用的一種政治戰略，但它卻強化了異性戀規訓的力道，原因在於他們宣稱男女同志和其他異性戀沒什麼不同，只是他們受到性吸引的對象是相同性別者，而有此理念的人透過尋求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戀能夠參軍等策略，試圖獲得與異性戀者相同的權利；不過，若干學者認為，這些同志正典的提倡者，在為自己爭取權利的同時，也分裂了LGBTQ社群(Robinson, 2016)。許多酷兒理論的學者如 Drucker，毫不留情地批判同志正典，並認為國家回饋給向國家輸誠的國家同志主義 (homo-nationalism)⁹們的大禮，就是這些同志正典主體極為看重的「平等特權」：擁有中產家園、忠貞單偶情愛、能夠領養兒童的核心家庭配置（想像不家庭陣線，2019）。簡言之，即使是在男同志圈裡面仍有一種什麼才是「正常／好」的男同志。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中產階級的、陽剛的、俊美的等這些種種美好形容詞下的同志們，筆者認為更應該受到重視的是被主流同志正典遺忘或甚至是唾棄的那一群人。

綜上，本研究的核心問題為：在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中，是否有感受到異性戀霸權或是男同志陽剛霸權的排斥？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如何展現他們的能動性？藉由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本論文試圖深入探討台灣男同志圈中的陽剛霸權現象以及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是否有發揮他們的能動性以挑戰男同志圈內的陽剛霸權現象，甚至是異性戀霸權的框架，發展出一套(不)抵抗策略。

第三節、 章節架構

本研究將分為六大章節：第一章為緒論，旨在簡介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背景，並且提出主要的研究目的與問題包含此節章節架構。第二章為文獻檢閱，旨在耙梳與本研究相關之歷來研究成果與相關理論，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同志的性認同與汙名難題；第二節為「陽剛」、「陰柔」、「酷兒」。第三章為研究方法，第一節將簡要耙梳質性研究法與敘事研究法，第二節針對研究

⁹ 國家同志主義指的是為帝國主義和仇視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服務，使同性戀的權利工具化 (Peter Drucker, 2016)。

框架進行概述，後續第三、四節說明研究對象的挑選以及研究歷程。第四章將是依照訪談逐字稿所整理濃縮後的具陰柔特質之男同志生命故事速寫，將四名受訪者依照初次訪談的順序各自編為獨立的小節，並在每個小節的生命故事之後加上受訪者閱讀完自身生命故事後的檢核表回函心得，以求故事能夠更為貼近實際生命經驗的呈現。第五章是生命故事分析，將會進行跨個案的交叉分析與整理，並且與文獻回顧中的既有研究做對話，全章依照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區分為：性向及出櫃、無處不在的陽剛霸權、他們如運用陰柔特質：關於(不)抵抗策略、未來展望：關於台灣男同志圈。第六章則為結論以及研究貢獻與研究建議，且對整體研究歷程做出省思。



第二章、 文獻檢閱

本章旨在耙梳與本論文相關之研究成果與相關理論，全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同志的性認同與汙名難題；第二節為「陽剛」、「陰柔」、「酷兒」。

第一節、 同志的性認同與汙名難題

壹、 同志性認同的概念探討

紀大偉（2017）引用並闡釋了 Sedgwick（1990）的「多種互相矛盾的情慾模式」來理解同性戀為何？以下是筆者根據紀大偉的見解以及 Sedgwick 的原表所整理的表格：

同性/異性戀的定義	1. 分離主義者	2. 整合主義者
	殊群化：同性戀認同者、本質主義者	常群化：雙性戀潛質、社會建構主義、雞姦者、女同性戀共同體
性別的定義	3. 性別分離主義	4. 倒置／晦暗不明／跨性別者 ¹⁰
	男女分界者、男性解放者	跨性別者、雌雄同體者、男女同志結盟者

表 1 多種互相矛盾的情慾模式

簡述上表可以發現，第一類的分離主義者，他們的觀點是殊群化（minoritizing），意即將同志劃歸為少數人才擁有的身分認同，換言之，他們認為異性戀並非同性戀。第二類的整合主義者，他們的觀點則是常群化（universalizing），意思是將同性戀視為一種能夠衝破性認同的欲望，異性戀偶爾也會有同性戀慾望，例如：從事雞姦（sodomy）的異性戀男性、認為所有女性都有女同性戀傾向只是程度多寡的女同性戀共同體（lesbian continuum）。第三類是性別分離主義，他們要求男女分界，在意的是男女性別之分而非同性戀、異性戀之分，另外還有男性解放（manhood-initiation）的支持者，男性解

¹⁰ 此處的原文為：inversion/liminality/transitivity

放是面對女權興起進而出現的崇尚陽剛氣質團體，成員皆為男性且包含男同性戀者；另外，軍中的同袍情誼、高中學姊學妹戀也都屬於這類「男生一國，女生一國」的範疇。第四類人的特點是較為晦暗不明的，除了明顯的跨性別者以外還有那些認同女明星的男同性戀者、結盟合作的男女同性戀，這些迷戀歌壇天后的男人以及喜歡看變裝皇后（drag queen¹¹）的男性，都實在地挑戰了「異性戀男人只愛看女人，同性戀男人只愛看男人」這樣的僵固印象。

在說明完同志並非單一名詞指涉的某一群人後，必須理解個體性認同的形成。認同（identity）的建構是由差異（difference）所區隔出來的，而差異的顯現則是透過各種再現以及社會的排除進而產生，認同跟差異並非南轅北轍，兩者是相互取決的（Woodward,1997）。同志意識到喜歡的對象與自己性別相同時，或是發現自身的興趣與這個社會對固有性別之期許大有不同時，一連串的自我衝擊，以及認同建構的過程無形之中形塑著個體，必須了解何謂同志的性認同以及形成方式。

由 Cass（1979）所提出的「性認同形成模式」（sexual identity formulation）該模式將同志性認同形成分為六個階段，每一個階段是根據個體對自身的感知基於這種感知而產生的行為來區分，分別是：認同困惑期（identity confusion）、認同比較期（identity comparison）、認同容忍期（identity tolerance）、認同接納期（identity acceptance）、認同巔峰期（identity pride）、認同結合期（identity synthesis）。

第一階段為「認同困惑期」在這個階段個體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甚至是情感、思想可能被定義為同志，這樣的自我覺察會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和困惑，原因在於顛覆了過去所認知的性取向以及被教育的道德標準，在自我覺察的過程中個體有可能邁入下階段，反之，也有可能就此排斥這樣的覺察。第二階段為「認同比較期」在經歷上一階段的覺察後，個體會自主性地找尋更多相關資料抑或是尋求有相同經驗的人之建議，可能會形成暫時性的同志認同，而此認同會在這個階段產生社會疏離感，因為自我和異性戀的差異變得更加清晰。第三階段為「認同容忍期」在此階段隨著對同志自我形象的認可日益增加，個體會

¹¹ 男性表演者以性感濃豔的裝扮、高度誇張的女性特質（heightened femininity）來模仿偶像級的女歌手（張藹珠，2000）

開始找尋其他同志的陪伴（例如：性或情感的需求）；不過，這樣的接觸是有選擇性的，也就是對同志自我形象是寬容但並非全然接受。第四階段為「認同接納期」在這個階段個體會不斷增加與同志圈的接觸並且更積極地看待與同志朋友的社交網絡，甚至能與非同性戀的親友出櫃¹²（come out）；個體會建立起一套同志的生活方式，但面對較為反對同志的情況仍需要繼續維持一個假裝異性戀的策略。第五階段為「認同巔峰期」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對於身為同志感到驕傲，並且會將同性戀與異性戀二分為兩種群體：同性戀是驕傲且可信任的、異性戀則是不值得信任且沒有價值的；個體會開始對社會既有的同性戀者汙名化感到忿恨不平，並對於異性戀有所敵視。第六階段為「認同結合期」在與異性戀者積極接觸之下，會使個體意識到將世界劃分為好同性戀者和壞異性戀者是非常武斷且不正確的，經歷過以上階段的心理調適，逐步發展成為較正向、健康的心理，並不再視異性戀為敵人，強烈的憤怒與挫折感也會就此消停。

小結以上關於同志性認同的概念及案例，在分析個案的生命經驗中，藉由 Sedgwick 的「多種互相矛盾的情慾模式」以及 Cass 的「性認同形成模式」給予了完善的理論框架，能夠清楚理解何謂同志以及受訪者是否有經歷過性認同之掙扎，這將是在訪談之中所能留意之方向。

貳、同志的汙名及出櫃相關文獻

一、同志汙名的相關文獻

由 Goffman (2009) 所提出的「汙名」(stigma) 可分三種不同類型：身體方面、個人性格缺失、族類汙名（同性戀歸類為個人性格缺失一類），一般人認為汙名者並非完整的人，所以會施加各式各樣的歧視，來減少他的生命機會。Goffman 所提出的汙名相關概念與策略，以下將以同志為例作解釋。汙名的主體可以區分為：「明貶者」(discredited) 指的是可當場被察覺、「可貶

¹² 「出櫃」(coming out) 一詞用在同志族群指的是自我認同的表露，一般人常誤以為「出櫃」是涉及親密的性關係層面，其實它涵括表露性取向、家庭生活、智慧、道德價值、藝術創作與政治觀等。（駱芳美，2017）

者」(discreditable)就是需加以察覺，以同志而言，若非自身主動向他人坦承性向，旁人難以藉由其他因素正確判斷個體性向(朱偉誠，1998)。此外，受到同樣汙名而被認定、自己也認定與他們為同類人，稱為「自己人」(the own)，通常自己人會形成「內團體之結盟」意即與他有相同汙名而可能必須承受相同痛苦之人的集合；以同性戀而言，除了形成同志圈以外，還會衍伸出各種特質的小分支，例如：中老年同志群體、同志姊妹圈。在汙名者的身邊有一些所謂的「正常人」，但是這些人有過特殊處境使他們能夠了解且同理被汙名者的生活，這種人在一定程度上被汙名者接受，也擁有一定程度的連帶成員資格，稱為「知情者」(the wise)，例如：同志父母親人支持團體。

此外，受汙名者的矛盾在於「自我流露的分層化」，這是指受汙名者傾向根據人們如何看待汙名的明顯與突兀程度，為自己人分出層級，那些程度比自己明顯的人，就採取較為輕蔑的方式對待(意即同類相輕)；換言之，越跟所謂的「正常人」同盟，就越可能以非汙名的方式自我看待(Goffman, 2009)。例如：在男同志中常會有人標舉自己是「異男樣」，這是指從外觀以及行為舉止上，表現的與一般異性戀男子無異，無法輕易被辨別出自己身為同性戀，這樣的自我標榜在台灣男同志圈中，某種程度上算是一個正面的標籤；「異男樣」的相關議題也常在批踢踢實業坊(PTT¹³)中的Gay版掀起論戰，例如：網友deadflowergu(2018)的意見表示，當他看到有人在自我介紹的文章中打出找「異男樣」時，感受上會認為對方是在篩選掉另一種樣貌——「同志樣」，這並非是在問你外表像不像異男，而是問自身的認同以及自己展現合乎認同的行為與外表氣質是什麼。根據該名網友的見解，可與受汙名者的矛盾做呼應，受汙名者徹底看見「自己人」展示出符合刻板印象的舉止，將他們的負面屬性誇張地表現出來，而這樣的個體或行為可能產生認同的曖昧，同時也可能會轉化為羞愧，他不能擁抱他的團體，也無法放棄它；意即，在台灣男同志群體中使用「異男樣」來自我標榜，是在使自己不精神分裂的狀態中，於社會生存的方式。

¹³ 批踢踢(PTT)是以學術性質為目的，提供各專業學生實習的平台，而以電子佈告欄系統(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為主的一系列服務。

以同志汙名作為研究主題的文獻甚多，以下將以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回顧之，分別是：家庭、學校、台灣男同志圈。家庭部分，畢恆達（2003）指出在一個以異性戀為主體的社會，多數人對於同志的認知甚為薄弱，關於同志的形象來源皆是媒體或是教育體制下片面甚至充滿汙名化描述，導致了同志最難以出櫃的對象是父母；此時，同志為了應付自身以及社會中固有的同性戀恐懼會發展出各種管控汙名的策略，分別是：一、隱藏：包含對父母的同性戀資訊管理、行為舉止偽裝成異性戀、離開家庭。二、降低現身風險：加強自身經濟能力、刻意產生家庭裂痕、試圖改變父母的態度。三、應付婚姻壓力：提出不婚的想法、鼓勵兄弟結婚生子。

學校部分，林昱貞（2004）等人的研究藉由與中小學的教師與學生的對話，發現在正式課程中多元性取向的教學極罕見，在某些課程中處處可見對同性戀的偏見與敵意，主流的性教育論述更是隱含異性戀霸權與恐同情結，該研究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實際地在國中生課堂內以學習單和海報牆的方式與學生進行互動，題目為：「當我提到同性戀時，你／妳會想到什麼？」（頁 106）作者群們根據學生的反饋歸納出同性戀汙名的三大類：性別特質、性行為、性傳染病；性別特質部分，學生提及的有「...泰國人妖、變態、娘娘腔、葉永鋇、手術、變性...」（頁 107），這樣「同性戀=娘娘腔／男人婆=扮裝癖=性少數」的連結透露著汙名的背後往往雜揉多重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偏狹混淆的觀念；性行為部分，學生們則寫出「...濫交、小菊花、1、0、SM、一夜情...」（頁 108）這類涉及特定性器官與性行為的偏見，都與男同志有關，反映了社會對於男女同性戀在性方面兩極的評價，女同性戀是幾近無性化的存在，男同性戀則是愛好濫交的性欲動物；性傳染病部分，學生反饋的答案為「...帶原者、骯髒、AIDS...」（頁 111），在「同性戀=疾病=變態」的隱喻下，愛滋病被視為同性戀的天譴，更有甚者同性戀也被視為一種傳染病；作者群們希望藉由發展同志教育課程、鼓勵反主流文本¹⁴，讓多元聲音能夠放心被表達。

男同志圈部分，喀飛（2012）藉由訪談 55 歲以上的老年男同志的生命故事，發現在這些人身上承載著三大汙名印記：同性戀、老年、性；對於這些年

¹⁴反主流文本意即教育者必須教育學生批判性地看待那些具有合法性的知識權威。（林昱貞、楊佳羚、張明敏，2004）

老男同志而言，身為一名同志仍然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在他們年輕的時候需要面對的是家中長輩的壓力，年老時則是要面對如何對晚輩啟齒甚至害怕同性戀身分連累晚輩；老年的身分與性汙名的交織，使得他們在同志圈內遭到排擠與嘲諷，年輕的男同志曾在公眾場合或是網路軟體平台上，受到老年男同志肢體或是言語上的騷擾，因此普遍地認為老 gay 是猥瑣的、無性的；除了這三大汙名以外，他也提到這群老年男同志還有更多不同的樣貌，包含：戀童癖、黑道、憂鬱症、愛滋病、失業者等；因此，他引用了海澀愛的說法認為「酷兒」已經無法代表當代各種性邊緣主體來發聲，要以「汙名」這個字眼來召喚一種邊緣弱勢的連線政治，要看見汙名，擁抱汙名。

小結以上關於男同志汙名以及相關案例，不難發現同性戀者在生活的各層面上皆有可能遭受到汙名的標籤，特別是成年前以及邁入老年期後；由畢恆達（2003）、林昱貞（2004）的研究可以看出，學校教育、大眾媒體、社會氛圍，對於同志的認知極為不足，甚至會做出汙名的評述，此點使得男同志尤其是在性別氣質上較為陰柔的男同志，面臨了既無法蒙混通關又無力面對全面性汙名化的處境。喀飛（2012）的研究則更進一步聚焦在年老男同志身上，多重的汙名身分在老年階段的男同志甚為明顯，該研究也更強調汙名的重要性，試圖以更理解寬容的情懷處理各式的汙名議題。汙名是每位同志畢生要經歷的課題，在分析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中也必須正視個體在各個階段所遭受的汙名，且可以更進一步探討個體的陰柔特質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之下是否造成更深的汙名標籤。

二、同志出櫃的相關文獻

承接上部分關於受汙名者控制汙名訊息的行為有兩種：矇混通關（passing）、掩飾（covering），前者是指偽裝成與常人無異，後者是指準備好要承認自己是具有汙名的人，仍可能花費心力來讓汙名不要放大，目的是減少緊張，也讓別人較容易降低對汙名的潛在注意，這兩種受汙名者控制汙名訊息的行為往往展現在同志是否選擇「出櫃」的議題上。

在研究同志出櫃的策略上，朱偉誠（1998）指出台灣同志運動的論述中關於出櫃論述分為兩派：「現身派」、「反現身派」。現身派是依照同志運動的邏輯，肯定現身出櫃，但是出櫃並不代表從此自由自在了，出櫃的終極目標是要

打破異性戀、同性戀的二元分野（卡維波，1998）；「反現身派」則可以解釋為反對無條件現身，如同王皓薇（1997）認為同志一定要掌握現身的自主權：要不要現身、現身到何種程度、要不要冒險，都該由同志自己決定。但是，這個社會對待同性戀有諸多的歧視，被當成正常人有太大的好處，使得幾乎所有能夠蒙混過關之人都會在某些場合刻意這麼做（Goffman, 2009）。

另外，在研究同志出櫃的對象、順序，蘇准霆（2015）的研究在探討敘事治療在同志出櫃議題上的應用，他提到受到父權主義的影響，男同志相較於女同志是較難以出櫃的，這使得男同志通常最先出櫃的對象是朋友、女性手足、母親、父親。周采潔（2010）針對青少年男同志向手足出櫃進行研究發現青少年男同志對於向父母出櫃，抱持著「刻意忽略」、「偽裝與隱藏」、「避重就輕」、「語帶保留」等較為被動態度，然而若青少年男同志向手足出櫃，獲得正向支持與鼓勵，則會大大提高青少年男同志向父母親出櫃的機率。周佑儒（2007）的研究對大學男同志出櫃進行了全面的分析，他發現大學男同志學生考量出櫃的因素有：自我的身分認同、與同儕的互動良善程度、家人的接納程度、不同性別展現的接納度差異。

第二節、「陽剛」、「陰柔」、「酷兒」

壹、男同志陽剛特質的概念與相關文獻

一、男同志陽剛特質的概念

Connell（2005）所提出的陽剛四分法是在研究男性陽剛特質的重要指標，但是在此前必須先了解何謂真正的男性陽剛特質以及它如何形成？一般的社會大眾會設想有一種固定不變的陽剛特質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但這樣的想法不盡然是正確的，二十世紀末關於陽剛特質是如何形成的便有三大說法，分別是：社會生物學、社會建構主義、常識性折衷觀點。首先，二十世紀末的社會生物學普篇的觀點是「陽剛特質天生論」，這是指男人的身體天生就是陽剛特質的攜帶者，這是進化所賦予人類的結果。第二類說法是社會建構主義的論調，把

身體看作是較為中性的表徵，在身體之上有多重的社會烙印痕跡。第三類較為折衷的觀點認為，生物本質加上社會因素的結合導致人們在行為上的性別差異。Connell 認為以上三類說法不盡然正確，他指出身體和社會是相互作用的，每一個身體中必然有著屬於自己的生活軌跡，在身體長成的過程中必然有所改變，透過反身實踐涉及種種社會關係、符碼系統、社會制度；身體的反身實踐活動形塑著結構的同時也被結構形塑著，在此意義上，陽剛特質的實踐也具有構成性；綜述之，陽剛特質不是一個連貫一致的概括性科學客體，而是一個大結構的其中一部份。

據此，Connell (2005) 所提出的陽剛四分法將陽剛氣質視為一種男性生命歷程中動態實踐的過程，分為：霸權性 (hegemony)、從屬性 (subordination)、共謀性 (complicity) 與邊緣性 (marginalization)。「霸權性陽剛」是一個男性集團聲稱及擁有在社會中的領導地位，是目前被廣為接受的父權制合法化的具體表現，而這可能發生在任何形式的組織中，例如：學校、軍隊、幫派；但是，隨著時間遞嬗，新的團體可能會挑戰舊的模式建立起新的霸權，也就是說陽剛霸權是一種歷史性可變化的關係。「從屬性陽剛」則是陽剛特質中最被輕視的，這類型的實踐就是使異性戀男性處於主導地位，而同性戀男性則是從屬地位，具體形式包含：文化上的排擠與汙蔑、合法性的暴力、街頭暴力，在這種情況下男同性戀的地位近似於女性。「共謀性陽剛」則是指大多數的男性是無法完全符合各種對於陽剛特質的規範，大多數男性都會從霸權性陽剛中攫取父權紅利，但是又不屬於霸權式陽剛，擁有共謀性陽剛的男性往往能夠避開許多被抨擊的代價，這通常體現在男性從婚姻、父職、社區中得到的特權。「邊緣性陽剛」是性別與其他因素（例如：種族、階級）雜揉之下產生的型態，邊緣性陽剛通常與霸權性陽剛形成動態關係，兩者是在變化的關係結構中的特殊情形下產生的性別實踐型態，例如：在美國，一名拉丁裔富有的男子可以是邊緣性陽剛，但拉丁裔貧窮男子則否。

霸權性陽剛之於男同志的關係，Connell (2005) 指出父權的文化對於同性戀有一個很簡單的解釋：缺乏陽剛特質，意即倘若有人被男性陽剛所吸引，這個人身體上或精神上一定具有女性氣質，因此在西方的歷史上霸權性陽剛與男同性戀的關係通常是牽涉歧視、恐嚇、以法律禁止的；但是這樣的定義顯然是

錯誤的，（大部分）同性戀陽剛特質對於結構化的性別秩序而言是一種悖論，原因在於這些男同志選擇對象的標準是陽剛性而非霸權性陽剛所認定的女性氣質，而在霸權性陽剛的觀點中，霸權性陽剛是只能夠異性戀的，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打破這樣的陽剛霸權主義，才能成為同性戀。不過與之相反的是，異性戀男子風格逐漸地影響同性戀男子的認同並構建了一個新的性別實踐結構，同性戀的陽剛特質在西方社會越來越明顯。

Nardi（2000）則是從分析陽剛特質的歷史、近現代的陽剛特質、陽剛特質之於同志等面向進行論述；他提到，在過去人們慣常性地認為同志就是柔弱（effeminate），在十九世紀晚期，就有「性變態」（sexual perversion）一詞用來形容一個人的行為舉止不符合兩性的行為準則，這樣的性變態（陰柔男、陽剛女）也被認為威脅到了傳統的陽剛特質；然而近現代美國的男同志們為了要破除這樣的聯想，複製了異性戀陽剛霸權，通常男同志建立陽剛特質的作法為健身、減少女性化行為等。也因為極欲擺脫同志就是陰柔的思潮迅速蔓延，1970年代美國出現了「同性戀大男人主義克隆體」（gay macho clones）這一群人秉持著陽剛至上的思潮，其特色是：健美的體態、藍領裝扮、短髮、蓄鬍。對此 Harris（1999）提出嚴厲的批判，他認為自由主義的同志們創造出了新的同志認同問題，割裂且加深了陰柔與陽剛之間的鴻溝，若再繼續沿用如此異性戀男性演化特權的思維，同志社群將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並且作繭自縛。

二、男同志陽剛特質之相關研究

關於男同志陽剛特質應用之相關文獻，筆者將其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國外學者延伸應用陽剛特質的概念的相關文獻；第二部分是國內學者研究陽剛特質對於男同志生活各個面向的影響。

由國外學者延伸應用陽剛特質的概念的相關文獻中，可以發現男同志陽剛特質的建構是極為複雜的，異性戀與同性戀男子所追求的陽剛特質有相互模仿、雜揉的關係；再者，不同族裔的同志陽剛特質的成因以及想像也有極大的不同。

Bridges (2014) 觀察到了現代社會中出現了「非常同志化的直男¹⁵」，他們擁有混和性陽剛 (hybrid masculinities)。Bridges 引用了 Connell 和 Messerschmid 的研究，他們承認「特定的男性特質可能被挪用進入其他陽剛特質中」，因此混和性陽剛指的是納入邊緣性和從屬性陽剛，有時甚至包含一些女性氣質。Bridges 提出混和性陽剛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他們(非常同志化的直男們)是否挑戰及改善或延續了不平等的制度。Bridges 的研究發現：第一，同性戀美學 (aesthetics) 和直男美學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打破性別界線；第二，擁有混和性陽剛的這些人利用象徵性的性邊界與異性戀霸權陽剛保持距離，但不一定是放棄所有的特權；第三，異性戀男性對同性戀美學的依賴，可以豐富他們的異性戀的性別認同，同時軟化異性戀歧視同性戀的一些主張。透過這項研究他發現，混合性陽剛確實存在社會中，但並不意味著社會不平等正在減少，換言之，混合性陽剛正在以新的且難以識別的方式使不平等現象長期存在，這說明了當代性別和性別不平等是風格而非實質地有所轉變。

Han (2000) 研究美國社會中亞裔男同志的陽剛氣質，他發現美國男同志無法認可將男同志更加陰柔化的亞裔美國男同志，美式文化痴迷的身體形象代表著終極的陽剛特質是一個強壯的白人男性、肌肉發達、性慾強烈，在這種侷限的想像中排斥了亞洲男性的身體類型。亞裔美國男性無論同性戀或是異性戀都困囿於一種的刻板印象，即他們的陽剛氣質被描述為無性的、欠缺的、退化的。該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中國、韓國、日本裔的美國男同志，三個民族有著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包含：儒家、佛教和道教的教義。在亞洲的家庭，父親被視為家庭中的權威人物，並且受到孩子們的尊敬，母親主要是情感的提供者和孩子的看護人，此外，在這樣的集體社會中「面子」的概念超越了個體，它將群體共有的價值觀強加在自我以及家庭的發展上，因此，一個身為同性戀的兒子，跟他的家庭披露了同性戀身份，父母會認為他是自私且不尊重家庭的；簡言之，亞洲的父母普遍認為同性戀是羞恥、令他們沒面子的。由於這些強烈嵌入的文化價值觀和實踐，身為同志常會在家裡扮演符合大家期待的異性戀兒子，甚至展示一種能夠被接受的陽剛特質或男性特徵。這類亞裔的美國男同志必須面臨三種獨立的社群的挑戰：同志社群、民族性的社群、整體社會，每個

¹⁵ 原文為 straight guy，指的是異性戀男性。

社群都會對他們提出要求與準則，這樣的多重身份則形成了多重壓迫。最後 Han 認為亞裔美國同性戀的陽剛特質被定義為是種族、性別、文化實踐的總和，亞洲傳統和文化習俗的強制異性戀並且須繼承家庭血統，這實質上定義了亞洲男性的陽剛特質。但他認為，陽剛之氣不是男人的決定性品質，真實的自我經歷才是認同的一個座標，並且存在於與其他座標的辯證關係中，因此亞裔美國同性戀者的任務是擴展他們的空間以定義和標記自己的聲音。

國內學者針對陽剛特質對於男同志生活面向的影響也有所研究。首先，是聚焦在身材、體育這個區塊，藉由兩篇研究可以發現，男同志因為要克服常人對於同性戀的刻板印象，於是勤於上健身房雕塑身型；另一方面，在從事體育訓練的校園或是場域卻也出現極為排斥男同志的現象。

馮玉兒（2011）是在探討男同志愛戀健美體魄的現象以及同志圈內的健身文化，她認為男同志之所以對於健美的身材的嚮往，無論是想擁有健美身材或是將其作為擇偶條件之一，其實是一種反抗強迫異性戀的方法，她進一步指出這是一種男同志對於自我性向認同的表現更是尋求自我價值肯認的管道。她更強調健身是鮮明且強烈的現身手段，從過去大眾認為男同志陰柔形象，轉化成大鳴大放的陽剛集體現身，使得健身在男同志圈蔚為風潮。換言之，同志之所以要健身是因為要從陰柔的刻板印象中跳脫出來，也因為健美的身材呈現出的陽剛特質，使得同志有能量與強迫異性戀的社會結構抗衡，也因此擁有陽剛特質與健美身材的男同志是圈內的主流。

游美惠（2012）則是研究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性別關係，在她的研究中訪談了多位體育系的男女學生，其中有提到關於同性戀的問題，她發現若體育系裡存在著女同志，大家接受度較高，反之若換成男同志，得到的回饋卻是極為不友善的；她認為運動場域彰顯的霸權陽剛文化跟暴力與恐同共存共謀，在她的研究中所展現的情形大致符合此觀點，唯獨女同性戀者被排除在恐同情節之外。

再來，關於衣飾符號中呈現出的陽剛意義，可以透過以下兩個研究中發現，無論是外顯的上衣、外褲，抑或是平時不顯露在外卻極富性暗示的內著，男同志的選擇因素都有增強自身陽剛特質的傾向。龐駿安（2016）研究男同志衣著

的角度分析台灣男同志中性別霸權再製的問題，他認為男同志對於特定品牌衣服的執著是為了藉由特定品牌衣著的選擇來包裝後展現自己（健美的）身材，如此便困囿於陽剛氣質的迷思之中，這樣的迷思又會影響其他接觸男同志社群的成員，為了使自己符合「身材健美才能穿特定品牌衣服凸顯」這樣的期待，進而形成危機與壓迫。蔡淑梨（2013）等人研究台灣男性的性傾向與美感生活型態對男性內褲偏好關聯性，該研究指出內褲之於男性的象徵意義遠比表面上的衣料保護肉體或是衛生因素來得大，內褲的設計、剪裁無一不透露著男性陽剛與雄性力量的象徵；該研究以量化的方式發放問卷進行，研究發現男同志族群特別偏好貼身且能夠突顯重點部位的三角褲款式，因此他們建議行銷實務上必須在款式的設計與剪裁上多加著墨，使男同志消費者在穿著內褲時讓身材曲線畢露展現男性體魄。

小結以上關於陽剛特質以及相關案例，發現異性戀體系之下發展出的霸權性陽剛其價值觀以及對陽剛的追求，在本屬於支配性陽剛中的男同志群體內發酵，且各項研究顯示過往對「同志就是陰柔」的固有想法，實際上並非如此，更有甚者男同志群體甚至更追求且自我標榜為陽剛的形象。此外，如同 Han（2000）的對於亞裔美國男同志的研究中指出的，華人男同志的陽剛形象相對於歐美等地更受到家庭脈絡的影響，必須思考到家族面子問題；台灣案例的特殊性在於對比周邊亞洲國家，台灣對於多元性別的社會接受度是較高的，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是否會造成陽剛特質作用不那麼強烈？或是相反的，在個人主義高漲的情況下，是否越向歐美式陽剛靠攏，而減低了東方文化對（陰柔）同志的默言寬容？另外，男同志在各種場域或是情境下的待遇，是否有著馮玉兒（2011）、游美惠（2012）兩份研究中對比出的矛盾，一方面男同志想要透過強健體格來增強陽剛特質擺脫世俗印象，但在運動場域男同志卻是倍受排斥的；又或者除了衣著、內著，還有特定的符號是能呈現或是增強男同志陽剛特質？這些皆是日後分析個案生命經驗中可以注意的。

貳、男同志陰柔特質的概念與相關文獻

一、男同志陰柔特質的概念

畢恆達（2003）在探究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時，特別將不具有傳統陽剛特質的男人（娘娘腔男人）獨立出來探討。他引用了 Mac an Ghail 的研究指出了異性戀男性主體建構的三要素，分別是：強迫性異性戀機制（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厭女主義（misogyny）、恐同症（homophobia），也因此歧視女性、娘娘腔、同志都是建構傳統陽剛特質的機制；換言之，以上三種因素皆源自於對女性的貶抑，擁有陽剛特質的異性戀男子對外必須詆毀女性以及同性戀者，對內則必須去除自身的女性氣質以及對同性的慾望。該研究總結了四個娘娘腔可以形成性別意識的原因：第一，娘娘腔因性別氣質不符合社會期待而遭受歧視；第二，娘娘腔恐懼症的根源與憎惡女性分不開；第三，娘娘腔男性經常與女性一起相處，有較多機會傾聽女性經驗，進而接觸女性主義，形成結盟；第四，女性主義對於傳統男女刻板角色界線的批判，有助於除去娘娘腔的汙名。

在陰柔特質的界定部分，黃珮茹（2011）等人運用量化研究方法，發放問卷調查陰柔特質男性之態度量表，將男性所呈現之陰柔特質分為內在特質與外在形象。內在特質的部分有以下幾個條件：情感細膩、愛漂亮、不喜歡運動、細心、溫柔、以女性作為想像的對象、情緒化；外在形象分別有以下特徵：穿著打扮、體態斯文、音頻較高、行為舉止不像男性、不參與男性活動、說話有語助詞、愛哭、女性朋友較多。他們發現對陰柔特質男性的偏見主要來自外觀層面，人們在所謂性別特質的判定上，大都是以明顯可見的外觀層面為主，例如：生理特徵、行為舉止，換言之，當一名男性擁有溫柔的內在特質時，較不易受到偏見影響；此外，他們進一步提到對陰柔特質男性與對同志的偏見有關聯性，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受訪者對陰柔男性與同性戀的偏見是同一層次上的，亦即那些表現出女性化行為的男性通常會被認為是同性戀而遭受負面的對待，因此任何與性別議題有關的偏見，其核心都與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脫不了關係。

另外關於陰柔特質在男同志圈呈現的形式，體現在男同志間的稱呼以及族群分類上。男同志間的稱呼的不分，蔡孟哲（2009）以自身經驗出發，探討當前

台灣男同志社群的「葛格／底迪¹⁶」分類，他比較 2000 年到 2003 年《認識同志手冊》各個版本對於「葛格／底迪」的說明，發現葛格／底迪在 2000 年第一版本被公開解釋時是使用陽剛特質來做區分，兩者的差異在於「底迪」雖然是指外表雖然男性化，但性別氣質較葛格陰柔；之後的兩個版本撤下了陽剛／陰柔之分，轉而以照顧／被照顧、體貼／任性、主動／被動等，屬於內在特質的形容詞，但實際上也只是文字層面的代換，內涵差異不大。該研究提到早期男同志社群裡並沒有「底迪」這個類型，男同志情侶多半互稱「老公／老婆」，而情慾類型則用「哥哥／妹妹」稱呼，然而「底迪」與「妹妹」在稱謂的新陳代謝之間形成了糾纏不清的情形，男同志對於陰柔性別氣質的認同受到強烈的陽剛認同排擠，因此「妹妹」這個稱謂逐漸淡出市場，逐漸地由較為陽剛意象的「底迪」所取代，兩者指涉的領域其實高度重疊，不同的是「底迪」在肉體上的雕塑與錘鍊展現出的陽剛意象要比「妹妹」來得更多。綜上，該研究認為底迪是妹妹受到「重陽／崇陽」風潮之下自我矯正的「變形金剛」

(Transformers)，底迪的出現壓迫到了妹妹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不得不轉型，底迪本身也因此繼承了「恐陰柔症」(effeminophobia) 的餘威。底迪代表了「男人愛男人」的政治宣稱。族群分類部分，陳志萍(2017)剖析男同志交友 APP「9monsters」上傳的個人資料相片，想了解男同志如何構思其視覺化展演性別與身體，以吸引同類型人的目光，九種類型已經在本研究上文中提及在此不多贅述；該研究藉由訪談有在使用該軟體的使用者，發現 9 monsters App 或其他男同志交友網站上，照片與圖像扮演重要的視覺媒介，受訪者皆會認真地品味著各種族群的人上傳的照片，且某些部位一定要展演出來，並且也要以特定方式呈現，才算標準，例如：熊族一定要露出胸肌，以及微微的肚子；此研究更指出，陰柔或中性男同志被迫展開陽剛學習之旅，以期符合圈內的主流性別規範，大部分受訪的男同志之行為與思維皆被主流同志文化，陽剛的性別氣質與陽剛的身體(壯碩、肌肉、健身房身材)所規範與主導，但該研究也注意到有些男同志在勾選性別特質上顯示「中性」或勾選其他性別，這也意味著在男同志圈中，多元性別是他們渴望的趨勢。

¹⁶ 底迪、葛格原先是網路用語，是弟弟、哥哥讀音轉變後的文字化，亦慣稱「哥弟」。(蔡孟哲，2009)

二、男同志陰柔特質之相關研究

男同志陰柔特質的相關文獻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研究主要在探討陰柔特質男同志普遍受到的待遇以及自身如何調適的經驗。第二部分的研究，焦點則放在特定情境或是特定族群中的陰柔男同志的境遇。

首先，是探討陰柔男同志普遍受到的待遇，兩篇文章都指出了陰柔特質男同志在社會各個面向以及同志圈都深受排擠，但在艱困的環境之中，仍有一些人勇敢地活出自我。吳政杰（2013）等人探討陰柔男同志遭受霸凌的經驗，他們提到男同志圈中的主流是陽剛，但是許多看似陽剛，卻蘊含著 C 特質的人比比皆是，可稱為偽陽剛的同志，這是對自己的娘娘腔認同不足，甚至是一種鄙視。他們透過深度訪談法，找尋了四名陰柔男同志了解被霸凌的經驗，他們發現幾點：陰柔長相也會被評頭論足、陰柔同志較不容易交到（較為陽剛的）同志朋友、陰柔同志會成為同志圈內言語揶揄攻擊的標的、同志圈複製主流性別觀點；即使不在同志圈內，陰柔同志在日常生活中也時常遭遇許多難題，包含：同儕的言語／肢體攻擊、師長輕蔑態度、輿論的集體霸凌、家人也可能因為排斥陰柔特質成為霸凌者。該研究認為，主流性別氣質造成無形壓迫，加上校園性別尊重意識薄弱，造成性別氣質霸凌不分同志圈或異性戀圈，因此他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打破性別框架、校園內多元性別教育的落實、建構陰柔同志與家長支持網絡、多元性別氣質的倡導。

黃俊昌（2013）則是探討陰柔特質的男性在性別偏見經驗中的復原力¹⁷（resilience），並採取敘事研究途徑訪談了四名陰柔男同志，其中設下了個案是已經在這樣的偏見中復原的條件。該研究發現陰柔特質男性遭遇性別偏見的來源，主要是家庭、學校、同志圈為主，受訪者在這些領域中遭受了情節嚴重程度不一的傷害；也因為這些經驗，受訪者們也發展出了因應之法，分別是：直接回應性別偏見的行為、防範性別偏見的發生、求助、重新解構理解。研究發現個別個案在進入成年階段後所面對到的性別偏見較求學時期低，個別個案的認同狀態也有所不同：有人是面對嘲諷時能夠更勇於表達自身看法；也有的是以同志身為傲，肯認自我陰柔特質；但是也有個案顯示進入青春後受到

¹⁷ 在文中他引用了莫藜藜（1997）的說法，復原力是有兩種組成，一是抵抗能力，個體在壓力下仍能保持身心健康，另一為積極的生活方式，個體在困難裡仍能積極生活。

的種種排擠，開始去探索大眾所期待的男性形象，並發現這樣的意象也是自己能夠接受的，以至於將陰柔認同轉化成陽剛認同。

再來要檢視在特定場域（軍隊）或是特定族群（原住民）裡的陰柔同志的境遇。蔡綵柔（2018）等人探討陰柔男同志在服役時的處境，在台灣的社會價值中認為「當兵才算真正的男人」、「當兵可使男孩蛻變成男人」（頁42），可見服兵役被賦予凝聚陽剛特質的重大責任，這也使得性別氣質較為陰柔且性傾向為男同志的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依現行的體位區分標準，並無性傾向差異因而不須服役的體位區分，遑論考慮性別氣質陽剛／陰柔的差異，除非有其它的身心障礙或改服替代役，所有的陰柔男同志都必須要當兵。藉由訪談六名有服役經驗的陰柔男同志，研究發現為，陰柔男性在服役時都有因性別氣質較為陰柔而被同袍欺負的經驗，陰柔男性與女性軍人在軍中的處境有部份相似之處。男同志部隊中現身的情況，可以歸納為完全隱藏、選擇性現身、被迫現身、不否認的現身等。雖然選擇在軍中現身的同志，都不後悔，但由整體男同志在部隊中的現身經驗，可以發現台灣社會與軍隊對於同性戀仍有一定的歧視與誤解；也呼應了學者指出的男性特質在公司機構、軍隊、政府部門及學校被定義，它亦在職場甚至街頭幫派裡被集體定義（游美惠，2012）。

根秀欽（2012）等人以台灣原住民魯凱族中的陰柔男國中生作為研究對象，在他們所研究的國中裡，每年都會遴選出一名模範生以「雲豹王子」作為頭銜，雲豹在魯凱族中是聰敏果敢的象徵，但是引起根秀欽等人進行該研究的動機便是某次被推舉出競爭「雲豹王子」頭銜的是陰柔氣質男學生並且在典禮上表演煽情的舞蹈秀，此舉引發一連串的校園規訓與懲戒。這份研究找尋了十名該國中的陰柔男學生¹⁸進行訪談，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這些原住民陰柔男學生在幾次焦點團體訪談後私底下組成了「烙皮¹⁹俱樂部」，學生們向該研究者表示，「在此團體內的成員都是學校的風雲人物，不但要功課好、表現好，甚至連外貌都有所要求，而且在學校是以穿著中統黑長襪做為該俱樂部娘娘腔身

¹⁸ 該研究中並沒有提及十名受訪者的性向，但研究者有提到，受訪者們並不喜歡被認為是男同志，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只是有著跟女生一樣的想法及喜歡做女生喜歡做的事情的男生而已。（張盈莖、根秀欽，2012）

¹⁹ 本文作者有提到「烙皮」指的是指女性般鬆弛的外陰部，暗喻性行為隨便及不貞潔之意，此稱謂為該團體特有的名稱，一般較少聽見對娘娘腔有此說法，該團體會取「烙皮」俱樂部是想去衝撞體制內的汙名現象。（張盈莖、根秀欽，2012）

份的榮譽標記，排外性極強」(頁 24)。根秀欽發現，在魯凱族的社會脈絡中是不能也不允許同志的產生，甚至連女性特質的展現都會被訓斥，但隨著社會發展，家庭結構的改變，單親、失親、隔代教養、組合家庭等混雜的部落現況，也削弱了部落中性別角色的鮮明度。因此，在發生雲豹王子艷舞事件以後，烙皮俱樂部的成員們便自行研議出了一套「安靜沉默」的低調校園生存共識。根秀欽認為這群原住民陰柔男學生的自信、主動、開放的認同信任，確實觸動了師長對於男學生不夠陽剛的恐懼，也證實了娘娘腔男孩特質牽引出的是男性害怕不夠陽剛的夢魘，且得益於這套陽優陰劣的價值體系的人也深怕這種價值隨著時代洪流土崩瓦解，造成這群原住民陰柔男學生一再被視為需要矯正的對象；該研究認為，矯正原住民陰柔男學生並不是解決之道唯有正視部落族群以及校園裡的陽剛特質建構，方能洞悉問題本源。

小結以上關於陰柔特質以及相關案例，可以發現對於男性陰柔的輕賤，無論在同性戀或是異性戀的體系很大程度皆源於厭女症。在社會中長存的強迫異性戀機制，搭配上陽優陰劣的價值體系，一再壓縮了那些非異性戀也不陽剛的個體。從各項研究中的案例可以一再印證，陰柔的男性在家庭、校園、軍隊、族群中都是不能被接受且被視為亟需矯正的。但是在這些案例之中，也可發現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強韌的生命力，在近五年來台灣社會同志運動以及相關議題大鳴大放的情況下，可以更進一步探討這些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的生存空間有沒有變多？是否更自信於「敢曝」？抑或是，在反同方鋪天漫地的造謠抹黑下，更加固了傳統性別二分的觀念，使得在某些情形下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的境遇更加艱困？

參、 酷兒理論的相關文獻

卡維波(1998)的研究中指出酷兒(queer)一詞在英美的同志運動脈絡下，是將一個原本對同志是辱罵、歧視性的字眼轉化變成同志運動中汲取自信的力量來源，酷兒們以高亢的聲調肯定自我，拒絕被主流社會同化。酷兒認為同志的抗爭不能僅限於淺薄地考量性少數之結盟，必須更積極思考「性」的社會建構

性質，這樣對性持開放的態度正是最基本的酷兒精神，無論在西方或是台灣的脈絡之下，對於性的汙名以及恐懼正是同志們遭受歧視的主因之一。

以實例來解釋酷兒與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關聯性，台灣曾於 2009 年發生了激烈的「C／娘」辯證，肇因於名節目主持人蔡康永（同時也是台灣男同志）與主持搭檔徐熙娣（小 S）在《康熙來了》節目中多次以「娘」字指涉那些台灣異性戀男藝人，引發了蘇芊玲、蕭昭君等學者不滿，並數次投稿評論該事件。林純德（2013）檢視了蘇、蕭等學者的脈絡以及自身的見解，以他的角度解讀蔡康永，他認為「C／娘」特質與「多元性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兩者持續雜揉、相互指涉，「C／娘」無法簡化為一種性別，更不會是一種單一的「性／別²⁰」特質，他引用了 Susan Sontag 的「敢曝²¹」（camp）解釋男同志敢於不男不女、又淫又妖的姿態，是一種反抗主流性／別規範的酷兒政略；這樣的見解與蔡康永（2009）對事件本身做出的回應有相互呼應之處，蔡康永認為他之所以這樣稱呼來賓原因是在他心中「娘」的詞語並非負面的，僅僅是為了凸顯個人特質。另一方面，蘇、蕭等性平女性主義學者，大力抨擊蔡康永、小 S 在節目上大行性別歧視，恐有將「娘」過度美化成一種讚美辭彙，他們擔心即便蔡康永認為「娘」不是負面形容，但身處校園的男童沒有資源將這樣的形容詞轉換為正向力量（蕭昭君，2009）。但是，林純德（2013）認為蘇、蕭等性平女性主義學者在批判蔡康永節目上的言論時，使用了女性主義式的性別平權解釋方式，這樣的方式其實是充滿著「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以及「同志驕傲」（gay pride）的調性，他認為這樣的解釋法是一種偏頗的誤讀卻又自以為義的救贖憐憫之平權想像，因為性平女性主義的立場無非是努力型塑、保護這類的玫瑰少年，而非為敢曝的娘娘腔男孩們培力（empower）。

²⁰ 「性別」通常是指涉「社會性別」（gender）；而「性／別」是由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首創，斜線是為了凸顯性別並不是只限於兩性，更有複雜的種族、年齡、階級差異。

²¹ 或譯為「侃皮」、「露淫」、「妖（camp）」。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取向

壹、 質性研究法

本研究將採質性研究。質性研究是一門詮釋的工作，透過文字、數字、圖表來詮釋事件，質性研究的重點在於了解人的主觀想法與行為模式；簡言之，質性是一種思維，一種觀看脈絡的方式（蕭瑞麟，2018）；此外，質性研究也著重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藉著與受訪者彼此的對話，研究者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受訪者個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本研究欲了解個體之「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性行為」（sexual behaviour）、「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甚至是性別氣質，如此牽涉主觀認定及個人認同之選擇以質性研究為途徑較為合適。

質性研究常被實證主義者（量化研究者）視為不科學，他們提出以下幾點，包含：結論無法一般化、無因果解釋、無法測量、無可否證性（falsification）、充滿不必要之細節（張育誠、吳鴻昌、李清潭，2015）。質性研究以自然主義為其知識論，強調描述、理解現象，研究目的是描述現象和理解行為者的想法，研究方法則較多樣化，如開放式觀察、訪談、實物資料搜集等；研究結果除反映研究者對資料的建構外，也是展現研究者的理解和詮釋。反之，量化研究以實證主義為其知識論，強調理論、研究程序和預先設計，研究目的是對可控制情境的現象，確定研究要素的關係、影響、原因，研究方法則主要通過可控制、可操作的變量，主要以測驗和量表或問卷收集數據，研究結果是呈現客觀的統計數據（霍秉坤、胡婧菁，2012）。綜合上述理解，張育成（2015）等人表示，量化與質性的癥結點並不在於是否數據化或是主觀、客觀之爭，重點是研究與理論間如何進行辯證；由此點便可突顯質性研究的重要性，在於更能夠掌握被研究者所展現的意義與脈絡，對既有理論仍是有所貢獻。

貳、 敘事研究

本研究將會以質性研究中的「敘事研究」作為訪談與資料分析的方式。以下將會介紹何為敘事研究以及為何要採用此研究途徑。

對於敘事研究的定義眾說紛紜，首先要先拆解何謂「敘事」(narrative)？敘事是人們思考以及組織知識的基本方法，人們常以敘事方式進行思考、表達、溝通並理解人類與事件；敘事研究的定義是，使用或分析敘事素材的研究，便稱作敘事研究(林美珠，2000)；何粵東(2005)認為敘事研究是一種取向與方法，研究者結合個人自傳、生命史、自我民族誌的方式將個人經驗融入書寫及研究。綜述之，研究發生在個體身上的故事(story)以及由這些故事串連起來的一系列到目前為止的生命經驗便是敘事研究的核心，因此又稱作「生命故事研究」(life history)；受訪者在回答這類有關自己過去生活經歷的問題時，主要仰賴個人的自傳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來答題(田芳華，1998)。

敘事研究對於訪談方式以及受訪者有著比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更細緻的理解。范麗娟(1994)在其文中對深度訪談的定義是了解個案經驗，訪談者所扮演的角色為藉由面對面的語言交換，引起受訪者提供一些資料或表達他對某些事物的意見與想法，受訪者則必須針對訪談者所提出的問題或主題談論。但是林美珠(2000)指出了深度訪談法可能會因訪談者因素或脈絡因素，壓迫了受訪者的故事，而傳統對質性資料的解釋方法也可能忽略了故事的涵意。有別於深度訪談藉由一問一答的訪談方式使整體問題走向掌握在訪問者身上，敘事研究則將大部分話語權交給受訪者，使訪談者角色退居到聆聽者(帶有些微引導者)的身分，透過營造出較為舒適、恬淡的氛圍使受訪者將人生經歷娓娓道來。

敘事研究目的不在追求普遍性，而在追求殊異性。對於本文想探究的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正好符合敘事研究中所追求的殊異性案例，這些人往往是遭到某種程度的社會排除²²(social exclusion)，例如：街友、同性戀者、更生人等。了解這些異例的重要性在於，社會上的某些現象能夠從這些特殊的身分、故事中被發現且進行分析。

²² 社會排除原本指涉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以剝奪勞工權力的一個過程。本文則是擴大它的意涵，藉此點明出來在全球資本經濟體系中弱勢團體被有系統地剝奪自主的能力與權力(張菁芬，2002)。

在取得訪談資料後，筆者將以 Lieblich (2008) 等人提出的分析模組進行訪談資料的分析，如下表所示：

整體-內容	整體-形式
類別-內容	類別-形式

表 2 敘事研究分析模組

以下將對這四個象限做簡單的解釋。「整體-內容」聚焦在故事的完整性且著重於文本的內容；「整體-形式」則一樣聚焦於故事的完整性，但是它著重的是形式，也就是敘事者的心境、語調等；「類別-內容」則是傾向於將故事切割成小段落，並且就內容層面進行解析；「類別-形式」也是將故事切割並關心故事呈現的形式。

本研究中將採用「整體-內容」分析敘事材料的方式。林美珠 (2018) 將國內多數的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做文獻回顧，發現大部分的研究者都偏好採用「整體-內容」的框架，但是她強調 Lieblich 等人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只是一種粗略的分類，在每一種分類底下又有各式各樣的分析方式。綜上，為了避免上述問題，本研究也將參考李藹慈 (2010) 對於「整體-內容」歸納出一套分析材料的方式，並添加自身對於敘事研究的理解，分為四個步驟：第一步，多次閱讀蒐集到的材料（訪談逐字稿、錄音檔）在清楚了解該案的生命故事後寫下對其印象。第二步，剖析故事內容的意涵，並且找出可歸類的主題。第三步，尋找各種歸納後主題與主題之間的關聯性，並且深究其意義。最後，統整所有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後，加以詮釋作結。與過去敘事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盼能以「整體-內容」的框架輔以「整體-形式」除了理解故事本身的內容以及意義也能夠更進一步藉由受訪者呈現故事的形式，做深入探究。

不過，敘事研究在台灣學術圈中其累積的學術著作不多，且受到部分學者質疑，宋文里 (2002) 擔憂地指出採訪或是聽故事常常淪為剪剪貼貼的垃圾，重點是作者與受訪者提供的故事之間要有充分的對話，為這樣的一個故事鋪陳語意革新的情節而非單純地把事實搬上螢幕。因此本研究將使用 Lieblich (2008) 等人所提出的評估敘事研究之基準作為提升研究信實度的方法，分別為：廣度

(width)、一致性(coherence)、洞察力(insightfulness)、精簡性(parsimony)。首先，「廣度」指的是證據的綜合全面性，意即須留意訪談以及分析詮釋之品質，確保能在引述受訪者的原句後，提出可抽換的詞彙作詮釋，以利讀者判斷這些說詞。第二，「一致性」可分為內在、外在做為評估；內在指的是對於故事中各個部分的闡釋，務必不能出現牛頭不對馬嘴的情況；外在指的是要與現存理論以及研究作對話。第三，「洞察力」指的是在分析他人的生命故事時，是否有革新性與原創性，如何在呈現他人故事同時引起讀者對照自身生命故事作出反思。最後，「精簡性」能夠化繁為簡，以最精確到位的概念進行分析，並且展現個人錘鍊文字的功力。

由於生命故事仰賴研究者主觀地詮釋，在進行訪談稿的謄寫以及後期素材分析之中，本研究也將採取 Lieblich (2008) 等人所建議的敘事研究的領域應藉由共識性的評估來精益求精，研究者間的互動與對話過程也能夠啟發對於素材詮釋的更多想像，因此會商請同為從事質性研究作為學位論文同儕抑或是有相關經驗的師長進行討論。此外，分別會在完成逐字稿的整理後寄發回饋表（見附錄四）予受訪者，增加本研究的信實度，同時也藉由受訪者的反饋能做出不足之處的修正與補充。

第二節、研究框架

葉在庭 (2001) 在探討青少年同性戀傾向時使用了臨床心理學以個體的生活發展來看待受訪者，從成長過程、人格、家庭背景及適應生活這些方面來處理。Hart M (1978) 等人的研究也指出同志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來處理自我甚至社會認同的問題，並且要整合這樣的認同於學業、生涯發展，此外，同志還要面對源於社會、家庭、學校等批判與質疑。陳震齊 (2006) 在探討娘同志自我認同的議題中也認為霸權文化的行使在不同場合會呈現不同的面貌，因此將受訪者的生活圈劃分為工作職場、學校環境、家庭環境、男同志圈。筆者綜合以上文獻，將本論文的研究框架劃歸為四大面向探討，分別是：家庭（包含童年經驗）、學校以及職場、台灣男同志圈。以下將簡單介紹這四個面向對於同志的意義。

首先是家庭層面，Sedgwick（1998）曾引用了 Richard C. Friedman 的《男同性戀：當代精神分析視角》（*Male Homosexuality: A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內容提到「陰柔的男性之所以後來變成同志，是因為成長過程中沒有被其他男性確認為男性」（頁 18）、「...在確認成為男性的過程之中，女性（母親）的任何牽連都被視為是過度涉入的...」（頁 19）；該書過於異性戀本位的論述已經被 Sedgwick 在文中嚴厲批判過了，但她卻沒有否定在男同志的成長過程之中家庭、父母所扮演的積極意義。因此，透過回顧受訪者的生命歷程，可以從家庭層面了解父親（陽剛角色之代表）與母親（陰柔角色之代表）甚至是家中手足或是熟識的親戚對於其後人格養成之影響。此外，在畢恆達（2003）、駱俊宏（2005）、劉韋佐（2013）這些對於男同志與父母親關係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男同志在面臨是否與父母現身的時候，因承受社會極大的汙名加上懼怕父母無法接受，因此常常選擇將父母做為頭號隱瞞對象，「父親」角色的威嚴性、象徵性也使得父與母之間存在顯著的角色差異，通常即便對父母現身，通常也是先向母親。

再來是學校以及職場層面，個體除了身在家庭的脈絡中，在台灣父母通常會選擇在孩童四至五歲時就開始送往幼兒園，這也是人生長達十數年在學校環境的起點。在學校的環境之中會開始處理大量的人際關係，師長、同儕，甚至是某堂課的演講者都有可能影響著個體；學校是一個具有性別政權（gender regime）的機構，舉凡學校制度的設計、課程安排、教學空間、對學生的期望，都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性別符碼（gender code），影響學生的性別實踐（邱長彥，2017）；而且，人對於性別以及自身性傾向的認知多半從該階段開始萌芽至確認。因此，了解受訪者在陽剛氛圍的教育（職場）環境中的經歷，有助於釐清他在性別認同、自我定位相關的問題。

最後是關於男同志圈，該領域其實是難以定義的，本研究傾向將其視為男同志與男同志間相互交流（例如：交友、戀愛、約炮²³）的領域；該領域之中充滿彼此之間的行話（vernacular）唯有身在其中方能了解運行在內部若有似無但卻牢不可破的規則。男同志間的聯繫不僅止於面對面接觸更多的是在網路世界中

²³ 非男女朋友關係或非夫妻關係的人相約見面然後發生性關係，稱為約炮。

的較量，2003年起台灣地區男同志族群掀起一波使用網路交友網頁的熱潮，同時在交友網頁平台大量地展現身體，含括情慾、自我展演以及性別操演，藉由展演身體獲得性別認同（陳柏程，2008）；因此，很多時候同志間的較量或是權力不平等的現象會發生在男同志交友軟體之上，在眾多台灣男同志交友網路平台、交友軟體自我宣稱其外貌為「異男樣」者不在少數，通常這些人多半有健身習慣，且善於經營社交軟體，如：Facebook、Instagram，有些好友圈較廣或是知名度較高者會被稱為「天菜」。所以，了解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在充斥著陽剛霸權思想的台灣男同志圈內的定位，包含：男同志社交圈、戀愛關係，在圈內是否有因為陰柔的性別氣質受到排斥，抑或是尋找到一方天地，便是該部分所要探討之處。此外在同性伴侶關係上的權力關係也是本研究探討的面向，在過往學術成果的檢閱中，常常發現研究結果都指向同志伴侶在家務分工上比較不受性別角色刻板化影響，並不會採取異性戀中夫妻角色分工，且工作分配比異性戀伴侶更平權（曾秀雲、謝文宜、蕭英玲，2008；謝文宜、蕭英玲、曾秀雲，2009；劉安真，2017），但是具陰柔特質男同志的伴侶關係是否也符合過去研究，抑或是有更多樣的伴侶相處樣態，便是在分析生命故事中所需注意的重點。

第三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訪談四名受訪者，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藉由研究者對該群體的了解與主觀判斷進行有目的性抽樣（簡春安、鄒平儀，2016），再以半結構式的訪談蒐集資料進行敘事分析。擇取受訪者的標準將符合本文所指之具陰柔特質的台灣男同志。在受訪者的邀請上，研究者透過身邊已知的男同志朋友們，分享並闡述本研究的內容，有興趣且符合標準者便提出訪談邀約。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之選擇，實為一大困難。在陰柔特質的定義上，Connell(2005)指出，陽剛特質不是一個連貫一致的概括性科學客體，是一種動態實踐的過程。陰柔特質同樣也具有流動的特性，林純德（2009）在從事性別研究的過程中，也提到潛藏在他體內「C的特質」與男同志陽剛特質持續互動，他認為性／別特質是多元雜揉的、是變動的。另外，在研究對象範圍的選

定，考量到本研究的主軸是聚焦在探討男同志圈內部的陽剛霸權，即在男同志圈裡面，仍有一種「正常／好的男同志」的迷思，這種現象怎麼被陰柔特質男同志所經驗。綜上，研究對象的選擇標準為：

一、「主觀認定」跟「客觀條件」判斷受訪者是否符合本文所指之具陰柔特質的台灣男同志。「主觀認定」將由筆者認定受訪者具陰柔特質，以及受訪者本身自我認定具有陰柔特質，在雙重認定之下滿足此條件。再者，「客觀條件」的部分將參考黃珮茹（2011）等人的陰柔特質男性之態度量表，對照此量表中的特徵，找尋性別氣質自認且被認為較為陰柔者²⁴。

二、受訪者的年齡將設定在 20 到 29 歲，族群部分也參考梁世武（2009）對於台灣四大族群的歸類，集中以廣義漢人(閩南人、外省人)之後代作為研究標的，以求聚焦在一個世代以及廣義漢人族群。

三、同意無酬地進行訪談分享個人生命經驗，且願意接受錄音。

在經過徵詢身邊同志朋友之意願以及他們熱心地引薦受訪者。選定本研究的四位受訪者後，初步地透過通話、見面說明研究目的以及相關事宜，並約定初訪的時間與地點。本研究中參與訪談的受訪者，其基本資料如下表：

代碼	受訪者	年齡	職業	教育程度	訪談次數	訪談時數 (小時)
ZH	Zhang	27	服務業	大學畢業	2	3
SA	Sakura	22	學生	大學在學	2	2
SB	Sebastian	24	服務業	大學畢業	2	2.5
BE	Benny	23	醫護業	大學畢業	2	3

表 3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Zhang 是由 Sakura 引薦的受訪者，是 Sakura 高中時期女性好友的大哥；透過 Zhang 的妹妹兩人進而熟識，結為好友。透過 Sakura 的穿針引線，在正式

²⁴ 見本研究 p. 21 頁。

寄發邀請函前與 Zhang 通過電話並說明來意，從纖細聲音以及 Sakura 的描述並確定邀請他進行訪談，對方也欣然同意。

Sakura 則是筆者本身在多年前透過網路認識的同志朋友，在確定本論文之題目後，筆者首位邀請的便是 Sakura。他的特別之處在於，Sakura 很注重在社群平台上展現自己「網美」式的拍照及撰文風格，並以此為傲。Sakura 在筆者尋找受訪者期間也介紹了兩位與他性別氣質相近的同志友人，對於本研就有莫大的幫助。

Sebastian 是筆者的大學同學，外表上注重保養，大學時期會不時聽他提及又買了哪些保養品，大學時期曾因為活動而有過女性扮相，且心思細膩，談吐風格較為麻辣犀利，身邊朋友群以女性居多。由於與筆者熟識也曾經參與過筆者於第十屆發展年會發表之《論析台灣男同志內部族群結構與族群相輕》的簡短訪談，對於筆者從事性別研究總是鼎力相助。

最後 Benny 是 Sakura 的高中時期的同志好姊妹，曾與筆者一同出遊，當下便體驗到兩個具陰柔特質男同志聚在一起聊天室多麼聒噪，威力驚人。在 Sakura 推薦 Benny 時，筆者認為這真是一時之選，因為 Benny 的性別展演是非常自信且外放的，談吐時特殊的尾音、嬌媚的手勢、走路的搖曳生姿，都讓筆者認為 Benny 肯定有許多故事值得探究。

第四節、研究歷程

本節主要說明訪談資料的蒐集過程，此過程包含：前導性研究、正式訪談、訪談資料彙整與分析。

壹、前導性研究

在確定研究主題，撰寫完論文研究計畫之後，筆者先就初版的研究大綱找尋一名身邊願意讓筆者練習訪談的男同志朋友進行前導性訪談，且事先告知前導性訪談的受訪者，該訪談內容及逐字稿並不會使用在本次研究中。在進行的過程與訪談後受訪者的反饋中，發現過於廣泛的研究大綱並無法順利導引受訪者，進而無法得出理想的訪談資料；因此，大幅修正了本研究的訪談大綱，並試圖調整研究者的提問方式。

在前導性訪談中，筆者注意到以下幾點問題：自身訪談技巧不夠純熟、訪談時容易跳題、訪談地點的選擇。在聆聽前導性訪談的錄音檔的過程中，筆者容易在訪談中插話，且有時對於話題間的接續顯得不自然。此外，在前導性訪談的過程，由於對象是熟識的朋友在訪問中很常發生岔題，在正式訪談者泰半與筆者熟識的情況下，必須更注意避免此情況。最後，前導性訪談的地點是台中市鬧區的速食店中，回放錄音檔時常因吵雜的背景音使得雙方聲音辨識上略顯困難，後續在訪談地點上須慎選。綜上，透過前導性訪談能夠使筆者對於研究議題的內容與資料蒐集的方式進行反思，使得接續的正式訪談能夠更加順遂。

貳、正式訪談

一、邀請受訪者

本研究之受訪者，有三位(Sebastian、Benny、Sakura)是筆者本身的男同志朋友，並曾參與過筆者於第十屆發展年會發表之《論析台灣男同志內部族群結構與族群相輕》的簡短訪談。另一位受訪者 Zhang 則是藉由身邊朋友引薦。四位受訪者皆以 E-mail 的形式寄發本研究之邀請函，同意後進行後續的約訪。

二、進行訪談

在確定四位受訪者後，根據相互約定的時間地點進行正式的研究訪談。初訪皆採一對一面訪，並於訪談前再次解說研究目的、研究方式，簽署完研究同意書後並開始錄音進行訪談。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長不一，端看訪談者願意分享之意願，每位受訪者進行至少二次訪談；。初訪後，由於每位受訪者時間與所在縣市不盡相同，之後二訪多半會以電訪錄音(通訊軟體 Skype)的方式進行。

三、逐字稿謄寫與編碼

每次訪談後，筆者會盡快將訪談錄音檔轉化成逐字稿，並進行逐字稿編碼。在校閱訪談逐字稿後，提出該次訪問遺漏之處，有需要的話進行再次訪談。訪談的編碼方式以代碼方式編排，順序為：訪談者代碼、訪談第次、訪談段落。例如：ZH1-002，代表受訪者 Zhang 第一次訪談中的第二句話，其中若引用到受訪者生命故事檢核函之原創內容，訪談第次將以英文字母小寫「c」為代號。

參、訪談資料彙整與分析

一、建立替代文本

研究者反覆閱讀每一份逐字稿文本資料，依據研究主題將文本中相關的部分標示重組，形成新檔案或文本，稱替代文本(林杏足，2013)。換言之，在完成所有訪談後，筆者將從每位受訪者的逐字稿中，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標誌出相關內容，並刪除與本研究主題較為無關的部分，形成新的替代文本。同時，在編寫完成後，將個人生命故事速寫、回饋表寄發給受訪者，以期最大程度地還原個人生命故事。

二、定義內容類別

研究者分別閱讀每份替代文本以浮現主題和觀點，同時進行斷句，斷句的意義單位可以是單字、句子、或是數個句子(林杏足，2013)。此步驟即為資料分析階段，透過反覆閱讀替代文本，反覆推敲出與該替代文本有關的主題。

三、將資料歸類到相關類別

根據上個步驟，將這些斷句，歸類到對應的主題。在完成每位受訪者的歸類後，將四位受訪者中相同主題的部分彙整起來，便可進行跨文本的對話。

四、為研究結果做結論

研究者彙整所有分類的訪談內容，從歸類的意義內涵與概念當中形成研究結果（林杏足，2013），並依據 Lieblich（2008）等人所提出的敘事研究研究信實度判斷標準，並特別注意所得的訪談資料、替代文本是否與現存研究或理論有所對話，進而審慎地做出本研究之結論。

第五節、研究範疇與限制

壹、研究範疇

本研究得益於敘事研究法，全文除了具焦在了解台灣男同志圈的陽剛霸權外，在梳理個案生命故事中更可以綜覽其生命中的大小事件，將受訪者置放在複雜的社會脈絡及情境下理解。綜上，研究範疇將不僅止於單純分析台灣男同志圈的現象，藉由整體性的個案生命故事，故事分析也將觸及異性戀正典中的各種情境，諸如：家庭、校園、軍旅等，除了深入理解台灣男同志圈的陽剛霸權，也會藉著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歷程鳥瞰整體台灣社會脈絡。透過爬梳受訪者的生命故事，能夠使受訪者的經驗不至於落入理想型(ideal type)且更能夠貼近現實生活。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主題及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計畫書的階段的論文題目為《從陰柔男同志視角探討男同志陽剛霸權意識—以台灣男同志圈為例》經口試委員提醒「陰柔男同志」這個概念，需要花大量篇幅去闡釋、定義，且性別氣質具有流動性，經過再三思索，便將題目更改為《從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故事探討台灣男同志圈的陽剛霸權意識》。本研究採取的態度是，承認性別氣質的流動性，但是在受訪者的挑選標準上採取三個方法來挑選研究者，分別是：多次講述本研究核心議題；採用筆者主觀認定，受訪者自我認定；符合黃珮茹(2011)等人的陰柔特質男性態度量表上的大部分描述。三者兼採構成本研究所指之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方能成為本研究之受訪者。

性別氣質在不同的時代以及文化脈絡之下都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本研究中，在年齡與種族部分，為了使研究不至於出現過多變因，將年齡限制在 20 至 29 歲的台灣男同志，種族的部分也以廣義的漢民族為主。因此本研究提出的結論並不適合推論到其它世代或是非廣義漢民族(例如：原住民、新移民等)的台灣男同志上。此外，由於受訪者是採立意取樣以滾雪球的方式透過身邊熟識的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友人介紹，因此在個案的背景無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相似，包含個案中普遍是大學畢業、單偶的戀愛關係，此點會是整體研究的取樣偏誤。

二、研究者的限制

因研究者本身的性向為男同志，在進行研究、訪談、分析上有可能會因為本身長時間涉入台灣男同志圈導致有「當局者迷」的情況產生，本研究同意根秀欽等人（2012）的建議，必須開闊性別研究的觀點，例如：男性研究女性、女性研究男性、同性戀研究異性戀等，創造不同的分析解讀方式。

此外，在訪談過程甚或是逐字稿整體時，力求梳理出的生命切合主題，或多或少會摻入研究者主觀篩選的成分，使某些看似非關主題但實為重要的因素可能被忽略。

第四章、 生命故事速寫

本章將藉由與受訪者數次面訪、電訪所蒐集的逐字稿勾勒出屬於受訪者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生命故事的書寫將以第三人稱出發，試圖以研究者的視角撰寫受訪者迄今為止的生命經驗；為使讀者能夠對於受訪者的感受有更為貼切的理解，行文中若涉及重要的事件、對話、記憶，將會以新細明體節錄訪談逐字稿之內容。本於研究目的，受訪者生命故事的撰寫也會著重在其生命經驗中面對異性戀陽剛霸權、同志圈內陽剛霸權的相關經驗。本章共分為四小節，分別呈現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分別為：Zhang 的故事、Sebastian 的故事、Sakura 的故事、Benny 的故事。

第一節、 Zhang 的故事

「…我認為我是比較幸運的，因為直到今天，我並沒有因為自己比較陰柔被其他人霸凌過。」(ZH1-030)

壹、童年至青少年時期：文靜的小男孩，目睹父親施暴

Zhang 是台中人，今年二十七歲，家中成員有：父、母、弟、妹。爸爸是警察，媽媽從事服務業；由於雙薪家庭的形態，身為大哥的他從小就養成較為獨立的性格。在家中與媽媽、妹妹感情較好，一直以來遇到任何心事都只會向她們分享；相反地，與弟弟、爸爸的關係則相敬如賓。因為 Zhang 是家中長子，爸爸對他的期望很高，尤其是在課業上，不過 Zhang 比較不喜歡讀書，只要考得不好或是學校表現不理想，爸爸就會處罰他。小時候也曾經目睹爸爸動手打媽媽的情況，這一幕烙印在 Zhang 的心中影響甚巨，他坦言，「…關於我自己的陰柔特質，也有可能是因為家庭，所以才造就現在的我，原本已經夠怕他(爸爸)了，那些童年陰影會更加排斥跟他接觸。」(ZH1-268)。

對於童年到國中小階段 Zhang 沒有詳細交代太多，可能因年歲漸長很多事情的細節都遺忘了。在還沒意識到自己的性向前，國小、國中都是相對平淡無波瀾的時期，在那個時候朋友幾乎都是女生，所以下課也都是跟女生玩在一起，不太會去找男生。在 Zhang 國中小時期(約莫民國 80 年代後期)，台灣的社會風氣與教育環境顯得保守封閉許多，關於「性」這件事情在學校或是家庭裡面甚少被討論，某些老師、長輩更將此視為禁忌話題，Zhang 感嘆道，「…現在社會比較開放，像現在同性戀的議題，在那時候上課是絕對不會討論到的。現在是真的比較會，但以前我國中小的時候真的是比較沒有。」(ZH1-034)。此外，當時的 Zhang 也非常不喜歡從事劇烈的體育運動，國中小體育課時都會在旁邊樹蔭下與成群的女同學聊天，不願上場打球。

貳、高中時期：性向確認，開始五年愛情長跑

高中是 Zhang 人生中很重要的時期，高中時因為就讀男校，他開始學著跟一群男生當朋友、一起玩耍，漸漸地他也找到了一群知心好友，在嘻笑打鬧中 Zhang 漸漸地跟其中一位好友(A 男)產生感情，之後也成為他的初戀男友。在最初意識到自己竟然喜歡男生時，Zhang 近乎毫無掙扎地就接受了這個事實，「…對我而言好像沒有太大的感覺，我只覺得沒什麼，不會有為什麼我會喜歡男生的疑問在，好像是我天生下來就是要跟男生在一起。」(ZH1-024)。

A 男在與 Zhang 正式交往期是異性戀，有交往過女性的經驗。對此，Zhang 曾經有問過 A 男，「如果是別的生人的話會跟他在一起嗎？」(ZH1-044)，對方的回答是否定的，所以他也不敢斷定 A 男是否為雙性戀；但被掰彎²⁵後，A 男對女性還是保持著高度興趣，兩人五年後分開的原因也是 A 男兩度劈腿女性。兩人最初決定要在一起是 Zhang 主動追求 A 男，不過 A 男很在意他人眼光，因此這段戀情自始至終都沒有跟任何人主動公開過，但是兩人親暱的舉動在高中班上確實引人注目，Zhang 是這樣形容的，「…我可能就代表一個女生的角色，平常一些小動作，比如說，外套彼此互換穿、吃飯時耍小任性要對方餵，類似像這樣情侶之間的小動作，會讓我覺得很開心，是我高中時期上學的動力。」(ZH1-054)。

²⁵ 源於中國同志圈用語，指要把異性戀轉為同性戀。

高中同學們面對兩人親密的行為倒也不以為意，平常就會有朋友稍微揶揄，「你跟那個誰誰誰(A男)在一起，他來找你了。」(ZH1-054)，同學們僅止於口頭上的玩笑，並沒有任何欺負或排擠的行為。相反地，整個高中求學階段Zhang簡直是被班上男同學們呵護在手掌心，例如：因為身形較為瘦小，中午要吃飯要抬餐桶時同學們就比較不會讓他去做這件事情，會主動說要幫忙。Zhang選上當時的班長，因為當時班上比較不喜歡讀書，上課時又喜歡亂吵亂鬧，有點像放牛班，但身為班長的Zhang就像同學們與師長間的橋樑，處理著班上的大小事務，也與大家建立非常良好的關係，眾男同學們也就非常疼惜他。但不是每個人都像Zhang一樣人緣好、廣受愛戴，那時候高中班上也有一位同學(B男)，比較陰柔，聲音輕柔斯文，不過他就是被欺負的那一個，但Zhang也跟他是朋友，明裡暗裡都會護著B男，有時候甚至會互相開玩笑，兩人到現在還有聯繫。至於B男是不是同志，Zhang曾多次問過他，也偶然間發現他有另外一個臉書帳號，裡面的好友清一色都是男同志，發送交友邀請過去，B男就直接把Zhang封鎖掉了，Zhang猜想，「可能因為雙方曾經是同學，生活圈重疊度太高，對方可能不想讓同志身分暴露。」(ZH1-074)

高中後期，Zhang與A男彼此商議大學要考上同一間，之後兩人要共同租屋生活在一起。兩人也真的如願考上同所大學共同在外租屋，不過這也開啟了Zhang初戀交往過程中最痛苦的一段時間。

參、大學時期：兩段戀情無疾而終，始終找不到歸宿

一、大學前期：破滅的初戀，慘遭二度劈腿背叛

因為A男是初戀的緣故，Zhang把這段感情看得異常重要，凡事以A男為中心的，生活中的其他部份幾乎完全封閉，大學課業也一蹋糊塗，大學時期的人際關係更是疏於經營。同住屋簷下後，隨即顯現出來最大的差異是兩人的生活習慣截然不同，Zhang是一個注重環境整潔的人，對於居家環境要求很高；但A男恰恰相反，他是一個極為邋邷的人，例如：一回到家，Zhang的外套大衣一定是收進衣櫃裡，但A男總是丟床上，所以床上常常雜亂無比。另外，兩人就讀的科系不同，A男常常帶朋友來，把租屋處弄得一團亂後不收拾便跟朋友出門了，Zhang也無條件地扮演收拾善後的角色。這一切讓Zhang很沮喪，

這些家務總是他先看不下去，也總是他像個男傭般負責收拾。原本兩人當初協議好家務要共同分攤，但是到了大學就全部變了調，Zhang 無奈地說，「…真的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畢竟都住在一起了我也不能才住幾天，就說不要住了。」(ZH1-086)。

關於兩人的感情狀態，如同兩人高中決定在一起時所協議的，這段感情始終保持不能見光的狀態，即便到了大學也如此，外出時兩人是朋友、室友的角色，私底下才是情人。這一點讓 Zhang 陷入極度痛苦，因為不能公開自己的性向、戀情時，遇到感情的困境不知道找誰傾訴都只能自己吞，尤其是在短時間內遭受男友兩度劈腿女生的那段日子。對於生活習慣的落差，Zhang 選擇忍讓，他自我評價道，「…在我的歷任感情裡面，我就像一個老母親一樣，總是扮演著照顧的角色。」(ZH1-180)。甚至面對 A 男的首次劈腿，Zhang 也是選擇原諒忍耐；A 男第一次劈腿，對象是藉由聯誼認識的女生(C 女)，兩人有交換 MSN²⁶，Zhang 某次無意間看見兩人的聊天紀錄，便發現兩人竟背著他在一起；更令 Zhang 瞠目結舌的是，A 男竟然還常常把 C 女帶回來宿舍過夜，C 女並不知道他們兩個人的關係，但因為卡在租約的問題，所以 Zhang 沒有辦法一氣之下就一走了之，每當 C 女前來過夜時，三人就必須共擠一張雙人床。但是 Zhang 也沒有戳破這一切，因為他覺得 C 女還蠻單純可憐的，所以他選擇先跟 C 女當朋友，過程中使了些小手段挑撥離間，最終他們分手了，Zhang 跟 A 男便隨即復合。選擇不放手的原因是 Zhang 對於 A 男的過度依賴，「…我對他實在是非常依賴，誇張到那時候沒有他我是無法入睡的，一定要等到他回來我才能睡覺。」(ZH1-104)。

一再的忍讓，並沒有讓這段瀕臨分崩離析的感情起死回生。大三時 A 男又再次與其他女生交往，忍無可忍的 Zhang 就直接搬離了一起租的房間，但事情並沒有那麼容易就結束，A 男想要繼續腳踏兩條船，白天跟女生在一起，晚上卻跑來 Zhang 的租屋處睡覺。在 A 男糾纏不清的情況下，Zhang 又是非常重感情的人，這樣曖昧不明的關係持續了將近一年。終於到了大四，Zhang 才終於狠下心徹底與 A 男斷絕關係，兩人這次真的分手了。Zhang 花了將近一年的

²⁶ Windows Live Messenger (簡寫 WLM, 俗稱 MSN)，是微軟開發的即時通訊軟體，現已經結束服務。

時間才完全從失戀的傷痛中走出來，由於心力都忙著療傷，無心認識其他對象，因而維持一個比較單純的交友狀態。療傷的期間 Zhang 思索良多，從剛開始分手非常恨 A 男，到放下過去重新站起，甚至到現在還很感激 A 男讓自己經歷過那麼多大風大浪，雖然是被劈腿但在他身上學到了很多。Zhang 覺得既然這段瘋狂的歲月都能走過了，使他對於後面感情發生的種種問題，心態上就看得比較輕鬆。

二、大學末期：走出傷痛，開始接觸同志圈，短暫交往第二任男友

由於整個大學的重心都在經營情感關係，Zhang 的大學課業一塌糊塗，必須延畢一年來補足畢業條件。大五時，Zhang 對於性向習慣低調，算是這個時候才踏出第一步開始接觸到男同志圈也開始使用交友軟體。第二任男友(D 男)便是在同志交友軟體上認識的。剛開始使用交友軟體時，警備心很高的 Zhang 甚至是放上其他人的照片掩人耳目，藉由亂槍打鳥、灑網捕魚式地與網友聊天，進而認識了 D 男，他住在桃園是個年紀小了 Zhang 三歲的大學生，兩人交往了一年多，因為價值觀差異而分開。

兩個人因為距離、年齡、價值觀上都有分歧，交往過程中總是爭吵不斷。D 男的交友圈比較廣，喜歡經營各式社交平台，試圖把自己經營成男同志圈內的網紅²⁷，因為 D 男常常忙於跟其他所謂的網紅朋友們社交，壓縮到與 Zhang 見面的次數，這點讓他非常匪夷所思。加上 Zhang 也即將大學畢業，即將進入人生下個階段，但 D 男還是個無憂無慮、想要出名的大學生，幾經溝通無效後，Zhang 在即將入伍前向 D 男提出分手。Zhang 坦言，其實做出分手這個決定的當下他很難過，但這段感情就是無法繼續經營下去，難過的情緒也因為慢慢的沒有見面便沖淡了。

對於使用同志交友軟體以及他觀察到的男同志圈，Zhang 的見解十分獨到。曾有網友跟他約出去時，修圖太過導致根本認不出本人；Zhang 也常因為自己身材嬌小，或是其他因素無法滿足對方要求，聊天中或見面後就被封鎖，「…因為我自己也常做這樣的事情(封鎖人)，但我自己不太會去 care 什麼，因

²⁷ 是指因網路而出名的人物，或者是透過經營社群網站或影音網站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並且以此為業的人物。

為我覺得每個人喜歡的點都不一樣，不能去勉強別人。」(ZH1-126)。然後在尋覓對象的過程中，他也發現這些人是很受歡迎的，「…一定是身材好然後身高夠高阿，大(陰莖)啊。」(ZH1-198)。面對圈內普遍較為排斥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Zhang 顯得輕鬆，他認為每個人都是個體，有選擇對象的自由，一個蘿蔔一個坑，你挑你喜歡的、我挑我喜歡的。

肆、當兵時期：彩虹中隊，歡樂的軍旅生涯

依 Zhang 的年次，他尚需服一年的兵役²⁸，對於軍中生活他是十分擔憂的，畢竟在媒體的描述中軍旅生活都是負面的居多。Zhang 是服替代役，經過新訓下部隊後，他被分配到成功嶺的接訓單位，該單位負責管理新兵，當時是有十三天的新訓，而他們的任務便是負責這十三天的大小事務。Zhang 所屬的單位，一個中隊裡面有大概二十個人，其中有八個圈內人，所以他們自稱「彩虹中隊」；他們八人的相認過程也是很有趣，有些人打死都不承認，仍有包袱，但也是沒幾天就在交友軟體上看到。

在當兵這段時間，彩虹中隊的八人小組，常常會聚集在一起，聊一些有同志專屬的話題，這也讓平時對性向很低調的 Zhang 卸下心防，因為終於有一群跟自己一樣的人可以訴苦聊天。他回憶起在接訓單位最有趣且刺激的經驗是「警專生新訓」，警專生也是一樣要新訓十三天，而這群警專生平時在學校洗澡的時候就是集體行動，他們常常一絲不掛直接在外面排隊洗澡，而接訓單位的替代役職責就是要浴室門口盯哨，「彩虹中隊」的八個人就都會搶著要顧，所以只要輪到 Zhang 顧到浴室，每次回隊上臉都是紅的。

至於其他異性戀的同袍，也不會去歧視或是批評他們，相反的彼此都會互相幫忙。例如，中隊上要參加布置競賽，彩虹中隊的八人小組就會自告奮勇去做這件事情，每次布置比賽都會得名，隊上的長官就會很開心。因此，Zhang 認為，他們運用自己比較擅長的能力，像是比較細心、有美感、有藝術天分，把事情做得很好，長官就會因為能力而賞識並且忽略性向上的差異。另外，軍隊裡面基本上都是男生，如果有些新兵遇到感情狀況，長官就會派彩虹中隊的

²⁸ 中華民國採「募徵併行」制，82 年次(含)以前出生役男服 1 年常備兵現役人員將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全數退伍，同時 83 年次以後出生役男仍依法服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八人小組去跟新兵聊天，Zhang 覺得這其實是他們的優勢，在隊上沒有女兵的情況下，同志會用比較不同於異性戀男性的方式或是思維，去跟情感受挫的新兵聊感情，比較不會太強硬或是粗魯，Zhang 覺得這是一般異性戀男子比較不會去注意的；另外，有些新兵覺得長官在針對他，這時候他們就會給這些適應較不好的新兵鼓勵，或是多去照顧他，「其實就有點像保母，該兇的時候會去兇，該罵也要罵。」(ZH1-236)，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讓新兵們在十三天內趕快進入狀況，因為軍中跟外面的世界不太一樣必須遵守一定的紀律。

Zhang 幸運地在軍旅生涯中遇到一群友善的同志朋友、長官們，他也不諱言當兵這一年每天都過得非常開心。漸漸地他也透過跟同志朋友們的互動及談心，釐清自己喜歡的類型，「我好像對異男比較有興趣，就是長相的部分，我比較希望對方是異男樣的，不要就是一看就知道是 GAY 的那種。」(ZH1-244)。Zhang 覺得他一直以來心儀的對象，都是比較異男樣的，就外表上不會特別明顯，像是初戀 A 男、第二任 D 男，甚至是後來開始工作時認識的第三任男友(E 男)也都是如此。

伍、職場時期：與親朋好友出櫃，短暫交往第三任

退伍後，Zhang 進入了職場從事服務業，約莫二十六歲那一年，再次透過交友軟體結識 E 男，也是非常符合自己對於另一半的形象，對方是有交過女友的雙性戀，年紀比 Zhang 小一歲，兩人都一樣住在台中便約出來吃飯，相處過一陣子之後便決定交往。但在性格上，E 男依舊是個需要別人照顧的人，這讓 Zhang 苦笑道，「…每次遇到的都是這種，不知道是自己個性太媽媽了還是怎樣。」(ZH1-260)，兩人其實也沒發生過太大的爭執，但時間久了覺得彼此沒有戀愛的感覺了，便協議和平分手。

在經歷過三段感情後，Zhang 開始對身邊的朋友甚至是家人出櫃。首先是大學的朋友們，畢業後的一次聚會，他跟熟識的人聊到感情這塊，赫然發現，其實朋友們早就有察覺到大學時期所謂的室友其實就是他當時的初戀男友，但他們卻尊重自己的意願沒有揭穿也沒有因此而排擠他，Zhang 當下是非常感動的。再來是妹妹以及媽媽，從小跟妹妹感情很好的 Zhang 也在當兵時就跟妹妹坦承自己的性向；媽媽的部分是她自己發現的，不過媽媽最主要還是

Zhang 關心是否快樂？而且，媽媽希望他不要讓爸爸知道他是同志，Zhang 也覺得沒必要讓比較無法接受的爸爸知道。

雖然自己從小並沒有那麼符合主流社會對男性的想像，但 Zhang 的心中仍有一把尺衡量「男生該是什麼樣子，女生該是什麼樣子。」，這也導致了他害怕與過於開放的同志群體接觸，也因此他不太會去參加同志舉辦的聚會、同志遊行、gay bar 等，Zhang 覺得自己可能沒辦法融入這樣的同志群體中。有次經驗是，他在水上樂園的販賣部收銀台工作，有一群熊族同志來買東西，他們都是穿著一條小三角褲然後小平頭，轉身要來結帳時 Zhang 就快步離開躲進後台，找同事幫這群熊族同志客人結帳。還有過分女性化的男生也會讓 Zhang 相處起來不自在，Zhang 傾向於交友圈越單純越好，所以真正的圈內朋友也沒有很多。

陸、Zhang 的故事檢核：活出自我，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在 Zhang 的檢核函中，他覺得閱讀完生命故事後還原度有八成，訪談中的問題都切中核心也都如實紀錄，算是一個蠻完整的人生故事；唯國中小階段因記憶不清無法清楚描述出來是本篇生命故事的遺憾之處。

Zhang 也提到，很開心有這個榮幸可以接受研究訪談，雖然在大學時期也曾接受過類似這樣的專題訪問，但沒有那麼仔細的去敘述。他認為，自己很樂意的去分享相關經驗，但礙於數訪次數及時間只能跳躍式地講述記憶清晰的事蹟，否則自己的人生要鉅細靡遺地描述大概也成出一本書了。

Zhang 覺得他的故事就像一座完整的彩虹一樣，人生感情總是有低潮的時候，但雨過天晴，彩虹就會出現。他認為人生中的太陽跟雨水造就了生命這一座完整的彩虹。Zhang 也常常用自己的故事去激勵一些跟自己遭遇相同的人。最後，他想與比較陰柔的男同志們說，在談感情的同時，也要活出自我，別忘了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不管愛的是誰，有愛加上活出自我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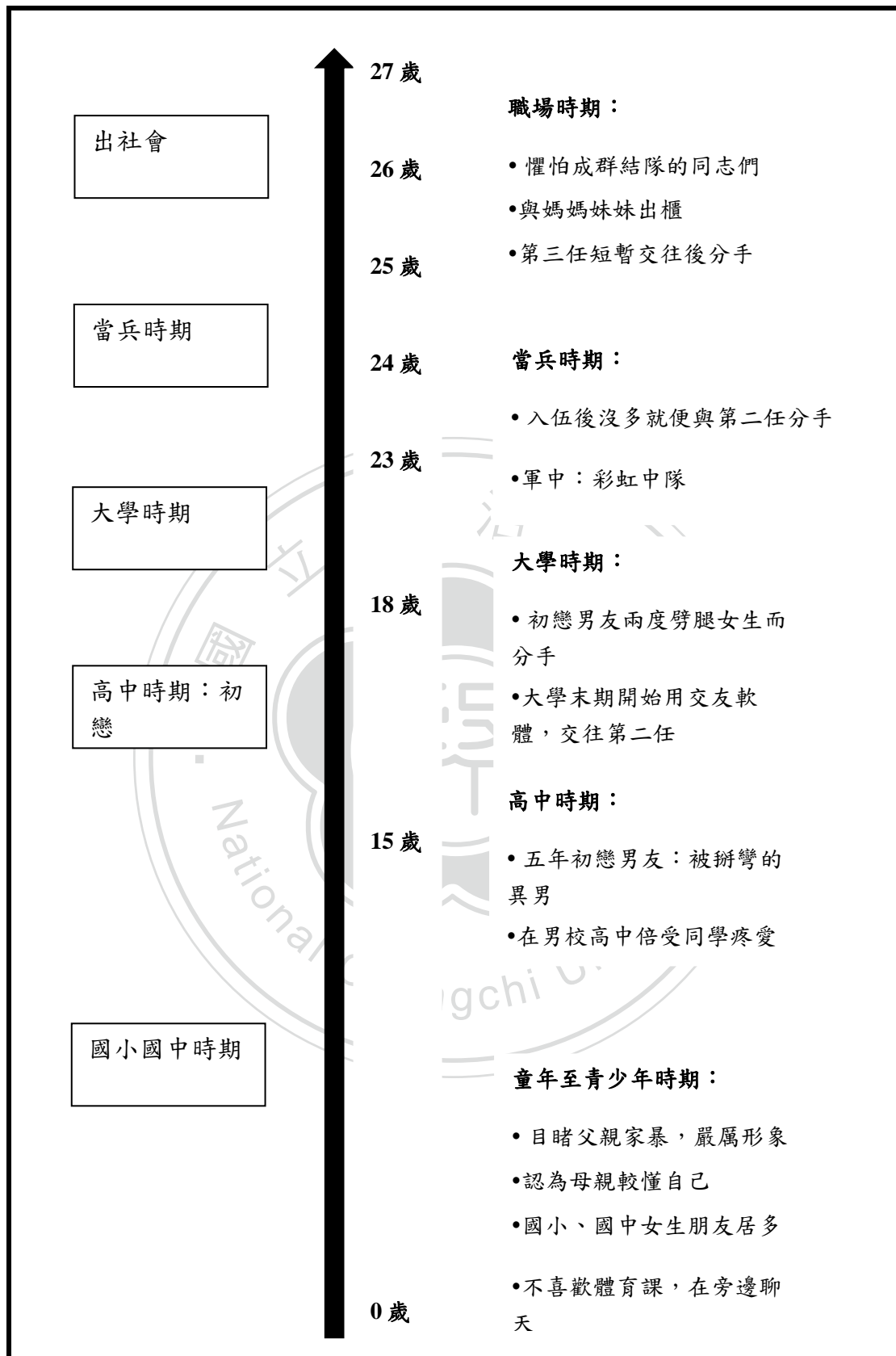


圖 1 Zhang 的生命歷程概念圖

第二節、 Sebastian 的故事

「對我而言，我覺得陰柔特質是種親和力。」(SB1-130)

壹、童年時期：傳統家庭中的小魔女

Sebastian 是筆者的大學同班同學，今年二十四歲。生於宜蘭傳統的農村家庭，家中成員有：父、母、弟、妹，左鄰右舍便是自己的親戚們，因此小時候常被姑姑、伯伯們叮嚀：「男生不可以常常哭，要有男孩子的樣子。」(SB1-002)，但是在親戚們耳提面命之下的 Sebastian 並沒有就此朝向長輩們心目中理想男性的形象邁進，當年紅極一時的兒童偶像—小魔女范曉萱²⁹，是他當時心目中的偶像，Sebastian 家的電視櫃下擺滿當時范曉萱出的錄影帶，也常常拿家裡現有的物品當成道具裝扮成小魔女的樣子玩耍，家人看到了雖然嘴巴還是會叨唸「男生應該要怎樣怎樣…」，但還是會忍不住地幫他拍照留念。

在家中，父母的分工型態是「男主外，女主內」，爸爸經營家中工廠，媽媽則是全職家庭主婦；Sebastian 表示，這樣的家庭型態也有可能是造成自身較為陰柔的其中一個因素，因為負責照顧家中小孩的都是媽媽、奶奶、姑姑等女性長輩，所以會模仿她們的用字遣詞、行為舉止。教養上，爸爸總是扮演著黑臉的角色，負責處罰、罵人；媽媽大部分的時候就是白臉，負責安撫小孩，但真的生氣時，媽媽也會有叫小孩去罰跪的時刻。在幼稚園時期，Sebastian 有一位青梅竹馬，兩家人常常一起出去玩，拍照時長輩總是叫他們兩人手牽著手，然後興奮地直呼他們是一對小情侶！

貳、國小中低年級：性探索，發覺自身性向

Sebastian 非常早就發現自己的性向是喜歡男生的或至少對於男體流露出強烈的興趣，他是這麼描述，「…大概在國小中低年級的時候，電視上不是會出現打赤膊的男明星嗎？我就會覺得很好看，倒也不是性衝動，小時候不知道這個概念，應該是出於欣賞吧！」(SB1-036)。在國小中低年級時，與同學相處的都

²⁹ 歌手范曉萱 1996 年發行的《小魔女的魔法書》是當年榮登暢銷榜首的百萬銷量專輯。

很融洽，當時他的朋友很多，國小一個年級大概有三班，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他是誰看到就會打招呼。Sebastian 與當時的男同學們，也都會玩互抓生殖器的遊戲，當下他感受到強烈地有趣跟好奇。

但國小三年級時，有一位代課的男老師把 Sebastian 當成是一個殺雞儆猴的目標，只要講話或是亂動一下，那位老師就會叫他去後面舉著放置在班級上的刺刺彈力球罰站；當時 Sebastian 只覺得好笑，但長大後回想起來才發現，那陣子被這位老師處處針對，他猜想，「… 因為這個男老師也是斯斯文文的樣子，或許他在我身上看到小時候的自己吧。」(SB1-012)。

好景不常，小學四年級時 Sebastian 與一眾同學發現校園中庭裡有一巢虎頭蜂窩，小朋友們看到這種情景都難掩興奮，於是大家或撿拾地上的石頭砸虎頭蜂窩，或拿起竹竿、掃把拍打，此舉驚擾了蜂群的安寧，整窩虎頭蜂傾巢而出，但遭殃的不是這群激怒虎頭蜂的中低年級生，虎頭蜂群向上飛竄至樓上攻擊正在走廊整隊去上體育課的高年級生。這次事件數導致十人送醫，砸蜂窩的學生們被訓導主任狠狠喝斥，Sebastian 也因為同學們指證歷歷被主任認定是帶頭砸蜂窩的主謀，其他同學原地解散後，他便被留下來罰站；經過這次事件，父母趕緊將他轉學。

參、國小高年級：娘炮時期，轉學後慘遭霸凌，後樂觀以待

小學五年級，從家裡附近的鄉村國小，轉學到宜蘭市區小學的 Sebastian，幾乎是立刻感受到城鄉差距以及與新同學們的距離感。可能因為在城市，學童們接觸到的人多，學會用來攻擊人的語彙也比在鄉下多元，加上初進入青春期的 Sebastian 講話特殊的尾音上揚、較陰柔的行為舉止，立刻被冠上「娘炮」、「人妖」這樣的綽號。讓 Sebastian 記憶猶新的是，轉學過去的第一次運動會，他上場去跑班級大隊，然後全班的同學就在跑道邊大喊「人妖加油！」，當下他聽到，心情大受影響，便停下來不跑了直接棄權，然後臉很臭。

不過生性樂觀的 Sebastian 很快的就為自己找到了條出路，他覺得在國小高年級的階段，大家好像也不是真心想要討厭你，只是想找個符合他的綽號來稱呼，有種朋友之間的調侃。雖然在某些狀況下會生氣，但平常的時候他會覺

得同學這樣稱呼還蠻有特色的，也有可能是被叫習慣後不得不正向思考吧！Sebastian 也覺得他的陰柔特質，會讓他比較有「親和力」。他覺得，因為在求學階段與女生的群體相處融洽會被大家認為是個人際關係指標，在班上跟女生打好關係基本上跟大家都能相處得還不錯，因此他覺得自身在某些方面比較陰柔跟女生較為相像的部分會使女生不會把他當成是「臭男生」，較容易打入女生群體之中，進而跟班上維持一個融洽的關係。Sebastian 認為自己所具備的陰柔特質在那個時候，是正面的影響多於負面的；他形容當時的自己，好像就站在那條男女之間的分界線上，他靠近哪邊都不會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隨著交友時間越來越長，Sebastian 會越來越跟女生的朋友比較處得來，或是某些跟他一樣比較陰柔的男生也會變成好朋友。

肆、國中時期：歷經異男忘，與貴人導師相助

進入到國中，Sebastian 開始從老師同學口中得知「同志」這個概念，也隨即意識到原來自己就是一名同志，沒有過多的反彈與自我掙扎就欣然接受了。國一的時候忙著融入新的班級、交朋友，暫時還沒有去處理自己的青春小煩惱；直到國二，有一個很帥的轉學生(A 男)到他們班，才開始有暗戀那位同學的狀況，開始首段的「異男忘³⁰」。

當發現到自己已經喜歡上那位帥氣的 A 男，Sebastian 就決定與當時要好的女同學(B 女)出櫃。某天晚上就打電話給 B 女，兩人在電話中互相聊天、吐露心事，深聊後才發現 B 女竟然也是(女)同志；然後 B 女幫他出謀劃策，策略是要 Sebastian 去假裝喜歡 B 女，然後裝得好像異性戀男生一樣，目的是為了要接近那個轉學生，Sebastian 坦言：「…那時候很像後宮在耍心機的感覺。」

(SB1-042)。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Sebastian 真的跟 A 男變成好朋友，他也常常藉由男孩子間的打鬧來滿足自己對 A 男情竇初開的好奇，例如，有次在對方家 Sebastian 冷不防地就去偷親 A 男，對方當下好像有點嚇到但故作鎮定可能就覺得是朋友之間的打鬧；還有一次是，國中畢業旅行兩人住同一間，然後進房間 Sebastian 就故意想要推倒 A 男，對方也做出反擊，兩個人就面對面倒在床上不

³⁰ 指的是男同志喜歡上異性戀男性。

小心親到彼此的嘴，兩個人都嚇一跳，然後立刻彈開。不過，A 男終究是異性戀，而且外表出眾，當時不乏女性追求者，並且陸續交往了許多對象，其中包括 Sebastian 的閨蜜好友之一，他語重心長地說，「…這就是異男忘的苦吧！也算是一種純純的愛，同時也是覺得他幸福當下我也就會開心的感覺…。」(SB1-046)。

樂天的 Sebastian 總會為自己找出一條路，在與 B 女促膝長談後的隔天幾乎全班女生都知道他是同志，又再過一天整個班級都知道了。人盡皆知後，Sebastian 就開始會在聯絡簿上的周記寫自己感情上的煩惱，這個舉動也引起國中班導師的高度關心。Sebastian 利用寫小說的方式，在周記上呈現自己面對喜歡上異性戀男性的苦惱，當時流行偶像劇《海豚灣戀人》，他就取材於這部偶像劇，寫海豚愛上貓等這類型的情節，大意便是述說著一段不可能的愛情；班導師則會在評語關懷他，Sebastian 就在下一篇跟班導說他的想法。班導也曾單獨約談過 Sebastian，但都是鼓勵性質的，當老師知道他是同志時絲毫沒有排斥或勸阻，反而大力支持。很特別的是，在 A 男與自己的閨蜜交往的那段時間，班導看他成天悶悶不樂，於是就帶著他去一間民俗館刮痧，Sebastian 便直言，「…我覺得國中有這樣的班導很神奇啦…。對我而言他就是一個貴人。」(SB1-050~052)。另外，經過 Sebastian 的同意，班導也將他的小說周記拿去給其它老師分享，其他老師們都是給予高度鼓勵，歷史老師還對他說：「要加油啊！持之以恆，持之以恆，說不定堅持久了就是你的了。」(SB1-054)。

至於國中時期同學間的相處，Sebastian 憑藉著與女生圈深厚的友情，成功地與全班達成極為良好的互動。唯有一個男同學，繼續用娘娘腔來稱呼他，之後這位男同學就被全班的女生圍剿，這樣罵人的行為也就停止了。畢業後，那位男同學，還來跟 Sebastian 道歉，而且是非常真心地道歉甚至痛哭流涕，他表示說當時可能是出於忌妒心，看不慣 Sebastian 人緣比較好，Sebastian 也不計前嫌，兩人握手言和。

國中時期與家人之間，由於班導師對於 Sebastian 的性向是知情的，因此也向家長告知了這件事情，他當下也坦承地跟家人出櫃，但是 Sebastian 說當時父母的心態是，「…我爸媽就是一個鴛鴦心態吧，就覺得(同性戀)是假性的，長大以後就會改變了，現在先不要想那麼多。」(SB1-060)，直到大學畢業前，家裡沒有為了他性向的事情有過任何對話。

伍、高中時期：人生黑暗期，遁逃話劇社

高中是 Sebastian 自我形容的「黑暗時期」。本來他的志願是想讀男女混班的宜蘭家商，但因爸爸的堅持，不得不選擇讀純男校的宜蘭高中。他這樣形容高中生活，「…高中應該就是我的邊緣人時期吧。」(SB1-064)。Sebastian 認為國中小學因為陰柔特質所帶來的親和力好像只對女生群體有效，高中男生普遍都不吃這一套，而且他也比較偏好跟女生做朋友，突然之間進入了男校，不知道要跟這群男生聊些什麼。於是 Sebastian 選擇的方式是逃避，上課開始睡覺趴著、下課也擺著一張撲克臉不與人互動，國中的時候都是考全班前三名，但到了高中成績一落千丈。但是在男校，總是也有男生是同志，甚至俱備相同的性別特質，Sebastian 表示高中時等於把自己隱藏起來，隱藏得很好；不過，高一時有位比較女王氣場的男同學(C 男)，講話很尖酸，C 男有發現 Sebastian 好像不是一個那麼陰沉的人，為什麼要那麼收斂自己？C 男查覺到這件事情後試圖想要來跟 Sebastian 搭話，但 Sebastian 始終都沒有理他，因為覺得兩人個性天差地別，不太喜歡 C 男。

在充斥著男性的班級之中找不到溫暖的 Sebastian 將整個高中重心移往社團活動，他選擇了戲劇社。在宜中，只有一班語文資優班裡面有女生，話劇社社長就是一位女生，還有少數女生社員，這讓 Sebastian 多少在社團找到了一些歸屬感。戲劇社整個學期的練習都是為了籌備期末公演，當時排的戲是女同志相關的主題，Sebastian 認為宜中開放的校風使這齣期末公演能夠成立。Sebastian 在劇中飾演一位中年男性議員，雖然是這部戲中無足輕重的角色，但這次的演出經驗對他是人生也是很大的一個突破，畢竟讓一個比較陰柔的男生，突然要演出一個財大氣粗的議員，非常具有挑戰性。接演之後，他為了揣摩這個角色，大概練了三個多月，練習的方式就是照鏡子觀察自己的姿態，然後也會問社員們的意見，不過常常被打槍說一點都不像個中年大男人般的議員，因為講話聲音太柔和，走路還會扭來扭去的(內八)。但是，在努力練習之下還是通過了幹部們的考核，雖然只是一個小配角，戲份也不重，但那時候的 Sebastian 不愛念書，所以就把精力整個耗在這齣期末公演。

Sebastian 自我總結了高中三年的日子，「…就是逃避跟一群男生相處，所以各方面都比較收斂，然後也試圖想要裝得不像同志，假裝自己是異男作為

一種逃避的手段吧。所以我到大學才大爆發阿！我真的受不了這樣的偽裝。」
(SB1-086)。

陸、大學初期：爆炸性的張揚，情竇初開

上了大學，Sebastian 來到台中念書。高中壓抑三年的能量，一上了大學就瞬間爆發開始想要大張旗鼓、大放異彩。首先，他開始物色對象，那時候他覺得大學同系的一個男同學(D 男)很不錯，但不確定對方的性向，於是有點重蹈國中的覆轍(指的是異男忘)，開始積極與 D 男產生連結，甚至是去跟他睡同一張床。那時候 Sebastian 是走一個吃醋的路線，因為剛到新環境大家就會開始認識很多新的朋友，只要 D 男跟其他人比較好，Sebastian 就會開始吃醋。之後開始漸漸與 D 男決裂是因為，他講話過於尖酸刻薄，加上必修課中國史的時候跟他同組做報告，漸漸發現這個人責任感低落，小組報告也都不參與討論製作，甚至連當天下午要交報告的時候，D 男才突然出現交了一個跟報告主題毫無關係的檔案出來，然後整組報告差點開了天窗，經過這次事情算是真的看清他，之後就不再往來，連朋友都當不成了。

至於筆者與 Sebastian 的緣分始於，經歷過大一上學期相處磨合幾個月，原本最初期的交友圈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出現有小洗牌的情況，到了大一上末期筆者才與 Sebastian 漸漸熟識並成為好友。成為好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 Sebastian 證實當時戲上流傳的耳語「他跟 D 男常常一起在同一間隔間洗澡。」當下 Sebastian 嚴正否認根本沒這回事。大學生活的多采多姿，也慢慢讓 Sebastian 的陰柔特質得到發揮，在大學各系所常會舉辦迎新露營的活動讓新生快速融入系所，活動通常由學長姊擔任主辦方，新生則是參與者。在大二的時候，Sebastian 成為迎新露營中的關主，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一系列的活動之中，Sebastian 利用高中戲劇社經驗，自編自導了一段大學女宿生活，除了網羅身邊女性工作人員演出外自己也親自演出，長髮飄逸的女裝扮相還有極富戲劇張力的演出是迎新活動中一大高潮，也讓人見識到 Sebastian 不計形象、不在乎世俗眼光的自信。

Sebastian 從大一上的時候就開始用同志交友軟體，然後就從軟體上認識了他的初戀(E 男)。對於初跟同志圈有所接觸的感受，Sebastian 表示開始接觸這

個圈子在軟體上都會想要很誠懇地跟人家聊天，但稍有經驗之後才發現對方的目的根本不是想要聊天，都是想要約炮；當時網友問他「在幹嘛」他還會很認真回對方自己現在正在做什麼事情，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單純。第一個網路聊天約出來見面的就是E男，他是在同志交友網站貼徵友文章，Sebastian去回應了自己的LINE帳號，但留完之後也就遺忘了這件事情；不過，LINE就突然會有個人每天跟他早午晚安問候，大概過了一個禮拜，才真的有認真跟E男深入聊天，大概網路聊天了三個月才約出來見面。當時，兩人出去見面先是去吃個義大利麵，然後去一齊去公園散步，繞著繞著兩人就牽手了。過了幾個禮拜，第二次再約出來，兩人就立馬決定要在一起。Sebastian說，因為這一段感情是初戀，套用的感情觀都是從小說、電影、偶像劇裡面揣摩來的，那時候的他很鑽牛角尖，例如：會查對方手機，兩人常常發生爭吵，自己也喜歡鬧彆扭。這段感情就只維持了一年半多，因對方劈腿便由Sebastian提出分手了。在初戀的這段感情中，Sebastian覺得他在初戀裡面總是扮演著被照顧者，像是個被寵壞的公主，E男就是一個幫傭，比如說，Sebastian的租屋處都是由E男幫他打掃、照顧他的生活起居、連剝蝦子都不用自己動手。E男是一個十足暖男的代表，也使得Sebastian都會拿他與下一任比較。

大三前，Sebastian沉溺在第一段感情之中，與大學同學、朋友之間，很多資訊都是透過他人輾轉得知，原來班上有某些人私底下會議論他或是其他系上表現比較陰柔的同志。加上，就讀的大學是基督教學校，部分教職人員反同的立場就會比較鮮明，在教學或是辦公上就會偷渡自己的理念。

柒、大學後期：閃電交往第二任，開始關注同志議題

第一段感情結束之後，Sebastian又開始從男同志交友軟體上尋覓對象，這當中偶爾也會有邀約見面，但是約出來的類型都是「仙女們」，他們甚至都比Sebastian還要陰柔，這讓他很不能接受，約出來的結果通常都是以吃飯聊天收場。過了將近一個月，Sebastian就有了第二任男友(F男)，對方是在桃園念大學，因此展開了一場遠距離戀愛。F男凡事以Sebastian為主，大小節日也會送禮物，約出來吃飯的時候Sebastian總是會感受到有個目光無時無刻在注視著他，有很強烈的感覺對方就是對自己有意思，兩人也很快就表白在一起了。兩人的感情困境在於，彼此對未來的想像很不同，F男總是回答他沒有想那麼

多，因為 F 男沒有出櫃。某次 Sebastian 試探性問他，「如果家裡硬幫他排一個女生相親他會去嗎？他(F 男)就回答說，會阿。」(SB1-116)，當下 Sebastian 就跟他大吵一架，但還是沒有就此分開，不過這也是造成兩人後續分手的原因之一。Sebastian 表示，F 男是個非常聽媽媽的話的孩子，有來自家庭巨大的壓力，迫使他無法向家人出櫃；大四下接近畢業的時候，有次 Sebastian 隨口問 F 男，「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麼關係？」(SB1-120)，F 男竟回答，我們是好朋友阿。就這樣在極度莫名其妙的情況下 Sebastian 被分手了。

被分手後 Sebastian 開始靠著認識其他男同志來沖淡傷痛。也因為失戀的苦痛，讓他與媽媽有再次開啟談論性向的契機，「…那時候分手，我順便再次跟母親出櫃，本以為有被接受，但到最近跟她聊交往對象時被說你也該醒了，原來還是不被完全接受…。」(SB2-002)。也正是同一時間，台灣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促使了很多場同志社會運動，筆者與 Sebastian 還有一大群朋友，常常北上參與集會遊行。Sebastian 開始關懷以及思考同志相關的議題，關於同志交友軟體的生態，從大一使用至今的他觀察到，大學時期的同志交友軟體生態，非常多人的交友條件是打自己「異男樣」，然後拒 C、拒胖，非常多；現在反而比較少，現在的交友軟體演變成都打偏好，比如說：喜熊、喜帥等。可能是因為在經歷這兩三年同志運動的討論，加上某些 Youtuber 或是知名的人物，都有在拍相關的作品宣導大家都是同志不要排擠其他人，這類的主题。某族群歧視某族群的現象，好像近一兩年來有稍微改善。

不過 Sebastian 還有繼續提到，同志圈內仍是有所位的主流、正常、受歡迎的同志。他認為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看，從外形層面，身材好、濃眉大眼、較陽剛還是屬於比較搶手的族群吧，但是他覺得，前面有說到異男樣這個概念正在逐漸被淡化，轉變成是一種(專屬於)同志的形象，出現了一種天菜的模板，倒不是說處處都模仿異男，兩邊相互影響著；從理念層面來看，多少關心社會運動，然後不是藍甲³¹在現在而言會是比較受歡迎的同志典型。

³¹ 泛指性傾向為男同性戀，但政黨認同支持中國國民黨的人。

捌、畢業後：彩虹同袍情，職場上展現陰柔的親和力

大學一畢業，緊接著就是進入四個月的軍事訓練。Sebastian 一臉嫌惡的描述剛進新訓的前一周發生的事情，「…新訓的頭七天是很隱藏自己的，之後我就被異男們每天聊跟女友的性事騷擾個沒完，我就受不了，就當場出櫃了，我真的很不喜歡聽他們在描述那些細節。」(SB1-124)，同寢室的同袍們也會好奇同志的事情開始跟他聊同志的議題並無排斥的狀況，就是抱持著十足的好奇心來聊天。Sebastian 提到新訓的時候也有一個外型帥氣的同梯，但他害怕又再次異男忘，所以刻意很疏遠這個人。

一個月新訓結束後就下部隊了，Sebastian 表示他們一個中隊三個連，然後大概一百多個人，他們這一連五十個人，然後他是第三班，跟隔壁四班比較熟，一個班大概八個人，十六個人裡面就有八個同志比例非常高。Sebastian 與這群同志朋友們就成為拜把之交。Sebastian 跟另外兩位同志同袍是比較坦然就出櫃了，但有一個同袍，大家都叫他「林口林志玲」，他們家是基督教，然後一直試圖說服自己喜歡女生，還曾經去跟女生告白被打槍，稱這樣的經驗叫做有喜歡女生的經驗，之後彩虹同袍們就不斷說服他，要接受自己，他也就放棄掙扎了，大方擁抱自己的性向。還有另外一個同袍，堅稱自己是雙性戀，然後不管怎樣聊都不鬆口，後來大家也就不想追問了，直到退伍後，Sebastian 與彩虹同袍們約去 Gay bar 玩，他才終於承認自己是同志。提到在軍中有沒有長官或是學長因為他們是同志或陰柔的特質欺負他們，Sebastian 說：「…大部分都很尊重包容這樣，有些就會選擇忽視啦，像是我寫大兵日記，然後要給輔導長看，然後我內容也是會提到最近社會發生的同志運動啊，還有自己的一些事情，但輔導長下面的評語永遠是無關緊要的評述。」(SB1-124)。Sebastian 覺得，軍中對於同志的接受度漸漸開放，有時候軍中播放的莒光園地偶爾會還會有同志的劇情，雖然同梯與長官雖偶爾還是會竊笑，但並無大聲作嘔或歧視言論的行為。

進入職場後，Sebastian 從事旅館業至今，他的同事有兩個女生，然後主管是男生，他會跟女職員比較要好。因為他是上夜班所以都會跟廚房阿姨們接觸到，還有房務都是一些比較兇的歐巴桑，不過她們都 Sebastian 跟特別好，可能因為 Sebastian 比較會跟她們撒嬌。因此，Sebastian 將身上的陰柔特質，當成

是一股「親和力」，他認為這樣適應力比較強，而且這種內在的力量是別人學不來的。

玖、Sebastian 的故事檢核：我就是個陰柔的娘砲臭同志

在檢核函中，Sebastian 對於整篇故事對他的生命經驗還原度，他認為至少有九成五之高，除了某些記憶模糊或是細節遺忘的部分，基本上都有照時還原訪談中所欲表達的一切。

看完整篇故事讓 Sebastian 感觸良多。他甚至在閱讀完生命故事後認為從小到大最受到排擠歧視的場合不是學校而是在自己家裡。因為國中時在家裡常被父母嫌棄很娘，甚至有時只要一說話就父親被怒罵，這點始終令他費解，只因聲音表達不那麼男性化，就時常遭受父親的訓斥。直到國中，班導師的襄助向父母說明解釋，雖說沒有讓他們接受兒子是同志，但對於聲音較陰柔這點父母也沒在多做批評了。

自小常被父親灌輸以後要做大事賺大錢的 Sebastian，透過與筆者的數次訪談，也開始正視自己對人生的憧憬：他其實只是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平凡故事。當個上班族，有個自己的辦公空間，放些療癒小物；另一個就是與自己喜歡的人在大家的祝福中走上紅毯互許一生。他提到有一段穩定的愛情可能是他目前人生中的終極目標。

總體來說，Sebastian 認為雖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會因為自己的個性比較難找尋到另一半，但或在家庭或在學校，走過歧視嘲笑，一路過來真誠面對自己，在思考方面會相對於同齡男生多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懂得自嘲幽默更會表達自己。這讓他想到一個與他極度落差的反例，也就是他的第二任男友，一個舉止從小符合社會期待卻是男同志的人，在家庭、求學階段順遂地度過，雖說自己喜歡同性，但卻因必須符合社會期待，不敢隨意踏出不同的那一步；最終，逐漸麻痺自己，頂多在軟體上約約炮滿足自己的需求，或許因為外貌符合同志圈主流情感生活不曾間斷，但後來還是順從父母或是聽從朋友建議相親終究要隱藏自己的性傾向，邁入異性戀婚姻，這樣的人生並非 Sebastian 想追求的。

Sebastian 極富自信地寫道，假如投胎重新選擇的話，他依然還是想當個陰柔的娘砲臭同志，因為他認為自己這種特質在人生中發光發熱，若摒棄之，就等於失去了自我。在意見回應的最後，Sebastian 引用了網紅鐘明軒（2019）回應酸民攻擊的一段話，「我娘我方便，今天想走中性風，老娘還是很美；明天想走男性風，還是能很帥。」並且呼籲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姊妹們不需要因為自己陰柔而妄自菲薄，勇敢站出來表現，戀情會船到橋頭自然直，無須為不懂自己不愛自己的人傷感，人生還有許多美好的事等著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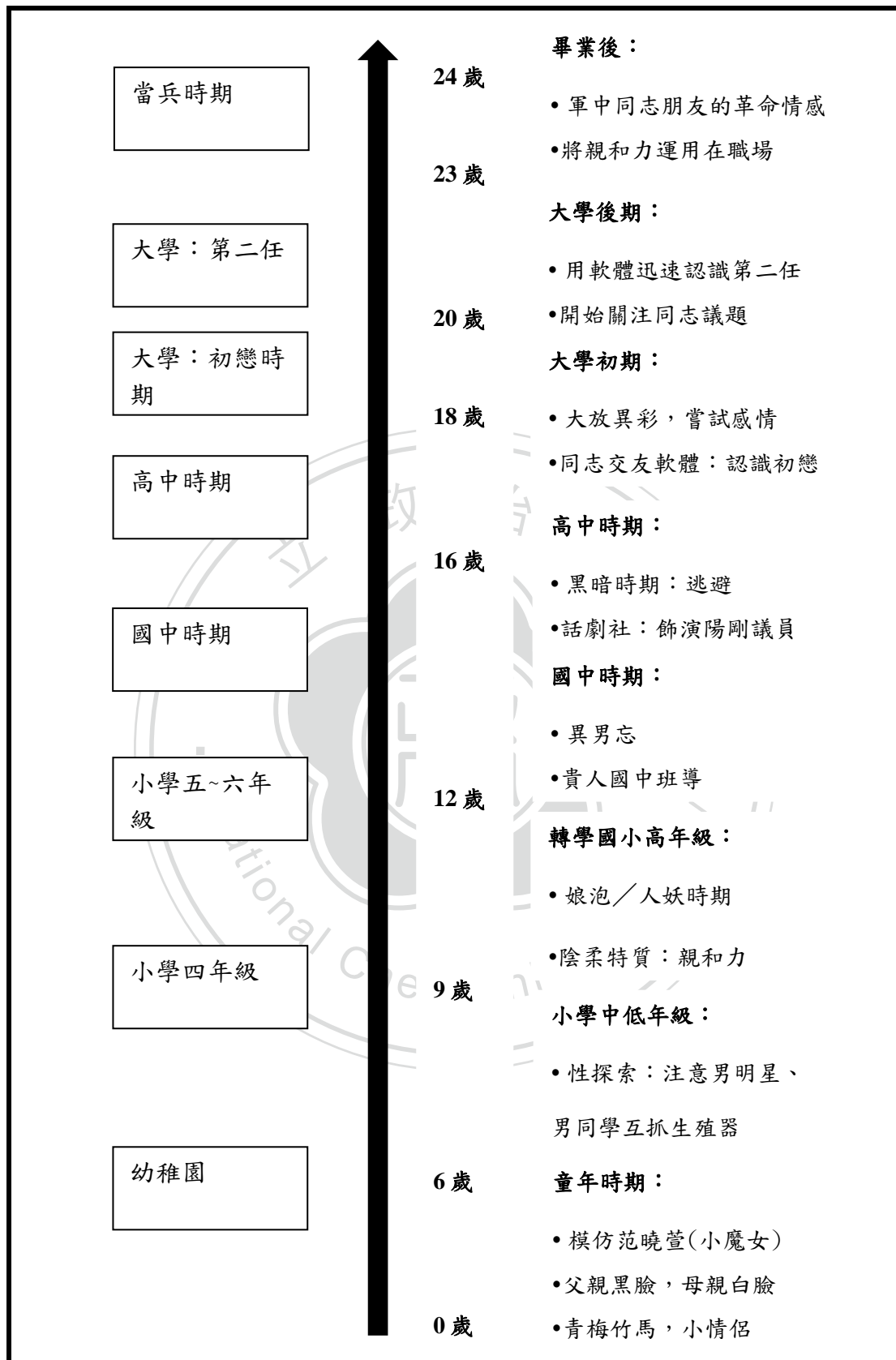


圖 2 Sebastian 的生命歷程概念圖

第三節、 Sakura 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社會上，或是男同志圈裡面仍然還是有很多歧視的現象耶…我也覺得這很難去改善，只能就一再宣導吧！用教育的方式教大家要尊重包容社會上多元的群體這樣。」(SA1-090)。

壹、童年時期：優雅的男孩，開明的父母

一、家庭環境：看似和諧卻籠罩著家暴陰影

Sakura 是台中人，今年二十二歲。之所以暱稱他為 Sakura 是因為剛認識他時，當時他的 Instagram 個人帳號是「Sakura_bitch」，帳號中的貼文所拍攝的照片都看似特別講究，每張照片的選擇、自拍的角度看得出來都精心挑選，認識他後也總以「網美³²」自居。

Sakura 的家是從事汽車修護廠，家中成員有父、母、哥、姊，雙親學歷都不高，爸爸身上總是流露出熱情與爽朗、媽媽則是堅強與賢慧的總和，這樣看似傳統台灣社會之下的藍領階級家庭，卻給了他不同於傳統家庭的教養方式。Sakura 是家中的老么，從小身材就胖胖的，上面有一個大七歲的哥哥和大六歲的姊姊，小時候他玩的玩具便是接收哥哥姊姊所留下來的舊玩具，爸媽也都很放任他去挑選自己喜歡的玩具，像哥哥就玩那些金剛、戰車，姊姊則是玩芭比娃娃之類的，Sakura 在玩的過程中比較傾向於選擇可愛的娃娃。在小時候遊玩玩具的過程中，Sakura 的父母並不會因為他喜歡玩芭比娃娃而有所責備，相反地給了他十足的選擇空間。Sakura 是這樣形容童年的自己的，「我覺得我很優雅，哈哈。因為我小時候都會玩芭比娃娃。」(SA1-004)。

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Sakura 也曾目睹過家裡不和諧甚至極為黑暗的一面，「有時候我爸會很兇，他很愛打人。我們家可以算是活在家暴的陰影底下吧…」(SA1-008)，由於爸爸個性直接的緣故，在童年時候，父母口角衝突屢見

³² 網路用語，指的是網路上美麗的女生。

不鮮，嚴重時爸爸更是會對家人拳腳相向。年紀尚小的他只能由哥哥姊姊帶往家裡二樓避免怒火波及。對於從小到大總是站在第一線面對父親怒火的媽媽，Sakura 言談之中透露著心疼與不捨，以至於從小到大媽媽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個強而有力的心靈支柱以及楷模，「我覺得她(媽媽)在那個時候，都是很保護我們兄弟姊妹的。其實小時候，看到媽媽那麼堅強，每次爸爸一發怒就為了我們小孩子挺身而出的樣子，讓我也很想成為媽媽這樣保護家人的人。」(SA1-010)。Sakura 沒有言明父親究竟是為了何事每每大動肝火，但他也表示，爸爸從未因為自己性別氣質較為陰柔而遷怒過他。

二、國小階段：性的啟蒙，曖昧的性向認同

上了小學的 Sakura，由於自己個性熱情、活潑，在班上都會快速地交到許許多多的好朋友。但是，他也提到在小學三、四年級時，曾經有位課任老師對他有過性別氣質上的羞辱，老師在課堂上原因不明的把他叫去講台上當著全班的面痛罵，時間長達二十分鐘，下課後更是叫到辦公室繼續罵，直到他不停啜泣為止，「...老師不斷說我笑聲很尖銳影響到其他人，我就在想可能他認為我這樣不夠像男孩子吧。」(SA1-014)，這是 Sakura 第一次在學校因為聲音尖細受到師長公然的羞辱，但不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次。

由於年紀尚小，仍在探索自己的性向，Sakura 在國小三年級時曾經喜歡過班上的女同學，「...其實現在想起來，當初就是對於性向阿或是性別這方面，幾乎是全然無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歡什麼。」(SA1-012)。但這種對異性純純的喜歡，在 Sakura 進入國小高年級後有所轉變，這也是他將童年階段在此畫上休止符的原因。國小高年級正是少男少女們進入青春期的時候，同學朋友之間的玩笑打鬧，也會漸漸地涉入彼此初萌芽的性徵，Sakura 在國小五年級時目睹了同班男同學間的打鬧，在心裡起了化學反應，「在小五的時候...，我們到視聽教室上課，因為教室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分比較開來坐，然後有個男生他坐比較後面，他就會露出他的屌(指男性生殖器)在那邊玩，然後偶然就被我看到；當下我的感覺是既好奇又感興趣。所以我覺得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是我漸漸確認自己性向關鍵點。」(SA1-002)，從此 Sakura 逐漸發現男體對於自己是有吸引力的，會開始注意班上的男生，與班上男生聊一些十八禁的話題，還有開

始會使用網路接觸到成人網站，對於性以及性向開始有了概念，但他在當時並未跟任何人訴說，只是把這個祕密默默放在心裡長達五年之久。

貳、國中階段：師長的羞辱，勇於出櫃

一、國中初期：物理老師的羞辱，英文老師的嘲諷

Sakura 進入國中之後同樣也得益於本身外向的性格，在適應新環境上顯得非常輕鬆，在國中階段他身邊的朋友幾乎以女性為主，直到現在仍有四、五位國中時期的女生好友們時常會相約聚會。當時很風靡學生之間互相交換日記，Sakura 便與四位好友一起寫，「...我們寫交換日記，然後大家都要取一個暱稱，我就取一個大眼妹的綽號。朋友他們也很配合耶，就都叫我大眼妹。」(SA2-012)，這樣時不時自嘲的方式，也為他帶來了相當好的人際關係。

這樣的隨和的個性使得 Sakura 成為班上的核心人物，與師長之間的關係也維持著良好的互動，但是也正因為師生分際拿捏失準，才會讓一個玩笑深深傷了 Sakura 的心。國中物理課時，因為 Sakura 總是會主動幫忙物理老師，兩人的關係一直都還不錯，直到有次上物理課時 Sakura 舉手回答問題，因為 Sakura 的聲音從小到大都沒有變聲過音調非常高亢，在回答完問題後物理老師就用很戲謔的口吻學 Sakura 講話，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老師自己也笑得很開心；這位物理老師或許因平時與 Sakura 師生關係良好，因此在上課時模仿他回答問題時的聲音、語調，帶頭全班做出集體霸凌的行為，當下 Sakura 選擇隱忍不發並尷尬地微笑著，但被老師帶頭嘲笑的情景使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難堪，心情持續低落至放學回家，而這一切被敏銳的媽媽察覺到了，並逼問出事件的始末，媽媽在得知兒子在學校受到老師侮辱後，隔天便帶著當時已經高中的姐姐一同去校長室找該名物理老師理論，媽媽事後分享她當時是跟老師這麼說的，「...我們家小孩都笑笑的，脾氣很好，但不能因為他比較溫柔你老師就帶頭欺負我們家小孩。」(SA1-018)，事後老師也在全班面前向 Sakura 致歉，並表示自己不是存心羞辱他僅是開玩笑。

但是同樣的事情並沒有因為這次物理老師羞辱事件而消失。Sakura 所就讀的國中與當時的所有國中都一樣，在接近國三要考基測的時候，就會進行分科目的能力分班，三個班級為一個單位，成績好的前三分之一就會進入 A 組班，剩

下的三分之二則是 B 組班。當時 Sakura 進入了 A 組班，該班的英文老師在某次上課中也對於他的聲音有所嘲諷，「...大家在唸英文課文，英文老師就冷不防對我說，『XXX 你怎麼那麼娘』當下其實也是不知道怎麼回應老師，同學也是笑笑然後就過去了。現在想起來，應該起身用那個老師一巴掌的。」(SA1-022)。在經歷過不同時期多名師長的性別氣質羞辱後，Sakura 在十五歲那年開始出現了討厭自己甚至是輕生的念頭，「...那時候甚至想過要自殺，就會覺得自己活得很累，幹嘛一直被針對。」(SA1-024)，由此可知在學生時期師長的一言一行會對於敏感的青春少年造成莫大的影響，幸好當時的 Sakura 在有輕生念頭後第一個想到的人是堅強的媽媽，Sakura 的媽媽一個人要撐住整個家，還要三不五時面對爸爸失控的情緒，Sakura 想到媽媽都撐得下去了自己應該也可以，直到現在母子倆都是彼此最重要的心靈支柱。也因為開始處理非常多的負面情緒，因此 Sakura 開始選擇對身邊要好的女生朋友們出櫃。

二、國中末期：勇於出櫃，暗猜班上同志

Sakura 人生中第一個出櫃對象，是國中最要好的女生朋友 A 女，因為那時候算是承受很多壓力以及負面的想法，他就在國三時選擇跟 A 女，不過國中時期好像對於這方面的事情有點害羞，大家也不會很正式地去面對這些問題。所以當下跟她傾訴的就是一些比較負面的想法，她也會給予安慰。自從與 A 女出櫃以後，Sakura 喜歡男生這件事情也被小團體中的其他女生得知，反而使他跟這群姊妹們感情更加增溫，能夠擁有一群懂他且支持他的姊妹們，使得 Sakura 漸漸走出被師長霸凌的陰影。

那時候國中班上，也有兩個陰柔特質很明顯的男生，Sakura 與姊妹們在閒聊之餘，也會八卦這兩個男生性向與情感關係。其中一位男生為了遮掩自己的性向，還丟了一個煙霧彈與隔壁班一個女生交往，可是過沒多久就分手了，後來這幾年得知，他確實就是同志。這裡也呈現了學生同志在校園中的兩種樣貌，一種人會像 Sakura 一樣，選擇大方與身邊的朋友出櫃，另外一種人則是像這名男同學，想盡辦法掩飾自己的性向甚至是嘗試與異性交往，但這種嘗試最後往往失敗收場。

參、高中/大學初期：舞出自我

一、高中初期：閃亮的熱舞女神

自從 Sakura 與國中好姊妹們相繼出櫃後，性向對他而言再也不是個禁忌，加上知道背後總是有一群好朋友的支持，上了高中後他也不避諱地讓大家知道自己喜歡男生，「…高中的時候我就到處跟別人講我喜歡男的，當時我也很積極地參加熱舞社；也因為我在社團裡面跳的舞風是女舞，在高中他們(同學們)都稱呼我為『女神』不管是在台上表演或是平常班級在玩的時候，他們都會為我歡呼。」(SA1-032)。高中三年積極參與學校熱舞社活動，舉凡：校慶、校內社團成果發表、校外比賽、表演邀約，都看得到 Sakura 與一群熱愛跳舞的夥伴們的身影，這樣自信的作風讓 Sakura 成為高中時代的風雲人物，學校裡幾乎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聽過他的名字。面對被稱呼為「女神」Sakura 也沒有過多的糾結，甚至很喜歡這個稱號，「…至少不是醜女或是肥女吧，至少是一個比較正面的綽號。」(SA1-034)。

在熱舞社，可以說是 Sakura 大放異彩的天堂，「…指導老師的專長是 Girl's hip hop，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跳那種比較男生的舞風我會使不上力，跳起來很彘扭。但是要擺臀、挺胸，我就非常的如魚得水，所以進入社團的時候我就發現其實我還蠻喜歡這種性感的舞風，自己也能駕馭的很好。」(SA2-004)。可能是天生就有舞蹈天分，Sakura 在短短一年內進步神速，相當受到學長姊以及老師的青睞；本來就會自嘲的他，與社團內同樣也是較為陰柔的同志學長，有著一段爆笑的互動回憶，大家都會慫恿 Sakura 跟那個很娘的學長一起跳舞，然後每次學姊她們分組的時候都會故意把兩人安排在一起，那個學長跳舞也是有點奇葩，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很好笑，有種在娛樂大家的感覺。

整體而言，Sakura 的高中生活相較於國中的慘澹，顯得更加自信敢曝。高中時期也沒有師長或是同學因為他的聲音、行為舉止較為陰柔而有言語上或是肢體上的霸凌；相反的，在這個階段由於他的細心、樂於助人，得到很多老師同學的幫助，同時人際關係也相當不錯但仍以女性為主，「…像我們有一個電腦老師，他之後升遷當總務主任，我們熱舞社有時候要借教室設備的時候，

社長去給他蓋章他都不蓋，都要派我去，老師就會幫我蓋，因為我當時在上課的時候都會跟他聊天然後幫他(擔任小老師)。」(SA1-038)。

二、高中後期：第一個同志好姊妹

高二下學期，Sakura 的班上來了一位從自然組轉班來的男同學，自此之後他形容這是他高中最快樂的一年半，「...他就是一個超級姐妹型的 gay，然後我們兩個立馬就相認，我們兩個就變成超級好的朋友；他算是我第一個同志朋友，真的是第一個真心在交朋友的人，有他來我們班之後，我整個就很開心找到知音的感覺。」(SA1-036)，這位 Sakura 的第一位同志好姊妹便是本次的受訪者之一的 Benny，兩人也都一致認為在高中時能夠遇見彼此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幸運。Sakura 表示，他第一眼看到 Benny 踏進班上，就知道這個人一定跟自己一樣是個同志，「當時年紀還小，不知道如何去認識圈內(同志圈)的人，然後他(指 Benny)也是看外表就感覺得出來是(同志)，這樣就可以放心地跟他聊關於男生的話題，因為跟班上女生聊同志的事情，她們不一定懂，還要解釋。」(SA1-042)，也因為 Benny 的出現，讓 Sakura 更有對象討論班上的哪位男生很帥、學校新進的體育老師或是兩人各自喜歡的類型，有時候對身邊女生朋友的抱怨也都是兩人之見樂此不疲的共同話題。

三、大學初期：因禍得福，工作操勞而爆瘦，一腳踏進同志圈

高中考完學測之後，因為成績極為不理想，Sakura 選擇了某家私校科大就讀開始大學生活。同樣地，Sakura 的好人緣並沒有因為換了新環境而有所改變，他在剛入學就靠著「美麗」這個綽號在系上打響了名號，「...大概就是剛入學沒多久，我就被取了一個綽號叫做『美麗』，這個綽號的由來就是，可能是在打桌球的時候，肢體動作都會比較柔，然後還會鬼叫，所以體育課兩個跟我同系的女生就開始叫我美麗。」(SA2-014)，在之後的新生迎新宿營活動，這個綽號便成為 Sakura 的招牌，他自己也樂於被這樣稱呼。在經歷過大學剛開始一大群人集體行動，大團體終究因為內鬨分裂成好幾個小團體，他也跟同系的三位女生成為好朋友，Sakura 私底下都稱呼他們這個團體為「雞掰四姊妹」。

Sakura 在大一下學期寒假的時候，選擇到知名連鎖燒肉店打工擔任外場服務生的職務，由於餐飲業事務繁雜，而且新進的菜鳥常常會被指派到最累的工作崗位，他在進入該店沒多久後，就被指派到碳火區顧火、替客人送碳，甚至在工作初期還被內場老員工刁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因為那時候我在收餐，然後我放在水槽裡面的碗，他一看就拎著我的衣領把我拉回去，然後就罵我說這怎麼可以放這樣什麼什麼的…。」(SA1-068)，雖然店長最後有出面調停，但工作操勞加上同事之間相處也不甚和睦的壓力下，Sakura 短短三個星期便辭去了這份工作，但卻也在這種超時加班、壓榨勞動力的工作環境下，21 天內爆瘦將近十公斤，「其實我當時沒有特別想要減肥，但因為工作太操勞，體重從八十幾公斤瞬間掉到七字頭，有點嚇到，想說減掉那麼多公斤就下定決心要減肥，開始戒飲料、餅乾和甜點。」(SA1-046)。

直到變瘦前，Sakura 偶而會暗戀高中、大學班上外型亮眼的男生，但總是因為自己的體態加上無法確認對方的真實性向而只停留在單相思的階段；不過在體態越趨苗條後，本來人緣就不差的他，受到周圍朋友的讚美以及鼓勵，Sakura 開始嘗試用網路的途徑來接觸同志圈，「…算是累積了很多自信吧。那時候我就開始跟朋友用 wootalk，之後我也就是自己下載同志交友軟體，最後就很常用 hornet 這款軟體。」(SA2-018)。

不過 Sakura 也因此身陷在男同志圈內速食的交友文化中，因為本身具有陰柔氣質在頻繁與男同志們接觸的當下，慢慢就開始發現，有某些人是很討厭所謂「娘」的同志。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經驗是，原本與某個網友在網路聊天之中相談甚歡，甚至有互相暗示想要更進一步發生性關係，但是兩人約見面後，對方態度丕變，沒多久就將他打發回家，軟體上也被封鎖了。此後，面對這種一開始就主動表明「拒娘、拒 C」的人，Sakura 便會自行過濾不去認識這類偏好的人，如果在聊天過程中被問到「娘不娘？」，他會回答，「我講話天生娃娃音，或是講話比較溫柔，可是不會說自己聲音很娘，比較婉轉的告訴對方，但有些人沒辦法接受，那就算了。」(SA1-054)。

Sakura 對於男同志圈這樣輕視陰柔氣質的男同志，他有著自己一套看法，他認為目前台灣男同志圈內的主流仍然是「一定要身材很好要有肌肉還有陽光的鄰家男孩類型的，大家應該都愛運動型吧？」(SA1-058)。但是他自己也有觀察

到，對於何謂「娘」或「陰柔」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義跟見解，「我覺得有些人他可能說他拒 C 或是不喜歡娘的那種，但這裡面是有程度還有個人偏好的差異的。像是，有些人很介意動作娘、有些人介意聲音娘、有些人介意打扮太女性化、有些就是他一定要很陽剛的人。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於娘的定義都很不一樣。」(SA2-024)。同時他也認為，現在很多本身氣質跟他一樣的男同志，都會靠著健身試圖讓自己更強壯，來掩飾自己聲音上或是行為上的不足。在嘗試接觸許多男同志的初期 Sakura 是有想要透過刻意的改變隱藏自己的陰柔，「我那時候其實也有刻意講話盡量壓低音頻，可是真的做不來，會很難受感覺快沒有氣了。」(SA1-060)；但是現在的他對於這樣的現象很不以為然，也提到面對同志圈崇尚陽剛、排斥陰柔的現象自己選擇的作法是，「我就是不要肥胖，外表打理好，可能畫點眉毛，痘痘處理一下，穿著好看；喜歡你的人就會來認識你，因為我沒有要崇尚眾人所愛的樣子！」(SA2-028)。

肆、大學後期：初戀至今

一、轉學前：一波三折，戀情終開花結果

最後的階段，Sakura 從大學三年級作為區分一直到現在。在大學三年級時，透過網路認識了初戀男友，兩人交往至今。這段戀情，帶給他非常大的轉變，「我覺得我交了男友之後整个人生大轉彎，因為我以前就是懶惰、不認真、不上進、不好學，其實有被半強迫著去改變自己，那時候也開始準備轉學，也逼著自己多讀點書，真的改變蠻多的。」(SA1-076)。提到他與男友的相處方式，Sakura 認為在這段感情中扮演著一個照顧者的角色。因為男友比較不會打理自己的生活，會這麼願意付出可能是個性上很是受到媽媽很大的影響，會沒有條件的去整頓、去打掃。Sakura 也提到初戀帶給他上活中很大的轉變是他在交往初期就直接與媽媽、姊姊、哥哥出櫃了，他在電話中與家人們講述自己目前的感情狀態，Sakura 的媽媽對於自己兒子是同志這件事情並沒有表現得非常訝異，相反地媽媽這樣對他說，「...我媽一直覺得我是想要當女生。當時在電話中我媽就說『因為你比較女生，你是當女生的那個角色』。...我媽對於性別上有蠻大的誤解，我也沒有想當女生，只是行為舉止不那麼男生，我媽也

說我很女性化，有時候還會叫我小姐很傻眼，不然就是叫我蕭雜某(瘋女人)這種的…。」(SA1-084)。顯然 Sakura 從小到大的陰柔特質，讓媽媽隱隱約約地暗自猜測已久，就只差親口證明這臨門一腳；對於爸爸，Sakura 在一開始便不打算向爸爸出櫃，媽媽也先叫他不要講，至今男友已多次到訪家中，因此 Sakura 認為爸爸很有可能已經知道了，「...因為我爸太大男人主義了，而且思想又非常的古板、傳統…。自從我男友來我家一兩次以後，他就再也沒有跟我講說我未來會娶妻生子之類的。他可能是真的不知道該做出什麼樣的反應吧…。」(SA1-086)。

二、轉學後：同志議題的關懷

在自己的努力之下，Sakura 終於在升大四的暑假轉學到了某國立大學，這件事也讓父母非常高興，因為他從小並不是一個很會念書的孩子。與男友的感情經過爭吵、磨合之下也穩定地發展中。在情感、學業，相繼穩定下來之後，Sakura 便也開始關懷同志族群相關議題，因為以前只是單純地發現自己是個同志，對於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基本上他是沒在關心的；但自從交了男友，然後也剛好是這兩年多，台灣社會對於同志議題的討論越來越多，Sakura 也開始會跟男友出跑一些婚姻平權運動，像是：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婚姻平權音樂會，那算是 Sakura 第一場真的實際去參與的社會運動。

對於台灣目前走向階段性完成婚姻平權的專法，作為一名從小到大都較為陰柔的男同志，Sakura 認為崎嶇的道路不會就此平坦，誠如本篇故事的開頭所述，「...男同志圈裡面仍然還是有很多歧視的現象，我也覺得這很難去改善，只能就一再宣導吧，用教育的方式教大家要尊重包容社會上多元的群體。」(SA1-090)。

伍、Sakura 的故事檢核：藉由訪談重新審視過往經歷

在故事檢核函中，Sakura 審閱完生命故事後，認為還原度有九成七，他認為在訪談中所提供的資訊經由研究者的解讀，雙方認知幾乎是一樣的，僅有少部分用詞程度輕重，也已經溝通修改完畢。

Sakura 在看完自己的生命故事後，所有事蹟都歷歷在目像是跑馬燈一樣。他提到，自己從來沒有好好的想過目前為止的人生經歷，有多少人事物影響著而造就現在的自己，並認為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訪談經驗。

更進一步，Sakura 自我察覺到，原本認為自身的陰柔特質是天生擁有，但可能並不是，很多事情都是前因後果導致自身的陰柔特質。他舉例，像是從小就一直跟在媽媽的身邊，有任何事情也是找媽媽，在他的認知媽媽充滿溫暖及母愛，並把母親當成自己的道德楷模，所以從小就開始模仿媽媽的樣子。而父親在他的眼中就是一個權威性的代表，但他非常排斥這樣子的感覺，曾經目睹父親在家中施暴，以及懲罰對他的各種懲罰都像是在訓練特種軍一樣。

Sakura 談到自己在閱讀求學階段的那段故事，才猛然意識到，其實自己也曾經在身處在一個性霸凌的環境，像是老師對他的玩笑以及同學跟著起鬨自以為幽默的嘲諷他的陰柔特質。他認為，在那個時候對於性別議題並不是那麼開放也不是每個人隨時都會說出口的話題；而現在卻成為大家的家常話，經過這一次的訪談又審視過一遍整個內容，才了解當年在國中時期被理化老師的嘲諷，完全是不合理且荒謬的。

最後，Sakura 提到訪談及看完生命故事後對於台灣男同志圈的看法，他再次提到，像是運動、乾淨、肌肉這些代表都大部分人都較偏好的外表，他同時也認為男同志圈是非常現實的，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但 Sakura 覺得這類的陽剛偏好在同志圈是非常強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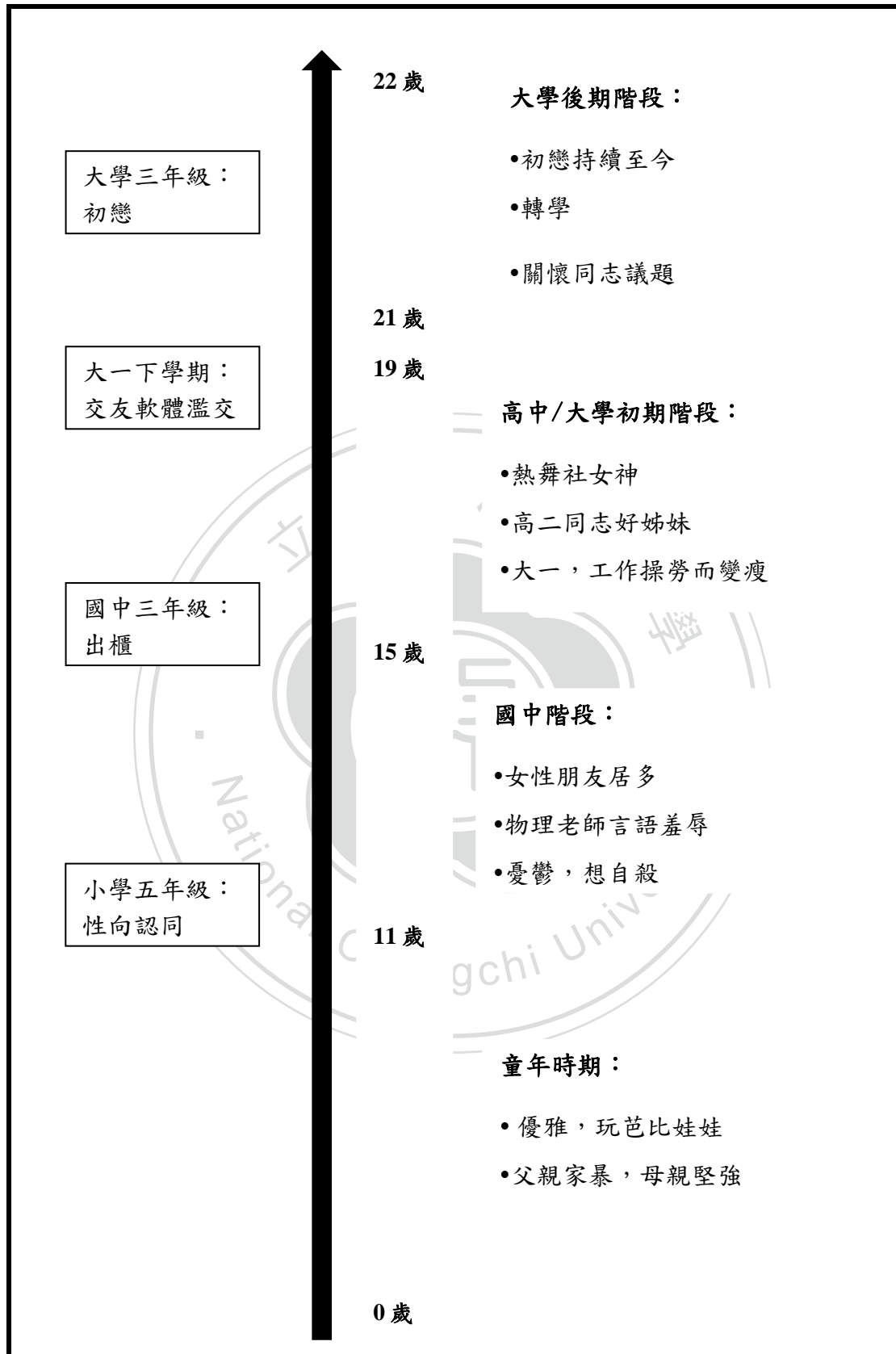


圖 3 Sakura 的生命歷程概念圖

第四節、 Benny 的故事

「…因為本來大家都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人，但我覺得不要攻擊別人就好，可以繼續追求主流或是選擇做你自己。」(BE1-168)

壹、童年時期：愛玩芭比的「三妹」

Benny 是苗栗人，今年二十三歲，家中成員有：父、母、弟，在國中三年級之前一直都是居住在外公家與眾多親戚同住屋簷下是典型的大家庭形態。小時候，家族中唯一的女生是年長他兩歲的大堂姊，同輩小孩中只有 Benny 會跟大堂姊玩，兩人會一起玩芭比娃娃、演公主、偷穿媽媽的高跟鞋、走台步幻想自己是模特兒；弟弟以及其他表堂兄弟們都不曾參與他們之間的遊戲。父母們對於 Benny 這樣的行為，是採柔性勸導的方式，媽媽會叫他不要偷穿高跟鞋，但不至於厲聲斥責；爸爸則是會阻止他玩芭比娃娃，因此年幼的 Benny 潛意識知道爸爸出現的時候不該玩芭比娃娃。

其他親戚則很愛講些風涼話或是對 Benny 開玩笑，小時候當然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但長大之後才知道他們講這些很冒犯。因為 Benny 家同輩的小孩，有兩個女生，大堂姊跟他們住在一起，二堂姊住在台北，然後這些叔叔伯伯們，就會戲稱他為「三妹」；每次逢年過節，全家族大團圓的時候，Benny 就會一直被這樣叫。此外阿公、阿嬤則是一貫地重男輕女，特別偏愛某兩位堂哥，因為他們就是長輩眼中很「正常」的男孩子，兩位堂哥都很會運動、跑步，Benny 也常被要求要跟著堂哥們去運動跑步，但他因為很排斥這類的劇烈運動常常拒絕不去，長輩們經常在他耳唸叨要以哥哥們為榜樣。

童年時期影響 Benny 最深的人就是從小的玩伴大堂姊，跟堂姊玩的那些遊戲，對當時的他而言是比較開心，也因為兩人小時候無時無刻膩在一起，到現在感情依然很好，之後人生但凡有任何重大決定大堂姊都是他最重要的諮詢對象。

貳、國小時期：性別意識萌芽

一、國小低年級：愛跟女生成群結隊去看躲避球校隊

Benny 國小低年級的時候，朋友都是以女生為主，那時很喜歡跟班上女生討論男生，下課時他們就會三五成群地去操場看躲避球校隊練習。Benny 覺得同齡的男生很難聊天，他們只想要玩耍、打球，但他就是不喜歡做那些事情，他只喜歡在一旁看其他男生打球或運動。小學低年級的階段，Benny 覺得整體而言就是和樂融融，同學不會因為他身邊都是女生朋友，然後就有什麼不友善的行為，他偶而也還是會去跟那些男生玩。

二、國小中高年級：性向確認，不在乎男生排擠

國小三年級算是 Benny 人生中很重要的轉捩點。那時候開始有上健康教育的課，當時健教老師有解釋同性戀是什麼意思，這位老師在教學上不帶批評很客觀的講解。回想起來，Benny 覺得當時這位健教老師非常專業，都不會拒絕教其他老師認為很敏感會跳過不教的部分，舉凡射精、勃起等。在老師介紹同性戀這個名詞，Benny 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且內心是相當的澎湃，「…當下就覺得，原來這個就是在講我！」(BE1-040)。Benny 在小三之前對於自己的一切行為都是沒有疑惑的，也不會覺得自己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但是到小三之後知道同志的概念，有種更加認識自己的感覺。對於在小學三年級就認識到自己的性向，Benny 沒有任何內心的掙扎，很幸運的是，他遇到一個不會挑課程上的健教老師，幫助他在往後的人生中免除掉很多疑惑，「…好的老師對於學生真的非常有影響，好的教育也是；所以我到現在真心覺得，學校一定要教這些事情，性平教育真的很重要！」(BE1-044)。另外，Benny 在更加認識自己後，第一個分享的對象就是大堂姊，她那時候小六，Benny 就跟她說今天健教老師就幫他們上同性戀的事情，大堂姊當下可能因對此概念不熟並沒有過多反應。

到了高年級，開始有一些男生開始看 Benny 不順眼，原因是高年級的階段正是很愛分「男生一國、女生一國」，但是異性又會對彼此產生好感，男生就會想要跟女生比較親近，不過相對成熟的女生們也會開始討厭那些行為幼稚的臭男生們。也因為 Benny 都跟女生們很要好，所以開始有些男生看不慣他能

夠跟女生走得近，但這些男生的討厭只停在不把他當成同一國，也沒有言語上或肢體上的霸凌，不過 Benny 其實也沒有很在乎男生們怎麼看待他，因為他本來就不想跟那些男生們當朋友。與童年時期選擇跟大堂姊親近的理由一樣，「…跟女生玩在一起我覺得比較快樂。」(BE1-048)。在 Benny 的印象裡面，學校好像沒有一個跟他一樣表現得比較陰柔的男生，只有他一個，至少他待過的班級裡面只有他，甚至連國中的時候也都是他一個人點鶴立雞群在女生群體裡面。

參、國中時期：無憂無慮，欣賞男同學

Benny 在國一入學新生訓練的時候，就注意到班上有兩個非常帥的男生，他便主動地去認識這兩個男生，三個人也很快變成好朋友。Benny 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國中的家政課時大家各自做料理，其中一個男生(A 男)，竟然親手餵 Benny 吃他做的成品，A 男直接抓起食物來，塞到 Benny 嘴巴裡很認真要餵他吃東西，當下 Benny 感受到無比的甜蜜與滿足。國中三年除了國三分科目跑班以外是沒有分班的，因此 Benny 國中有一群很好的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在團體裡面有些男生比較喜歡欺負很愛講別人八卦的那群女生，當他們要去捉弄那些女生的時候都不會找 Benny 去，因為不想要他惹上麻煩，在小團體裡 Benny 很是被大家照顧。

國三的時候，因為爸媽買了新房子便搬出阿公家了，不過都是在苗栗，只是新家比較靠近市區，跟親戚的關係還是相當緊密，大堂姐之後也到台中讀書了但兩人感情依然是非常好。在國中時期爸媽就有試探性地詢問有沒有喜歡的對象？但 Benny 都是我以要認真念書為由草草帶過，爸媽會詢問也是認為不要太早有感情關係，所以也沒在這件事情上面多做文章。

對 Benny 而言，整個國中都是一個很正面很開心的階段。更幸運的是，從他們這屆就開始逐步實施免試入學，所以 Benny 很早就知道自己能念哪一間高中了，他交好的 A 男也申請到同樣的高中。

肆、高中時期：經歷異男忘，結識 Sakura

一、高中初期：高一格格不入，暗戀異男好友

Benny 的高一生活並不順遂，跟班上的大部分人甚至連女生都聊不太來。由於高一的班級從入學開始小團體林立，加上他又沒有隸屬於任何小團體，造成 Benny 高一處於人際疏離的狀態。Benny 之所以無法跟高一班上的女生打成一片，原因在於她們很難聊，又很愛在那邊講他人的八卦、閒話，Benny 很無法忍受這樣編造虛擬故事的行為，於是就沒有跟這群女生很好。

反而 Benny 跟另一個也是一樣班上邊緣人的男生(B 男)比較好。B 男長得又帥又高，加上又很聰明，所以 Benny 很崇拜他。對方數學比較好，然後 Benny 英文好所以兩人時常相互補習，漸漸地 Benny 發現自己喜歡上了這個孤僻的男孩。兩人在高一的好交情直接影響到 Benny 高二分組的選擇，當時受到 B 男的影響才選自然組，但是 Benny 比較想去社會組，不知是偶然還是命運安排，他最後竟然跟 B 男再度同班。強撐了一學期 Benny 發現實在無法在自然組生存下去，物理跟數學的難度讓他無法負荷所以他二下就決定轉組。

B 男相當難過 Benny 做出轉組的決定，於是趁寒假時約 Benny 去騎腳踏車。Benny 是個不喜歡做激烈運動平常很少騎腳踏車的人，但為了 B 男便答應了這個邀約。騎腳踏車當天 Benny 先到 B 男家會合，當時家都沒人，B 男來應門一副就是剛睡醒的樣子，然後完全還沒準備，便就說他先上去換衣服，Benny 就在樓下等。過了一陣子 B 男就呼喚 Benny 上樓，他半裸著上身只穿著內褲，Benny 看到一陣害羞就尷尬地笑罵著問他為什麼不趕快準備就能出門了，B 男只是自顧自地整理他的書桌，過了一會兒，B 男問他可以幫他穿衣服嗎？Benny 受寵若驚，還是笑罵地叫他自己穿，自己則默默地坐回他床邊，B 男在穿上衣服後也靠了過來，順勢就把 Benny 壓下去然後兩人面對面擁抱著，Benny 當下極度緊張，身體僵硬的像塊木頭，過了一陣子兩人就像沒事似的起身出門騎腳踏車完成這次旅程。Benny 回想起來感嘆地說道，「…他之後就有交女朋友了，但我隱約覺得他可能是雙性戀吧。」(BE1-048)，這段純純的暗戀隨著 Benny 轉班、B 男交女朋友而告終，不過兩人至今仍是好朋友。

二、高中後期：結盟同志好姊妹 Sakura

轉去社會組班級後，Benny 馬上在新班級結識了 Sakura，因為兩人都是同志使得兩人迅速結為好友。在新班級，Benny 感受到班級氣氛很好，沒有什

麼小團體；最主要就分成三大團，女生加 Benny 跟 Sakura、男生一團、剩下的那時候班上都稱他們 F6(邊緣人團體)。很有趣的是，F6 這一團不是被班上排擠才變成一團的，她們本身就有相同的愛好，很喜歡日本文化、動漫等，作風也很日式，例如，她們會在午餐時間互稱對方名字中的一個字，然後叫很大聲。雖然當時大家都會議論她們的行為甚至暗自嘲笑，但 Benny 現在有不同的想法，「…她們那六個人，雖然在當下被當成很奇怪的一群人，但她們真的非常做自己！我們都沒辦法這樣放開。」(BE1-076)。

與 Sakura 相認的經歷也令 Benny 印象深刻，有次兩人一起去上廁所，就閒聊，聊著聊著也就彼此出櫃了。Benny 說，「…我大概第一天進他們班我就知道他(Sakura)一定也是 Gay，因為聲音阿行為舉止各方面都跟我差不多。當然在自己的心境上面就覺得，終於有一個人可以懂我在想什麼了。」(BE1-076)。因為 Benny 跟 Sakura 太好了，總是有聊不完的天，然後兩個人的聲音又很吵、笑聲又尖銳高亢，所以班導師就決定不讓他們兩個坐在附近，就算是抽籤抽到也會被刻意隔開，只能利用下課十分鐘趕快講一講。高中時候的老師也都蠻和善的，兩人上大學之後也都固定每年會回去高中找老師敘舊，其實新班的班導對於兩人的性向都是知情的，但是 Benny 沒有主動在老師面前提，老師也就會尊重他的意願，像 Sakura 就會主動分享自己的感情狀況給老師聽。

高三是 Benny 思考人生方向的重要轉捩點。在出櫃的部分，跟 Sakura 結識成好友以後，他就不斷思考是不是能跟更多身邊的朋友甚至是家人出櫃？幾經思考，Benny 下定決心就去跟他國中最好的朋友出櫃的這件事情，還有再次去跟大堂姊談論這個話題。國中那位女性好朋友，聽到這個消息，表現得非常驚訝，甚至跟 Benny 說她都沒有察覺到這件事情。然後大堂姊是抱持著替 Benny 擔心的角度，因為她知道 Benny 的父母是比較傳統的，大堂姊替他擔心以後要怎麼面對親朋好友這一塊，畢竟她知情已久對於 Benny 相當支持。

對於 Benny 而言，親戚部分有什麼樣的想法他一點都不在乎，最令他牽掛的是父母怎麼樣看待他；這牽涉到另外一件事情，Benny 的舅舅也是一名同志，舅舅跟他男友交往十幾年了，然後他們也都會一起參與家族裡面大大小小的活動，然後 Benny 的媽媽以及其他親戚的說詞都是，「他們兩個是朋友。」(BE1-086)，某一年的過年，Benny 側耳聽見媽媽跟舅舅說，「你們兩個真的要

一直這樣下去嗎？」(BE1-086)，Benny 感覺媽媽的語氣是沒有很認同他們在一起。Benny 跟舅舅自始至終也沒有談論過雙方性向的事情，但兩人應是心照不宣，反而有跟舅舅的男朋友有過類似的對話，某次家族一起去泰國玩，然後他們兩個也有去，他(舅舅的男友)就 Benny 跟說，「前面就是泰國著名的同志街，我們以後自助旅行可以一起去。」(BE1-088)。

在選擇大學校系的部分，舅舅的男友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力。現在是正式護理師的 Benny 其實一開始對護理完全沒有興趣，他最想念的科系是外文系。Benny 曾經在高中健教課的影片中看到血，就馬上舉手跟老師說要去保健室。但是家裡百般的阻撓不讓他選填外文系，覺得出來會沒工作，媽媽甚至出動舅舅以及他的男友，還請舅舅一個讀輔大外文的朋友打電話給他，然後跟他說讀外文真的很難找工作...諸如此類；舅舅的男友是護理師，便接續來說服 Benny，所以最終他就被說服了。讀完這四年，其實心態也還是跟當初差不多，不排斥但沒有到很喜歡。

伍、大學初期：頻繁接觸同志圈，短暫的初戀

Benny 就讀護理系，是個男女比例懸殊的系所。入學時就知道男生很少，約莫 10 個左右，班上加他共有三個同志，剛好 Benny 與其中一個同志(C 男)宿舍同房，所以跟 C 男變成姊妹的關係。Benny 開始頻繁的接觸其他同志，C 男扮演很大的推手，舉凡同志交友軟體的使用、到高雄的陽光酷兒中心參加活動都是 C 男一手促成。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兩個人很常一起騎車到高雄陽光酷兒中心，在那邊大家都是坐在一個空間，然後聚集在一起聊天算是一個可以認識其他同志朋友的場合，機構會時常舉辦一些活動，比如：講座、算塔羅牌、玩桌遊等，在那個空間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有身材好的也有普通的，大家聊得還蠻開心的，大家甚至會一起煮火鍋。不過 Benny 大二開始參與系學會後，就沒有時間再去了。

C 男也強烈建議 Benny 使用同志交友軟體才能找到心儀的對象。初次使用軟體的 Benny 覺得上面很多帥哥，然後第一個聊天的對象是系上的一個學長(D 男)，但他是二技部的，聊一聊才知道他們不但同校且還是同系的學長。網路聊天了一陣子後便約出來吃飯，吃完飯後要去牽機車，D 男就停下來親了

Benny，奪走了他的初吻，而且當下兩人還根本沒有在一起，這讓 Benny 措手不及但當下只能無奈接受。不過大二的時候忙於社交也沒有特別想要談戀愛的衝動，後來 D 男畢業了，兩人也就不了了之。

在使用交友軟體的時候，Benny 也有遭遇過不好的經驗，比如說聊一聊看到他的臉，或是聽到聲音，甚至見過面之後隨即被封鎖的情況。另外有個比較令他印象深刻的約會性騷擾經驗是，同樣在軟體上跟一名網友(E 男)要約出去吃飯看電影，不過 E 男並沒有放上露臉的照片在交友軟體的個人資料中，Benny 便要求他赴約前傳一張照片，E 男便傳了一張極度模糊的照片來，之後 Benny 也作罷赴約了，果不其然 E 男完全不是 Benny 心中的理想型，對方蓬頭垢面且身材擁腫，但本於友善 Benny 沒有轉身就走，強忍著失落的情緒陪 E 男看電影，在看電影的時候 E 男一直試圖要牽他的手，Benny 當下把手移開而且握拳，E 男屢試不爽硬要把他的手扒開；Benny 當時很想要假借去上廁所，然後直接騎車走人，可是他覺得這樣是對 E 男的一種傷害，還是免強把電影看完，結束了這場噩夢。

經過了幾次與網友的見面以及嘗試，Benny 也更謹慎地過濾他想要認識的人，在大二時透過軟體，正式交往了第一任男友(F 男)。彼此先是網路聊天了兩個月才約見面，兩人第一次見面後沒幾天便在一起，F 男是台南人在桃園讀書，兩人開始了遠距離戀愛，但在一起的時間僅三個月便分手收場。Benny 是這樣形容 F 男的，「…對方是一個很黏我的人，然後他外表就是高高的，也是比較 MAN 的那種。」(BE1-106)，Benny 透露他的第一段感情很沒有初戀的感覺，因為 F 男都在桃園，實際見面次數屈指可數，生活中好似沒有這個人的存在；反而 F 男控制慾較強，他不是屬於很愛社交的那種人，所以他每次下課回宿舍，然後打電話查勤 Benny，甚至一度規定 Benny 晚上七點前要到租屋處，這樣的行為讓愛與朋友玩樂、社交的 Benny 非常無奈。兩人分手的引爆點便是交往將近三個月後 F 男態度丕變，原本每個晚上都要視訊的兩人，到分手前一周幾乎是毫無通話的，僅有通訊軟體簡短的對談，這樣怪異的行徑觸動的 Benny 的第六感，雖然 F 男有簡短交代他這陣子很忙，但 Benny 還是認為其中必有蹊蹺；Benny 連播了好幾次電話，終於接通了，逼問 F 男是不是外遇，但對方死不承認，在兩人毫無交集、遠距離使 Benny 心力交瘁的情況下，Benny

提出了分手，對方也毫無挽留地直接答應了。Benny 當下是哭得很淒慘，Sakura 還特地南下陪伴他。經歷了短暫的初戀，Benny 體悟到下一段戀愛不會再選擇遠距離，然後必須更確定自己是想要跟這個人在一起，才會真的更進一步交往。

陸、大學後期至出社會：面對社會的不友善，努力倡議著

護理系學生在正式考取護理師執照開始工作前，必須經過多次實習，累積職場經驗。Benny 有過多次醫院實習經驗，在實習的過程中很少遇到學長姊或是醫院同仁刁難、欺負的情況，「…因為前面也一定很多學長也是跟我同樣路線(具有陰柔特質)，所以我覺得老師一定都習以為常了！」(BE1-154)；但在大四實習期間，曾經遇過別的单位的老師公然在實習教學的過程中歧視同志的言論，那位老師不斷強調：「這個世界上就是要陰陽調和。」(BE1-154)，大肆批評同性婚姻以及認為同志仍是一種精神疾病。Benny 聽到這些言論甚感荒謬，他覺得一個精神科專業的老師不應該說出這樣違背事實的話語，但礙於不是自己單位的指導老師也投訴無門。

在普羅大眾心中，對於護理師仍然有根深柢固的刻板印象，這點 Benny 感觸良多。在醫院裡一些住院中的阿姨會很排斥讓 Benny 或是其他男性護理人員幫她們導尿，但是護理師學姊就會帶著 Benny 去教育有這種觀念的阿姨們，跟她們說，「阿姨，妳不能再這個樣子，以後的男護理師只會越來越多，妳被照顧的時候不能選擇照顧的護理師是男是女。」(BE1-158)。Benny 強調，護理師們不能選擇自己想要照顧的病患，什麼病患都要照顧，因此病患也不能指定特定性別的護理師來照顧。

去年底地方大選綁公投時，Benny 時常在臉書以及各大社交網站上發文呼籲審慎投下公投票的重要性，尤其是性平教育令他最為重視，作為一個曾經因陰柔的性別特質遭受排擠，但在國小的時候遇到不恥於教授性別相關的知識的健教老師，對 Benny 而言這是極其重要的事情，面對親朋好友他的態度都非常堅決。Benny 特地從南部返鄉投票，也極力地與家人解釋公投到底事怎麼一回事。Benny 在那幾天看到媽媽手機裡的群組，充斥著大量護家盟瘋傳的假消息，面對護家盟的說辭 Benny 極有耐心向爸媽一一澄清。即使公投結果不如預

期，反同方大勝，Benny 仍不氣餒在同婚專法通過前一再地與家人溝通。值得開心的是，弟弟始終是站在 Benny 這裡的，因為媽媽很愛關心 Benny 到底有沒有交女朋友或是到底是不是喜歡男生？媽媽就會旁敲側擊，甚至跑去問弟弟說：「哥哥是不是喜歡男生？」，弟弟總是回答：「又沒關係。如果是的話又不會怎麼樣。」至今 Benny 還是沒有對父母正式出櫃。

時間到了 2019 年，同婚專法過關，階段性的目標已然達成，面對現在的台灣男同志圈，Benny 是這樣看待的，「...(同志圈內)比較主流的當然還是那些身材很好的人，尤其像是那些 IG 這麼多網紅。可是我覺得這樣也沒有不好，因為本來大家都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人，但我覺得不要攻擊別人就好，」(BE1-158)。Benny 認為男同志圈內對於特定族群、精壯身材的偏好是每個人偏好的選擇，在經歷初戀分手後，Benny 曾經也有一度想要把身材變好，持續運動了一陣子後來因實習工作忙碌便暫停；Benny 覺得如果透過自己身材變好，自己會更喜歡自己，這樣的調整不一定全然是為了追求主流，能讓自己以最舒適的狀態活得開心才是最重要的。

柒、Benny 的故事檢核：更加堅持性別平等教育

Benny 在閱讀完生命故事後給予筆者十分大的鼓勵，他認為筆者幾乎百分之百還原了他想表達的內容且字遣詞也很平易近人。

在檢核函中 Benny 也抒發了自己的心得。他寫道，透過研究者完整的論述，他又更認識自己，有一些忘記的感動，看完文章後那股感動又再度浮現，覺得這個感覺很棒，尤其是高中時期的自己，無論是與男同學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悸動，或是與 Sakura 的相知相惜，都讓他覺得高中生活很值得一再回味。整個求學階段，Benny 也覺得自己很幸運，每個階段都有很棒的朋友；長大後才知道，像自己這樣行為舉止較陰柔的男生，在求學過程中很常被欺負，甚至霸凌，也發生不少令人惋惜的事，使 Benny 更加堅持性別平等教育是絕對不能被拿掉的，透過教育才有機會讓學生認識不一樣性別氣質的人，藉此尊重每個人的不一樣，同學間就不會因為不熟悉、不理解，或是上網找到一些不客觀的資料，進而對亂貼標籤、欺負他人。

Benny 最後有提到，這幾年他都有慢慢的在教育家人，讓他們更認識同性戀、各式各樣不同性別氣質的人，雖然家人的接受度還是不高，但 Benny 覺得溝通很重要，所以他不厭其煩的一直跟他們傳達正確觀念；Benny 相信至少他這麼做，在他出櫃後對家人的傷害才能降到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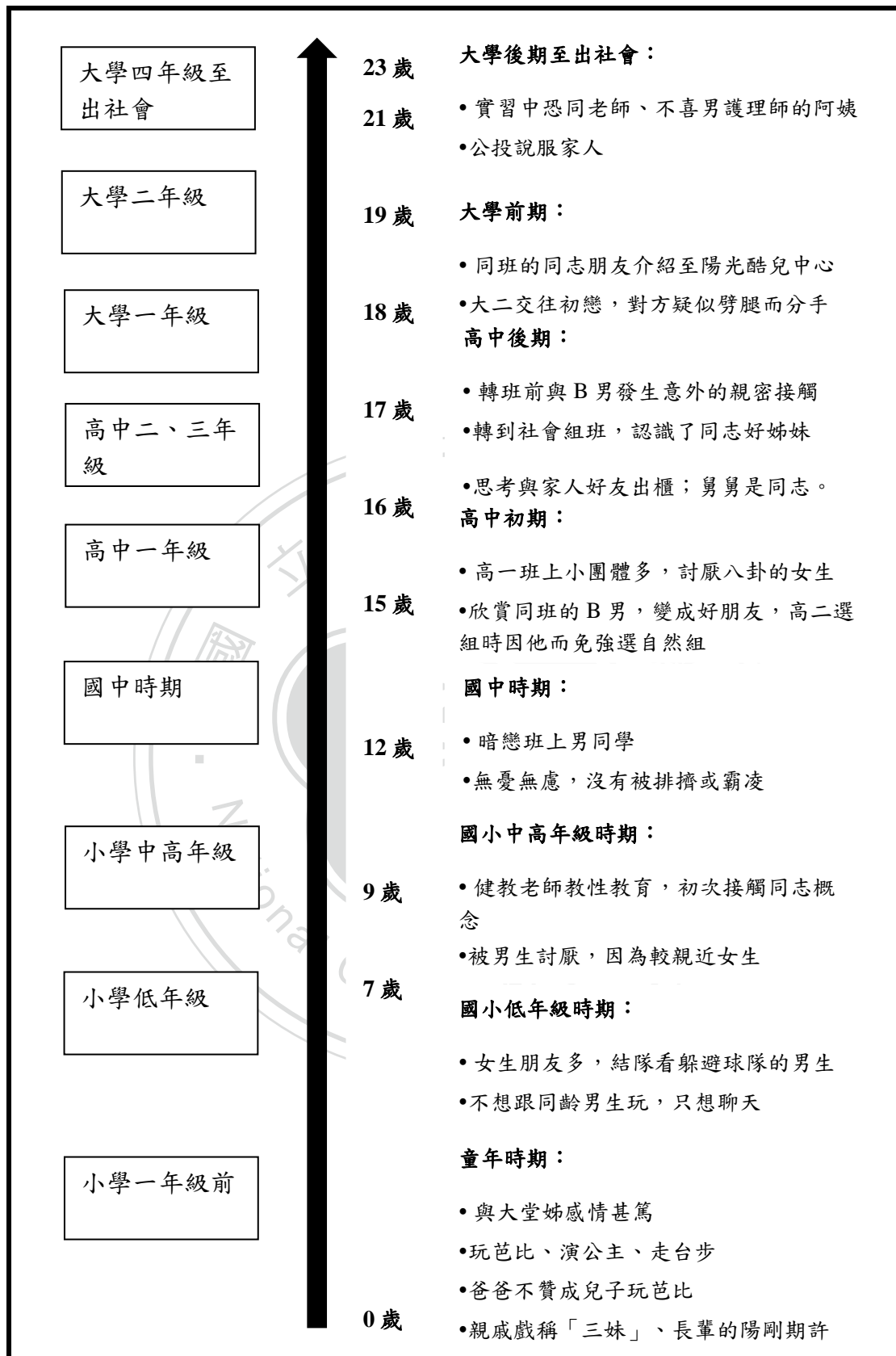


圖 4 Benny 的生命歷程概念圖

第五章、 生命故事分析

細細閱讀完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後，本章將交叉分析及比較四位受訪者生命故事中的異同，並且與現有學術理論及文獻進行對話，試圖回應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本章將會分為四個小節：「性向及出櫃」、「無處不在的陽剛霸權」、「他們如何運用陰柔特質：關於(不)抵抗策略」、「未來展望：關於台灣男同志圈」，以此四節來探討年齡相仿、性別氣質相似，生命經驗卻大相逕庭的四個生命故事。

第一節、 性認同及出櫃

本節將四位具陰柔特質男同志的生命故事進行綜合討論，首先將會以 Cass 的「性認同形成模式」為基礎，梳理出四位受訪者在人生各階段的性認同，並且探究驅使各階段演進的重要他者；再者，透過四位受訪者的訪談及建立生命故事替代文本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陰柔特質男同志的出櫃歷程往往相對平和。

壹、 受訪者的性認同階段及重要他者 (significant other)

根據 Cass(1979)的「性認同形成模式」個體在自我覺察自身之性向後產生的行為可以區分為六個階段，分別為：認同困惑期、認同比較期、認同容忍期、認同接納期、認同巔峰期、認同結合期。但是本研究的四位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在自我覺察的歷程中，皆沒有經歷「認同困惑期」、「認同比較期」這兩個階段對於自身性傾向認同的混沌與不安，而直接進入到「認同容忍期」甚至是「認同巔峰期」。

以 Zhang 為例，在高中進入男校後與一群男同學打鬧成為好友，漸漸地對其中一位男生產生好感兩人進而交往，在確定喜歡上男生與接納自己的性傾向，Zhang 的反應既直接又正面，但礙於當時兩人關係是無法見光的且選擇不對身邊的親朋好友訴說，因此 Zhang 的性認同形成一開始只在「認同容忍期」也就是對同志自我形象是寬容但並非全然接受的。

「…其實對我而言好像沒有太大的感覺，我只覺得沒什麼，不會有為什麼我會喜歡男生的疑問在，好像是我天生下來就是要跟男生在一起。」(ZH1-024)

「(研究者問)所以你內心沒有掙扎過?(Zhang回答)不會阿。」(ZH1-025~026)

「…(我們)很像地下情人一樣，是不能浮出檯面的，所以高中時期，可能應該有人知道，但他們沒有講出來…。」(ZH1-054)

再以 Sebastian、Sakura、Benny 三人的生命故事為例，三人皆在國小階段非常早就自我覺察到自己對男性、男體有興趣，進而透過媒體、同儕、老師接觸到同志的相關概念，並且確認自身性傾向，過程中三人並無任何自我掙扎，取而代之的是對自己更進一步了解抑或是豁然開朗的愉悅感。三人幾乎越過了「性認同形成模式」的前三個階段，初了解自身性傾向後便來到了第四階段「認同接納期」；與 Cass 理論相互呼應的部分在於，即使三人迅速地接納了自己的同志認同，但是面對較為反對同志的情況仍需要繼續維持一個假裝異性戀的策略。三位受訪者也分別因為進入大學、身材變好等因素，進入「認同巔峰期」，也同時因為從 2016 年以來的婚姻平權運動，對於社會上同志議題有更多理解並且實際參與而進入了「認同結合期」。基本上三位受訪者的性認同軌跡相似程度較高。

「…大概在國小中低年級的時候，電視上會出現打赤膊的男明星，我就會覺得很好看…。」(SB1-036)

「…在小五的時候，男生他坐(教室)比較後面，他就會露出他的屌(指男性生殖器)在那邊玩，然後偶然就被我看到；當下我的感覺是既好奇又感興趣。…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是我漸漸確認自己性向關鍵點。」(SA1-002)

「…小三時候的這位健教老師就是跟我們解釋同性戀這個是什麼意思，…我一聽到就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就覺得原來這個就是在講我…。我覺得小三這一年應該是我人生之中的關鍵吧！」(BE1-040)

最後，根據心理學家 Sullivan(1953)的概念，這些在個體生命中扮演極大影響力的角色稱為「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在受訪者的生命經驗中這些重要他者也確實形塑著自身的性認同；具陰柔特質男同志的重要他者通常是父母、同儕、伴侶，他們對一個人的行為和自尊有很大的影響。

對於 Zhang 而言影響到他最深的便是初戀男友，兩人從高中初識的甜蜜走向大學後期慘遭二度劈腿(女性)的決裂，對於當時人際封閉以感情為中心的他帶來不小的衝擊。心境上，Zhang 由一開始的痛苦與不解，隨著時間咀嚼消化傷痛，轉為正向感謝這段苦痛的人生，自身的性認同也漸漸從「認同容忍期」移往「認同接納期」。

「…我剛開始非常恨他，連見到一面都不想那種，但後來沉澱下來自己思索，也就不恨了，甚至到現在還很感激他…。」(ZH1-108)

對於 Sebastian 來說，生命中影響最大被他形容為「貴人」是國中時期的班導師。這位老師幾乎是多方面地給予當時的 Sebastian 直接地幫助，在國一時就直接遏止了取綽號的歪風、在 Sebastian 為了暗戀班上同學而神情低落，老師便提供民俗療法的幫助、Sebastian 與家人出櫃時老師也在旁對父母解釋說明。

「…『娘泡』、『人妖』這些綽號在國中就慢慢消失不見，因為國中的班導不喜歡同學彼此之間用這樣的詞語去取綽號，會出來制止這樣的行為…。」(SB1-034)

「…班導帶著父母和我去見那位師傅，他除了會刮痧整骨外，也有陰陽眼會收驚，後來幫我家處理了很多事，所以深得父母信賴；他得知出櫃這件事後也向我父母循循善誘…。」(SBc-006)

Sakura 的重要他者，則是有母親及現任男友。Sakura 曾多次表述媽媽在他心目中重要的位置，因為小時候家裡的境遇以及在學校遭受老師欺侮都是媽媽堅強的身影擋在他前面保護著他。

「…看到媽媽那麼堅強，讓我也很想成為媽媽這樣保護家人的人。」(SA1-010)

現任男友的出現以及兩人交往的過程，則是讓 Sakura 的性認同直接進入「認同巔峰期」以及「認同結合期」，兩人在婚姻平權運動期間都保持密切關注甚至走上街頭抗爭。

「我覺得我交了男友之後整个人生大轉變，…其實有被半強迫著去改變自己，但真的改變蠻多的。」(SA1-076)

「…自從交了男友，然後也剛好是這兩三年，台灣社會對於同志議題的討論越來越多，我也開始會跟男友出跑一些婚姻平權運動…。」(SA1-088)

Benny 最直接的重要他者是自幼一起長大的大堂姊，還有在高中二年級時結識的同志好姊妹 Sakura。從小學三年級透過健教老師意識到自己是同志，Benny 第一個訴說的對象便是大堂姊。此後，Benny 舉凡遇到情感上的鍾意或是失意，任何不敢或無法對家人講述的事情，都會去徵詢大堂姊的意見。

「…我回家就立刻跟我堂姊講，她那時候小六，我就跟她說今天健教老師就幫我們上同性戀的事情，然後她當下是沒什麼反應，因為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吧，也就很敷衍回答我這樣。」(BE1-042)

Benny 的第一位同志好姊妹 Sakura，在高中之後的人生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彼此熟識兩人常常互相吐露心事，加上性向相同、性別氣質相近，兩人所遭遇的煩惱同質性高，因此往往都能給予彼此實用性高的意見。兩人對彼此的評價也都一致地非常的高。

「…我大概第一天進他們班我就知道他(Sakura)一定也是Gay，因為聲音阿行為舉止各方面都跟我差不多。當然在自己的心境上面就覺得，終於有一個人可以懂我在想什麼了。」(BE1-078)

「…他(Benny)算是我第一個同志朋友，真的是第一個真心在交朋友的人，有他來我們班之後，我整個就很開心找到知音的感覺。」(SA1-036)

綜上，可以發現本研究中的四位受訪者在性認同的歷程中，以近乎三級跳的程度快速建立起對自身的性傾向認同；甚至在國小階段就意識到自身性傾向或是對男生的遐思。至於何以本研究中四位受訪者能夠快速且近乎毫不掙扎地就建立起自身的性傾向認同？本研究認為：極早認知性向、重要他者的支持與引導，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本研究也與鍾仁惟（2013）的研究個案呈現相同的情況，也就是受訪者皆未對自身性向產生質疑或是疑惑，此點也證實同志的性認同有極大的可能並非線性發展也不一定會按照Cass的六個階段一步步前行。

為了能夠更精準解釋本研究受訪者在幼年時期就(隱約)認知到自身性向，本研究參考了Teague(1992)提出的四階段同性戀認同發展歷程中的第一階段「感覺期」(sensitization)指的是許多同志在成年後回想童年，都曾經發生過跳脫出以往傳統性別角色規範下的行為，但礙於學識不足並在當時對自身行為或感受無法進行更深度的思索，一切都要等到青少年時期對性、性向有更進一步的認知，才會將童年經驗與同志概念做連結。綜上，在進行生命故事訪談的期間，受訪者可能因後設的觀點來回顧自身經歷，進而造成了性認同三級跳的結果。

在建立性認同的過程中，生命中的重要他者也扮演著極具影響力的一部分，歸納四位受訪者的重要他者可得出，這類人常為：伴侶、關係親密的親人、師長、同志友人。

下表是統整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以Cass的「性認同形成模式」為基礎彙整出四位受訪者在何時開始經歷過哪階段的性認同，並以下方括號顯示該階段涵蓋的歲數，以及受訪者之重要他者。

階段 受訪者	認同困惑期	認同比較期	認同容忍期	認同接納期	認同巔峰期	認同結合期	重要他者
Zhang	×	×	初戀時期 (15~22 歲)	初戀分手後 (22 歲~至今)	×	×	初戀男友
Sebastian	×	×	×	小學時期 ³³ (9~18 歲)	大學初期 (18~20 歲)	大學後期 (20 歲~至今)	國中班導師
Sakura	×	×	×	小學時期 ³⁴ (11 歲~19 歲)	變瘦後 (19~20 歲)	初戀男友 (20 歲~至今)	媽媽、 現任男友
Benny	×	×	×	小學時期 ³⁵ (9~17 歲)	高中後期 (17~21 歲)	大四後 (21 歲~至今)	大堂姊、 Sakura

表 4 受訪者性認同階段及重要他者表

³³ Sebastian 的感覺期(sensitization)發生在國小低年級，真正接觸到同志相關概念且確認自身性向則是國中時期。

³⁴ Sakura 的感覺期是由小學五年級開始，並在同年開始透過網路接觸到性等相關概念確認自身性向。

³⁵ Benny 在小學三年級透過老師得知同志相關概念後確認自身性向，並以此解釋童年時自己的行為，因此感覺期在童年時期。

貳、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汙名與出櫃狀況

根據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本研究發現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中，最常遭受的汙名標籤及類型是針對其陰柔特質衍生出的言語霸凌，諸如：取綽號、正面言語攻擊，而這樣的情況最常發生在受訪者大學之前的求學階段中。有類似經歷的受訪者包含 Sebastian、Sakura、Benny。Sebastian 在國小高年級轉至新學校後便被新同學冠以「娘炮」、「人妖」等綽號。Sakura 則是在國中時期因聲音尖細二度被師長言語霸凌。Benny 則因小時候與大堂姊感情甚篤，因而被家中長輩取笑為「三妹」。

在實際了解自身的性認同與汙名後，再來要面對的問題便是「現身」、「出櫃」，現身與否同樣地也是受汙名者控制汙名訊息的行為。在探討同志議題時，出櫃是被高頻率提出來探討的主題，Tunnell(2003)等人指出以異性戀規範所建構出的社會主體對於同志的高度汙名，同志僅僅是意識到自身性傾向無疑等同於是經歷創傷(trauma)，在多篇文獻中也一再強調，出櫃是身為一名同志持續一生的歷程，是個體的自我認同以及不斷更替迭代的人事物交織甚至碰撞的動態實踐過程（畢恆達，2003；Greenan Ed. D. et al., 2003；蘇准霆，2015；劉安真，2017）。

藉由本研究四位受訪者，可以發現出櫃對象以及優先順序與蘇准霆（2015）的研究相似，本研究歸納出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通常最先出櫃的對象的順序是（女性）友人、（女性）手足、母親最後才是父親。同時也發現，即便四位受訪者年齡相當、性別氣質相近，但誠如張正學（2003）所述，不同個體的生命經驗，出櫃及認同的過程不一而足，有的很艱辛，有的卻很順利，但這就是同志主體多樣性的展現。以下將會分析本研究四位受訪者的出櫃歷程並參考蘇准霆的出櫃優先順序分類，分為：朋友、同輩親戚及手足、父母。

一、與朋友間的出櫃

通常同志在意識到自身性傾向時除了選擇隱埋在心底之外，優先出櫃的對象常為同輩的朋友，黃思郁（2018）等人的研究指出男同志的社會支持網絡，朋友所佔的比例遠高於家庭成員。在本研究中分別有三位受訪者Zhang、Sebastian、Sakura，人生中除了另一半以外首位出櫃對象是朋友，且多為女性友人；Benny 則是在歷經與大堂姊出櫃相認後，才進而與朋友開始出櫃。

Zhang 由於不喜歡對自身性向多做解釋，加上與初戀男友約定保持低調，因此直到大學畢業出了社會以後，才陸續向好友們出櫃；Sebastian 是國中時期在暗戀班上男生之時，就選擇與當時友好的女性友人出櫃；Sakura 則是國中時期面對師長的嘲弄，自身壓力不堪負荷選擇向國中的好姊妹們出櫃。Benny 首個出櫃的朋友是 Sakura，也因為與 Sakura 的出櫃進而促使 Benny 與其他要好的友人出櫃。

「…我有天去問他們，你們知道XXX是我男友嗎？沒想到他們都知道，但卻選擇等我主動開口告訴他們，就只有我以為他們都不知道，我當下其實還蠻感動的…。」(ZH1-090)

「…那時候就發現自己好像真的喜歡這個轉學生，然後我某天放學回家，就在家裡想很久，然後晚上的時候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找人傾訴，我就傳簡訊給我當時的女生好朋友想要講這件事情…。」(SB1-040)

「…我就在國三時選擇跟我一位最要好的女生好朋友出櫃，我算是很晚才跟她講的，因為國中時期好像對於這方面的事情有點害羞…。」(SA1-026)

「…那時候我跟Sakura相認之後，我就不斷思考自己是不是能跟更多身邊的朋友甚至是家人講這件事情。…國中那位女性好朋友，我覺得還蠻荒謬的，她表現得非常驚訝，甚至跟我說她認識我那麼久都沒有察覺到這件事情，應該是說她是比較傻大姐的類型啦。…。」(BE1-084)

小結以上，可知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身邊的朋友常以女性友人為主，這也讓他們在第一時間欲出櫃的對象是身邊最親暱的女性友人，而在本研究的諸位受訪者中，他們也皆能從與朋友出櫃的過程中得到相當程度的支持。

二、與同輩親戚及手足間的出櫃

周采潔（2010）的研究指出若青少年男同志向手足出櫃，獲得正向支持與鼓勵，可能鬆動原先排斥向父母出櫃的想法；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有特別提出與同輩親戚或手足出櫃經驗的有 Benny 與 Zhang，兩人也皆在同輩親戚或手足間獲取支持的量能，更進一步向長輩或父母進行觀念上的溝通甚至出櫃。

Benny 首次出櫃的對象是從小到大感情極佳的大堂姊，誠如本研究上文所提到的，身為 Benny 重要他者的大堂姊，在他成長過程中面對各種難題無論是否能一同解決與否，大堂姊總是扮演著諮詢、陪伴的角色；而 Benny 與弟弟的出櫃過程雖未詳細提及，但在弟弟得知 Benny 性向後也是大表支持，甚至在面對媽媽的試探性詢問，弟弟也毫不猶豫地為 Benny 辯護。

「…有！然後我弟從小到大就已經被我教育的非常好，他對同志非常友善，雖然他非常的陽剛。…我媽就很愛問我到底有沒有交女朋友或是到底是不是喜歡男生？我弟就跟媽媽說：『又沒關係。』」（BE1-162~164）

Zhang 則是在陸續與朋友出櫃後，家人部分先與從小到大感情較好的妹妹出櫃。妹妹甚至有跟當時的第二任男友三人同遊台北，可見兄妹二人感情極佳，且在與媽媽出櫃之時，也是妹妹陪伴在側。

「…大概大學畢業當兵前，就跟家裡妹妹出櫃了，她還見過我第二任一起去台北玩…。」（ZH1-264）

小結以上，不難發現同志極渴望得到他人的支持與瞭解，並有至親手足能夠分擔自己承受各種壓力（駱芳美，2017）；面對家人，往往是同志最難解的一題，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可以發現，即使做好與家人出櫃的心理準備，受訪者們往往會傾向選擇先與同輩親戚或手足出櫃，先獲得家中的一股支持力量後，再對父母或其他長輩們出櫃。

三、與父母的出櫃

在同志出櫃議題上，「與父母出櫃」某種程度成為大部分同志心中的夢魘。父母成為同志出櫃對象最難以啟齒的因素有：傳統社會傳宗接代的使命、擔心衝擊太大父母無法接受、害怕打破家庭和諧等（周佑儒，2007）。

本次研究中的四位受訪者均有害怕與父母出櫃情形發生，父母的出櫃順位都是在非常後面，甚至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被發現」才會願意面對；特別是其中有二位受訪者 Zhang、Sakura 他們選擇主動出櫃的對象都是母親，且二位受訪者的父親至今為止都尚未被主動出櫃，關於父親在諸位受訪者生命經驗中扮演何種角色，將會在下個小節進行討論。

而 Sebastian 是在國中時期，父母經由班導師的告知，得知他的性傾向，但當下父母的反應卻認為這是假性且可矯正的。Benny 則是到目前為止尚未主動對父母出櫃，但他認為家人心中對於自己是同志這件事情已經心照不宣。

「…媽媽的話是自己發現的，媽媽最主要還是關心我是否快樂，他選擇不支持也不反對啦；然後媽媽是希望我把我的同志身分，當成一個秘密別讓爸爸知道。」(ZH1-264)

「…在我轉學之前，跟我媽正式的出櫃，是用打電話的方式。其實我媽心裡就有底了，雖然她沒有嚇到，但其實那個時間點是很突然的，沒有前因就突然打電話給我媽講。」(SA1-082)

「…我爸媽就是一個鸵鳥心態吧，就覺得是假性的，長大以後就會改變了，現在先不要想那麼多。」(SB1-060)

「…一直很想要當面跟我媽講我是同志這件事情，其實家人多少都會猜，也多少心裡都有底了，這其中的差別在於，我有沒有親口去證實它。」(BE1-090)

在已經親口告知母親的 Zhang、Sakura，二位受訪者描述的過程中，並沒有顯著的衝突場面，從母親方得到的回應多半是出於媽媽對子女身為同志的擔憂

與關心；在Sebastian與Benny這兩位受訪者，也，父母在接受到或是暗自猜想、旁敲側擊地打探兒子的性傾向時，常以裝聾作啞的鸵鳥心態，試圖化解彼此間的尷尬。

小結以上，家應該是要提供人們安全感與舒適，是一個人與親友情感交流的場域，但同志們往往基於上述種種因素在出櫃議題上的距離與父母相隔甚遠；在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身上，父母可能經由從小到大觀察兒子的行為、交友狀況、偏好等，來猜想他的性傾向，這在Sakura與Benny兩位受訪者的生命經驗裡最為明顯，父母(尤其是母親)在被出櫃之時其實早已心裡有底，這其中的差別便是受訪者有無主動告知。



第二節、 無處不在的陽剛霸權

本節將以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為基礎，解析他們的生命故事中所經歷過的陽剛霸權，並進行個案間的交叉探討以及與現有理論對話。方剛（2009）提出以情境、符號以及主體位置的相關理論研究男性氣質，他認為符號是在社會實踐中建構出來的，社會的建構實質上等同於符號的建構，不過受訪者在符號中確定主體位置的過程是具有能動性的。本研究將融合過去研究對於分析陽剛霸權(抑或是男性氣質)的分類(Hart M et al., 1978；葉在庭，2001；陳震齊，2006；方剛，2009)，並且依照本研究受訪者提供的生命故事，歸納出四種重要的情境，即：家庭情境、學校同儕情境、軍旅與職場情境、男同志圈情境。並且根據林杏足（2013）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將歸類後相同主題的部分彙整，並檢視各種情境中共同的符號進行該情境的命名描述。

壹、家庭情境：「父親」——跨不過的高牆

台灣社會深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強調的家庭美德是由三個要素所組成的：家族姓氏的延續、孝道的體現、祖先崇拜（羅莎莉，2015），本研究認為，這樣傳統家庭倫理道德的家庭想像進而造成了性別(性傾向)壓迫，在這樣的建構之下家庭的主要功能被「繁衍後嗣」給宰制；相同的論點，駱俊宏等人（2005）發表的研究中也提到，父權家庭體現的就是家庭性別支配關係，這種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即是一種社會建構，並以異性戀的家庭倫理觀念作為維繫與強化之工具，諸如：孝道、傳宗接代等；因此上述種種，在台灣社會形成了異性戀霸權，將其與具陰柔特質男同志的生命脈絡對比，可以發現，即便是現今同志婚姻開放後，同志依然無法滿足台灣社會傳統對於家庭的想像，在這樣父權家庭之中扮演最壓迫角色的便是「父親」。

「父親」這個符號從來不是單純的概念，Lacan 提出了「父親之名」(name-of-the-father)的概念，簡言之，父親的存在是施加律法、調控伊底帕斯情節的功用，Lacan 同時也堅持陽具(phallus)不是幻想，不是物體，尤其不是器官（陰莖或陰蒂），陽具是一個意符，是象徵秩序的特權(Fuss, 1989)；因此，父親所扮演的角色，身為一種符號、象徵，他串聯起了傳統儒家文化中對家庭倫

理的觀念，劉韋佐（2013）的研究中也提到，父親在家庭本位制的中華文化中處於家族金字塔頂端，更在自然繁衍、倫理秩序、政治生活擁有絕對的支配地位和權力。

本研究四位受訪者，他們所描述的「父親」這個強迫異性戀機制中家庭場域的陽剛霸權角色，有以下幾個共通點，分別是：施暴者、約束者、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者。

首先，關於父親扮演「施暴者」的角色，在 Zhang、Sebastian、Sakura 的生命故事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父親都曾有過程度不一的肢體(或言語)暴力，其施暴對象通常是母親或自身。

「…我講一個比較家裡面的事情，我小時候就曾經目睹我爸動手打我媽的情況，這一幕我覺得一直在我心裡面，這對我影響蠻深的。這造成我原本已經夠怕他了，會更加排斥跟他接觸。」(ZH1-268)

「…國中時在家裡常被爸爸嫌娘，甚至有時只要一說話就父親被ㄍㄟㄟ（台語辱罵之意），試問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呢？」(SB2-004)

「…我爸很兇，他很愛打人，我們家可以算是活在家暴的陰影底下吧。我爸在我們小時候，(爸爸)其實蠻不管這個家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可以說他算是缺席我們的童年吧。」(SA1-008)

駱俊宏等人（2005）的研究便指出，同性戀者的父親常較具有敵意或較疏遠，而母親則較有支配力或關係較為親密；此論點與本研究的大部分受訪者所描述的家庭狀態極為吻合，除了上述摘引三位受訪者自述父親的施暴回憶之外，Zhang 與 Sakura 出櫃優先順序對象都是女性家庭成員優先，得到的回應也偏正面。

再來，關於父親扮演「約束者」的角色，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 Zhang 與 Benny 有此經歷，父親常在課業上或是行為舉止上對他們有較高的標準，甚至會祭出禁令或是懲罰。

「…應該是這樣說，因為我是家裡的長子，所以他(爸爸)對我會比較嚴格一點，所以我還蠻怕他的。因為我比較不喜歡讀書，所以說他會比較嚴厲一點，可能考得不好或是表現不好，爸爸就會處罰我。」(ZH1-008)

「…我爸的話，有時候他不知情，但是我有印象他會阻止我玩芭比娃娃，不過一樣啦，就是柔性勸導吧，不會很兇；但當下會有一種潛意識知道我爸出現的時候不該玩芭比娃娃。」(BE1-010)

在本研究四位受訪者中，對於受訪者本身較為陰柔的行為舉止而有所微詞的父親只有 Sebastian 與 Benny，由於聲音以及講話腔調 Sebastian 的父親曾多次辱罵他，這使得 Sebastian 至今回憶起這段往事仍憤恨不平；Benny 則是在童年時期因喜愛與大堂姊玩芭比娃娃，屢遭父親禁止，便學會掩飾 (covering) 的技巧，當父親快要靠近或在場時就不會去玩芭比娃娃。「陽物父親」對於兒子造成了壓迫，使得父子間無法真正的平等，並有著權力行使的關係 (劉韋佐，2013)。

最後，關於父親總是個「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的角色。畢恆達 (2003) 的研究指出同志若選擇向父母現身，幾乎都是先向母親現身，然後才是父親或是根本隱瞞父親；即使是意外性曝光性傾向，通常也是母親所發現的。此論點與本研究中所有的受訪者提供的生命故事一致：Zhang 是與母親達成協議，自己是同志這件事情不能讓父親知曉。Sebastian 的父母則是面對國中班導的循循善誘，至今父母對他是同志的事情仍鴛鴦心態。Sakura 則是先被媽媽探知性向後承認，尚未對父親親口坦承但猜測父親已知情。Benny 尚未對家中雙親出櫃，母親曾透過弟弟試探，父親則毫無動作。

「…媽媽是希望我把我的同志身分，當成一個秘密別讓爸爸知道。在我的想裡面，我也是覺得我沒有必要讓比較無法接受的家人知道。」(ZH1-264)

「…(國中班導)得知出櫃這件事後也向我父母循循善誘，雖說沒有讓他們接受兒子是同志，但對於娘這方面就沒有那麼深惡痛絕。」(SB2-008)

「…爸爸到目前為止是不知情的狀態，因為我媽覺得這件事情不能由我親口跟爸爸講。因為我爸太大男人主義了，而且思想又非常的古板、傳統，我不知道他當面聽我證實這件事情之後到底會有什麼反應啦…。但是，我隱約覺得，他可能知道這件事情；他可能是真的不知道該做出什麼樣的反應吧…。」(SA1-086)

「…雖然現在我還沒跟我的父母親出櫃，但未來若我有一位穩定對象我一定不會向他們出櫃，因為我跟家人的關係很好，我想在他們面前活得更坦白、自在，分享彼此的生活，不過還是會害怕出櫃後，我與家人的關係會丕變…。」(BEc-014)

情況較為相似的兩位受訪者 Zhang 與 Sakura 都是在與母親出櫃後，雙方達成共識，目前對於自身是同志的事情先不對父親揭露；而 Sebastian 的雙親則是在明確被告知的狀況下依然選擇對他的性向視而不見；Benny 則是在情感還沒穩定前尚不願意對家人現身，因為會害怕與家人關係生變，這與畢恆達 (2003) 所言相互呼應，同志期待能夠得到父母支持，卻又懼怕因為誠實面對自己而與家人產生衝突。

誠如 Zhang 與 Sakura 的案例，何以就算同志鼓起勇氣與家人出櫃，但父親總是淪為第二順位甚至是被隱瞞的對象呢？如本小節開頭所言，儒家強調的家庭美德是由家族姓氏的延續、孝道的體現、祖先崇拜所組成，身為一名同志並無法藉由自身與伴侶產出下一代，且即便當今社會對同志寬容度大增但是同志無法繁衍後嗣這項罪名也替同志烙下了不孝之罪。劉韋佐 (2013) 的研究提到，無法履行生殖、傳宗接代，替父親延續「父親」的角色與功能，使得同志成為父權社會中具有缺陷的性別他者。父親因而成為本次四位受訪者中尚未跨越的那一幢巍峨高牆。

貳、學校同儕情境：教育現場的陽剛流露

在分析 20~29 歲的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由於個案間歲數差距不大，最年長的受訪者 Zhang 也年僅 27 歲，因此校園生活成為本研究訪談中的很大一部分。本小節將分為：同儕相處情境、師生相處情境，來探討四位受訪者在求學階段之中同儕間的人際互動、師長的教育方式，所流露出的性別刻板甚至是歧視。

一、同儕相處情境

校園生活宛若微型版的社會，同齡但背景各異的學生聚集在一起學習知識，同儕間的互動也成為個體在求學過程中的重中之重。王振圍（2011）探討青少年同志的校園受暴處境，他歸納出青少年同志所面臨的六種暴力形式，分別有：教育體制的忽視與漠視、校園師生的口語與關係霸凌、校園中的肢體霸凌、伴侶關係中約會暴力、分手暴力、自殘；在林昱貞等人（2004）對於台灣教育現場的研究中他們發現，在這樣恐同、仇同的教育環境中，一個男孩不僅不能是個同志，包含他的言行、舉止、音調、特質都必須和陰柔特質劃清界線，因此只要身為同志或是有同志嫌疑的人通常都是被欺侮、霸凌的對象。用 Connell(2005)的語言來理解便是，在校園之中陽剛氣質也是有所分類的，但是本研究認為在求學時期呈現的陽剛分類，以本研究四位受訪者的生命經驗為例，並沒有 Connell 提出的陽剛四分法如此複雜，反而只呈現了「男生國」、「非男生國」這樣粗略的分法；通常，在國高中小階段，男生國的男孩子們熱愛追趕跑跳、活動力強、會形成男生群體，而非男生國的男孩子則較為文靜、不喜劇烈運動項目、多與女生結盟。

這樣的情況在 Sebastian、Benny、Sakura 的求學階段都有所描述。Sebastian 在小學五年級轉學至另一所國小後，隨即因為自己講話、行為較為陰柔被同班男生們冠以「娘炮」、「人妖」的綽號；Benny 也是在小學五年級因為跟女生群體關係要好而被班上排擠；Sakura 與 Benny 在高二同班後，班上也有涇渭分明的團體界線，有女生加 Benny 跟 Sakura、男生團、F6(邊緣人團體)。

「…所以我覺得國小高年級的這兩年就是『娘泡時期』開始會有同學說我是『娘泡』、『人妖』，不知道是為了想講而講還是怎樣，反正我印象中我這兩年都被這樣稱呼。」(SB1-020)

「小五之後，就會有一些男生開始看我不爽…。因為我都跟女生很好，所以開始有些男生就會不爽我，為什麼可以跟女生那麼好。」(BE1-046)

「…最主要就分成三團，我們這一團(女生+我們兩個gay)、男生一團、剩下的我們叫他們F6(邊緣人團體)。」(BE1-076)

由於興趣大相逕庭，加上所具備的陰柔特質，四位受訪者中有三位的生命故事中都有被男生群體排斥在外的經驗；邱珍琬（2002）對於青少年男同志的研究中發現，從青春期開始的男同志會因為自己的表現與行為與本身男性角色不一致，因而感受到男性同儕不同的待遇甚至是奚落，最明顯的就是因為性傾向無形中與朋友劃清界線。王振圍（2011）也指出校園師生的口語與關係霸凌，這類較為隱形的暴力會造成青少年同志難以抹滅的創傷。從 Sebastian、Benny、Sakura 的生命故事中可以發現，確實約莫從國小高年級的階段，「男生一國，女生一國」這種趨向越來越明顯，同儕們尤其是男性開始會以性別氣質不似「正常」男性對於較陰柔的男性做開玩笑、排擠、霸凌等。但是面對男性同儕的劃清界線，本研究的三位受訪者也有所動作。

「…只要在這個班上跟女生打好關係，基本上跟大家都能相處得還不錯；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具有某些方面比較陰柔跟她們很像的部分，她們就不會把你當成你是『臭男生』，就比較容易打入女生群體之中，進而跟班上維持一個融洽的關係。」(SB1-030)

「我好像就站在那條男女之間的分界線上，然後大家都覺得我比較靠近哪邊，都不會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隨著交友時間越來越長，會越來越跟女

生的朋友比較處得來，或是某些跟我一樣比較陰柔的男生我們也會變成好朋友。」(SB1-032)

「我也就沒差因為我本來就不想跟他們玩。我跟女生玩在一起我覺得比較快樂，所以我會這樣選擇。」(BE1-046~048)

在本研究三位有類似經驗的受訪者中，他們面對求學過程中來自男性同儕有意無意的嘲諷或是惡意攻擊時，他們採用的方式是與班上女生結盟，進而形成一股足以與男生群體抗衡的勢力後，同時也讓男生群體無從在人際關係上進行排擠。

二、師生相處情境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師說》的這句名言，說明了「教師」的角色在學生求學過程中極為重要；但如若在教育現場教師成為歧視的共犯甚至是帶頭者，如此情況是否愧於為人師表？卓耕宇（2009）的研究中指出，對於教育工作者而言，在他們刻意忽略同志議題的背後，是歧視偏見、對議題的陌生、恐懼同性戀的社會機制，三者作用下產生的現象。

本研究中 Sebastian 以及 Sakura 皆因陰柔特質在國中小學被當時的老師數次針對或是進行言語霸凌。Sebastian 曾在小三時受到一名男代課老師處處針對；Sakura 則是在國中時期分別遭物理老師、英文老師因為聲音尖細的關係言語霸凌，甚至引起母親震怒，狀告校長室，師生關係直到國中畢業仍尷尬緊張。

「…但我記得，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個(男)老師，不知道是看我不爽還是怎樣，我只要發言或是亂動一下，他就會叫我舉著一顆刺刺的球罰站來處罰我；好像我做任何事他都會把我當成一個目標」(SB1-012)

「…有次上物理課，我就舉手回答問題，然後因為我覺得自己的聲音從小到大都沒有變聲過吧，然後我講完答案，這個物理老師就用很戲謔的口吻學我講話，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放學後，我媽就發現我不對勁，她就開始問我

是不是學校發生什麼事情，然後我就講今天物理課發生的事情，隔天我媽跟我姐就去學校，找那個物理老師理論。」(SA1-018)

「…就是國二下的英文老師，有次上課，我坐第一排，然後大家在唸英文課文，老師就冷不防對我說，『XXX(Sakura)你怎麼那麼娘』…。」(SA1-022)

在兩位受訪者的國中小學時期的教師，往往沒有接受過完善的性別教育，除了社會科學相關科目的教師可能有接觸過相關的文獻或教材，對於多元性別議題才較有觀念（莊珮柔，2017），因此才會出現老師刻意體罰、模仿聲調、言詞譏笑這類脫序的行為。對此本研究認為，教師對於多元性別議題、尊重不同性別氣質的認知薄弱，以至於在察覺兩位具陰柔特質受訪者與一般男生不同之處時，以此作為消遣或是處罰的依據實為不妥；學生與教師之間存有權力不對等之關係，若有權力之教師利用自身職權有意無意地加強了教育現場的陽剛霸權作用，對於身處國中小階段的具陰柔特質男性是有絕對地負面影響，例如：Sakura 就曾因為在國中時期幾度遭不同老師譏笑而有輕生的念頭。對此，鍾道詮等人（2017）的研究也指出這類受到社會排除的男同志，在學校被師長不當體罰或被同學霸凌、在家庭內不被家人接受、在健康照顧體系中受到不公正對待，心理狀態通常敏感脆弱且高達三成的青少年同志有自殘或自殺的念頭。

「…那時候甚至想過要自殺，就會覺得自己活得很累，幹嘛一直被(老師)針對。」(SA1-022)

小結以上面對教師對於多元性別議題認識的貧乏，許多研究都有對此現象給出建議（黃俊昌，2013；李淑菁，2011；林昱貞等，2004）。經過彙整，分別為：強化教師性別識讀能力(gender literacy)、建立愛與溫暖的師生關係、邀請同志相關機構進入班級演講、以身作則不輕易拿性別特質開玩笑。

參、軍旅情境：傳聞與現實的落差

在軍旅情境部分，由於年齡的關係尚在就讀大學的 Sakura 以及擔任護理師但仍未收到兵單入伍的 Benny 並無軍旅相關經驗。完整經歷過大學畢業後當兵，服役完進入職場的受訪者是 Zhang、Sebastian。

服兵役對於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而言，實為人生中一大挑戰，曾經服過兵役的 Zhang、Sebastian 都表示入伍前十分緊張，原因有二：怕自身性向穿幫、不知道如何跟一大群男生相處。在許多關於男同志群體服兵役的研究中都強調軍旅生活中對於性別角色想像過於單一，使得跨性別疆界的生理男性在強迫兵役制度下，都會經歷被羞辱、被折磨、被侵略的常態（何春蕤，2003；張金權，2011；蔡綵柔、陳國彥，2018），但本研究曾經服過兵役的兩位受訪者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經驗，他們的軍旅生涯是在充滿回憶以及溫馨下安然度過，原因有二：結識軍中其它男同志並形成群體、軍中學長或長官並未帶頭霸凌。

Zhang 的年紀是需要服一年兵役的，他選擇抽籤服替代役，經過新訓後服役的地點是台中成功嶺的接訓單位。下部隊後，讓 Zhang 漸漸發現其實當兵的生活並非新聞媒體上繪聲繪影的描述，反而在部隊時是他人生中能拋開偽裝的面具，坦露自身性向的時候。

「…像是當兵的時候，像我們那個隊上，我們是幹部，我們一個中隊裡面有大概二十個人，其中有八個圈內人，所以我們叫『彩虹中隊』那時候有一群跟你一樣的人，說實在很放鬆。」(ZH1-226)

「…那時候當兵的一個樂趣，就是我們八個聚集在一起，聊一些有的沒有的(同志話題)…。以我替代役的經驗來說，老實講我遇到的很多替代役都是圈內人，很多啦。」(ZH1-230~232)

不止是 Zhang 在軍中有結識其他同志朋友的經驗，因兵役制度修改只需服四個月軍事訓練的 Sebastian 也有類似的經驗，同樣的也是經歷過為期一個月的新訓，下部隊後才慢慢從隊上結識其他同志朋友。

「…新訓完就下部隊了，我們一個中隊三個連，然後大概一百多個人，我們這一連五十個人，然後我是三班，跟隔壁四班比較熟，一個班大概八個人，十六個人裡面就有八個同志，所以比例很高；我們就很開心的度過當兵的時候。」(SB1-124)

關於 Zhang 與 Sebastian 在軍中結識了一群同志好友的經驗，高穎超 (2006) 的研究指出，對於男同志而言，在軍中維持性向自主的其中一個方式是尋找其他同志，形成「酷兒同盟」；他也提到「酷兒同盟」並非是一種穩固的連結，其實內部也存有張力，包含：遇到勤務衝突、被威脅出櫃等情況，都會使這類非正式的酷兒同盟土崩瓦解。但是，本研究並不傾向於將本次兩位受訪者在軍旅期間結識其他同志朋友的行為稱做「酷兒同盟」，原因在於「酷兒」(queer)一詞是指，所有抵抗操演陽剛的個體，只要是不願受到主流秩序網綁的人，無論何種性傾向或性別都可以是酷兒 (張金權，2011)，這點讓「酷兒」這個詞彙本身是具有抵抗意義的。但是，在本次研究中二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所呈現的，並不像是一群同志在軍中結盟抵抗陽剛的軍中環境，相反地，本研究中二位受訪者呈現出高度的適應性，此點留待後續討論；再者，本研究並無法從受訪者所提供的生命故事中觀察出，在這群同志的集合體中，誰有強烈的抵抗思想，又或者誰是在異性戀霸權體制下如魚得水的一員，根本無反抗之念想。因此，本研究傾向於以受訪者自述的「彩虹同袍」、「彩虹中隊」做稱呼。

「性」這個主題也是在軍隊制度下常被探討的重點，在政治、宗教..等話題在軍中是一種容易冒犯到他人的敏感話題，每個人的興趣、背景也各有差異的情況下，「性」相關的話題最能引起共鳴，它創造了一群男人之間的連結 (高穎超，2006)；此等經歷也在 Zhang 與 Sebastian 的生命故事中有所描述。

「…我們最開心的事情就是，警專生也是一樣要新訓十三天，然後也是我們單位的責任，然後警專生就是沒有在怕的，他們常常會脫光光直接在外面排隊洗澡，那我們就是要顧他們，我們八個人就都會搶著要顧，哈哈。所以只要有顧到，每次回隊上臉都是紅的，大家也會爭相討論。」(ZH1-240)

「當兵的時候，新訓的頭七天是很隱藏自己的，之後我就被異男們每天聊跟女友的性事騷擾個沒完，我就受不了，就當場出櫃了，我真的很不喜歡聽他們在描述那些細節。之後他們也會好奇同志的性事，也會開始跟我聊天，也沒有排斥的狀況，就是抱持著很大的好奇心來聊天這樣。」(SB1-124)

在 Zhang 與 Sebastian 的描述中出現兩種情況。首先是 Zhang 描述在服替代役時只要有警專生進來新訓，彩虹中隊的八人便會一窩蜂地搶著要盯哨浴室，因為可以看見警專生們裸體在浴室排隊的情況，這也成為彩虹中隊的八人間的同志性話題。而 Sebastian 經歷的情形，正是異性戀男子藉由性話題來建立共感的過程，殊不知他們分享的對象是個不折不扣的同志，Sebastian 也在不想聽到露骨描述與女性性行為的情況下選擇出櫃，避免一再聽到這類的話題；但是根據 Sebastian 的生命故事，他在出櫃以後反而是引來更多異性戀同袍抱著好奇心來聊同志性事，此點可能再度證明了，「性」這個主題是超越種族、階級、性向的。

Zhang 與 Sebastian 除了與軍中結識的彩虹同袍們感情甚篤之外，與同梯的其他同袍以及長官們的相處也呈現極為良好的關係，甚至是運用自身較為陰柔的特質來獲得長官的青睞。

「…像是長官或是學長，在我們那一隊，反而對我們更好耶…。比方說一個中隊要布置，那我們這群就會去做這件事情，那做得很好之後就會得名嘛，然後隊上的長官就會很開心！所以基本上，如果運用我們比較擅長的一個能力，把事情做得很好，長官都不太會去刁難…。那如果有些役男遇到感情狀況，會派我們這八個人去跟他聊天…；或許我們會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或是思維，去跟役男們聊感情，比較不會太強硬或是粗魯。」(ZH1-234)

「…大部分都很尊重包容這樣，有些就會選擇忽視啦，像是，我寫大兵日記，然後要給輔導長看，然後我內容也是會提到最近社會發生的同志運動啊，還有自己的一些事情，但輔導長下面的評語永遠是無關緊要的評述。」(SB1-124)

對於此類男同志在軍中與長官相處和睦的情況，高穎超（2006）在其研究中分析此情況為，拉攏軍階上的長官做為陽剛氣質秩序上的靠山必須要靠機緣、個人特質與勇氣；不過，在本研究中 Zhang 與 Sebastian 兩人的生命故事所描述的情況，並沒有出現「拉攏」這樣的行為；相反地，他們運用自身的特質為了軍中群體做出貢獻進而得到長官、同袍的掌聲，或是樂於與長官分享關於社會上爭論不休的同志議題。

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便如同本研究兩位受訪者 Zhang 與 Sebastian 所分享的經驗，都無法抹滅軍隊是強迫性建立陽剛認同的場域，誠如張金權（2011）在其碩士論文中所質疑的，軍隊是異性戀文化與崇拜陽剛的場域，有厭女與恐同的傾向，兵役帶來的是強迫操演異性戀文化、陽剛氣質；蔡綵柔等人（2018）在探討陰柔男同志服役時的處境，研究發現，陰柔男性在服役時都有因為較為陰柔而被同袍欺負的經驗；陰柔男性與女性軍人在軍中的處境，有部份相似之處，社會與軍隊對於同性戀仍有一定的歧視與誤解。本研究中兩位受訪者較為正面的案例，並無法全盤撼動軍隊中仍然是崇尚陽剛的論述，但是關於 Zhang 與 Sebastian 在軍中何以呈現有別於過往研究中同志當兵的血淚史，而是遇到了一群相對包容的軍中同袍及長官，本研究認為這與時代氛圍有極大的關聯，2013 年發生震驚社會的「洪仲丘事件」除了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外，民眾與媒體的目光皆投射軍隊治理上；再者，2016 年起的同志婚姻平權運動也讓整體社會看到同志真實地存在你我身旁，因此在社會氛圍變動的情況下，軍中排斥同志、具陰柔特質者的情況，在 Zhang 與 Sebastian 的生命故事中是較不明顯的。綜述之，本研究發現社會的變遷確實也會使相對封閉的軍隊造成一定的影響，顯見在政府一系列的平權修法、社會激烈震盪的討論之下，原本被過去研究視為「同志煉獄」如同鐵板一塊的軍隊，貌似出現了一絲能夠改變的曙光。

肆、男同志圈情境：「自我流露的分層化」以及「複製異性戀伴侶模式」

最後，也是本研究試圖想要回答的核心問題之一，在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生命經驗中，是否有感受到男同志陽剛霸權的排斥？根據本研究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雖然在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中，對於此等情況的感受與遭遇的情形不盡相同，但是仍可觀察出，時至今日的台灣男同志圈依舊有陽剛至上的觀念。本小節將分為「台灣男同志圈」、「男同志伴侶關係」進行探討。

一、台灣男同志圈：自我流露的分層化

Goffman(2009)在他的研究中提到受污名者的矛盾在於「自我流露的分層化」，這是指受污名者傾向根據人們如何看待污名的明顯與突兀程度，為自己人分出層級，那些程度比自己明顯的人，就採取較為輕蔑的方式對待。這樣的情形，根據本研究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中可以發現台灣男同志圈內也呈現了自我流露的分層化。

四位參與者在談及現在台灣同志圈內的主流群體時，回答呈現一致性，也就是從他們開始接觸台灣男同志圈以來，圈內似乎有一個群體永遠佔據著主流，也就是擁有陽剛的性別氣質、壯碩健美的身體意象、傲人的男性生殖器官等，這類條件的人往往是最受大部分男同志歡迎的。

「(研究者問)你覺有沒有感受到這個圈內有一個標準，比較好、比較受歡迎的類型？(Zhang回答)…一定有阿，絕對是身材好然後高阿，大(陰莖)啊…。」(ZH1-193~198)

「…如果從受歡迎度來看，還是存在著身材好、濃眉大眼、較陽剛還是屬於比較搶手的族群吧…。」(SB1-128)

「一定要身材很好要有肌肉還有陽光的鄰家男孩類型的，大家應該都愛運動型吧？然後不陰柔的，講話的聲音像一般有變聲過低沉的男生…。」(SA1-058)

「比較主流的當然還是那些身材很好的人，尤其像是那些Instagram這麼多網紅，就他們那群人…。」(BE1-168)

男同志圈崇尚陽剛的氛圍從過去研究中可以清楚得知，無論是國外的研究 (Nardi, 2000; Shinhee Han, 2000; Connell, 2005)，或是關於台灣男同志圈的研究 (陳震齊, 2006; 馮玉兒, 2011; 游美惠, 2012; 黃俊昌, 2013; 吳政杰、南玉芬, 2013; 陳志萍, 2017; 龐駿安, 2016) 皆點出了台灣男同志圈「尚陽剛、斥陰柔」這樣的現象，此點也與本研究中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經驗相互呼應。

至於台灣男同志圈崇尚的陽剛究竟是「西方的陽剛」追求壯碩健美的體魄，還是「東方的陽剛」？中國學者楊雨 (2004) 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獨特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結構導致了兩性的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的同化「柔化」，士大夫性格的「柔化」明顯地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化「溫柔敦厚」氣質的形成上，這點體現在，貌似美女的男子如宋玉、潘安，也是被傳統中華文化所欣賞的；也因此有學者就指出，中國古代的男性建構可以用「文」、「武」來涵蓋，當中以「文武雙全」為男子陽剛的最高境界，次一級為單個「文」、「武」的陽剛表現，中國傳統上重文輕武，「文陽剛」常常凌駕於「武陽剛」(蔡寶瓊、陳潔華, 2012)。本研究則認為，台灣男同志圈中所建構的陽剛霸權，透過受訪者生命經驗的描述以及過往文獻的整理，應是類似追求壯碩健美的體魄的「西方的陽剛」，或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武陽剛」為主流。

台灣男同志圈除了呈現出自我流露的分層化以外，面對那些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也有某種程度上的排斥。四位受訪者中有三位也都有著因為自身陰柔的性別氣質、尖細的聲音、嬌小的體態，在想認識新的同志朋友、進入一段新的情感甚至是約炮時被拒絕的經驗。

「(研究者問)那你在接觸的過程中，有人會看到你照片，或是跟你聊天講話、視訊、見面，因為你比較有陰柔特質而拒絕你的嗎？(Zhang回答)我覺得也是有吧，因為我自己也常做這樣的事情，但我自己不太會去care這些…。」(ZH1-125~126)

「我們大學附近的同志比例真的是『一池零³⁶』約出來的類型都是「仙女們」仙女很多，他們甚至都比我還要陰柔，導致大家都在搶市場，常約到一樣類型的…。」(SB1-100)

「在網路上看到拒c、拒娘就不會主動認識對方了。還蠻多人主動來找我聊天，也遇過有人問我娘不娘之類的…。我起初都回覆講話天生娃娃音，但我之後都說講話比較溫柔，可是不會說自己聲音很娘，比較婉轉的告訴對方，但有些人沒辦法接受，那就算了。」(SA1-052~054)

小結以上受訪者的經驗，可以知道在男同志圈的交友、戀愛市場中，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基本上並非大部分人的首選，可以印證陳志萍（2017）研究中所提到的陰柔或中性男同志被迫展開陽剛學習之旅，以期符合圈內的主流性別規範，大部分受訪的男同志之行為與思維皆被主流同志文化，陽剛的性別氣質與陽剛的身體（壯碩、肌肉、健身房身材）所規範與主導。換言之，那些不具備健美壯碩的身材、性別氣質又趨於陰柔的同志們總是乏人問津；因此，透過本研究四位受訪者所述的生命經驗，加上與現有文獻的對比，本研究認為台灣男同志圈的確存有崇尚陽剛的現象，並影響著交友、戀愛、約炮行為形成陽剛霸權，這樣的趨向使集體的「自我流露的分層化」壟罩著整個台灣男同志圈，意即特定的陽剛形象常常是眾人追捧的焦點，然而大多數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誠如本次有類似經驗的四位受訪者，都身處在較為邊緣弱勢的位置。

³⁶ 盛行於台灣男同志圈的網路用語，指某地0號男同志比例偏高。

二、男同志伴侶關係：複製異性戀伴侶模式

本研究四位受訪者也都有分享到人生中所經歷過的感情經驗，經過筆者耙梳彙整，發現四人的情感經驗的異同之處，依照主題可分為：身為照顧者、身為被照顧者、被約束者、以女性化字眼形容自己在情感關係中的狀態。

首先，認為自己在經歷過的情感關係中是屬於照顧者的角色的有 Zhang 和 Sakura；經歷過三任感情的 Zhang 認為自己總是扮演著照顧另一半的角色，尤其在自己與初戀男友的互動之中，常常迫於無奈地為初戀男友收拾善後、整理家務，後續第二任、第三任男友也因年齡差距、對方經濟無法獨立，讓 Zhang 始終找不到一副能讓他依靠的肩膀，後續感情都無疾而終。Sakura 的感情經驗只有一任，與現任男友的互動關係在他的描述下，也是因為受到母親的影響，對於生活瑣事都會由 Sakura 主動處理，但相較於 Zhang 的迫於無奈，Sakura 相對地接受度較高且樂於此事。

「…細講一點就是，我是一個比較愛家的人，我對於居家環境要求很高，但他不是，他就是一個邋邋的人；我一回到家我的衣服一定是收起來的，但他就是先丟床上，所以床上就是一堆衣服…。還有像他帶朋友來，用過的垃圾全部亂丟，丟得整個地上都是，然後我回到家就是我要收。…我看不下去我就會自己做，但是做了很久之後，就會開始覺得為什麼這些事情都是我在做，那當初講好的，這些事情我們是要分攤的，但是到了大學就全部變了調，但真的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ZH1-082~086)

「因為我的男友比較不會打理自己的生活，我覺得個性上很大一部份是受到我媽很大的影響，會沒有條件的去整頓去打掃，很願意做這些事情，像是做家事或者跑腿。」(SA1-080)

劉安真（2017）、謝文宜（2009）的研究都指出同志伴侶在家務分工上比較不受性別角色刻板化影響，並不會採取夫妻角色分工，且工作分配比異性戀伴侶更平權；但是藉由 Zhang 和 Sakura 的生命故事可以發現，同志伴侶間的情感多樣性並不能以簡單的定義來涵蓋所有狀況，特別是該種情況發生在具陰柔特

質的男同志身上，無論他們身為照顧者或是被照顧者都會有更為獨特細膩的解釋。

承上，認為自己在情感關係中屬於被照顧者角色的是 Sebastian。經歷過兩任男友，而這兩任男友都對 Sebastian 展現出無微不至的關愛與照顧，不過這樣的情形也並非劉安真、謝文宜等人的研究指出的較為平權的伴侶關係。

「我覺得我在初戀裡面應該是被照顧者吧…。他就會幫我打掃阿，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整個被呵護到有點生活白癡的狀態，現在想想都覺得挺可怕的，連剝蝦子都不用自己動手，他就是一個暖男的代表吧。」(SB1-102~106)

「第二任就是大概大二我生日八月的時候在一起的，然後他也是凡事以我為主，然後也會送一堆禮物阿，總之就是一個他追我的狀態。」(SB1-116)

另外除了照顧關係，Benny 所經歷過的初戀較為特別，因為兩人打從一開始便是遠距離交往，交往三個月以來見面次數不超過十次，平時則是以通訊軟體、視訊通話做為維繫感情的方法；但是，Benny 形容初戀是一個愛黏人且控制慾強的人，因此在這段關係中 Benny 扮演著被約束者的角色。

「我覺得對方是一個很黏我的人…。然後他不是屬於很愛社交的那種人，所以他每次下課就是回宿舍，然後就會問我說我在幹嘛，我通常就是在外面玩這樣，他會叫我趕快回家；他甚至一度規定我晚上七點前要回家！」(BE1-106)

最後，根據本研究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在描述與伴侶互動關係的敘事裡，研究者發現他們皆有傾向以較為女性化的字眼來形容自己在感情裡的狀態，例如：老母親、公主、菲律賓女傭。這可能顯示了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或許在情感關係中自我投射成異性戀伴侶關係中的女性而不自知。

「對，(我)就像一個老母親一樣，就是說這三任遇到的都是我照顧他們，但是第三任之後我覺得好像有點累，為什麼都沒有找到一個年紀比較大的」(ZH1-180)

「…以地位來說，可能我比較高吧，有種被寵壞的公主那種感覺。然後他就是一個幫佣的感覺…。」(SB1-106)

「…雖然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像菲律賓女傭啦，但說實在能多少幫男友做點事情心裡還是蠻踏實的…。」(SB1-080)

小結以上，Metz 等人(1994)的研究指出，相同性別的兩人所組成的伴侶模式，因其雙方經歷相同的社會化過程以及性別角色期待，因此相較於異性戀伴侶較容易互相瞭解進而促進雙方發展出強調平等的關係；不過在本研究中四位研究者所呈現的生命故事，在伴侶關係中似乎沒有如學者所提出的同志伴侶關係趨於平權；相反的，因為本身所具有的陰柔特質使得四位受訪者經歷過的所有同志伴侶關係呈現出複製異性戀伴侶模式，即某一方為絕對強勢方，另一方則必須承擔更多家事責任，導致權力關係並沒有如過往研究所指涉的一般平等。

第三節、 他們如何運用陰柔特質：關於(不)抵抗策略

在了解到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生命經驗中無論是在同志圈、非同志圈，好似無時無刻都有人、事、物在提醒著他們「你不夠像男生」，面對這樣的社會環境，他們又是如何克服呢？陰柔特質男同志是否有發揮他們的能動性以挑戰男同志圈內的陽剛霸權現象，甚至是異性戀霸權的框架，發展出一套抵抗策略嗎？畢恆達（2000）對於這種崇尚陽剛的現象批判道，生理性別與其所展現的氣質的「錯置」，其實正顯現了主流男性價值對於他者粗暴的界定。本研究四位受訪者經歷生命中的大小事件後，發展出了各自不同的因應策略，歸納為：利用自身陰柔特質的優勢、拒絕追求男同志圈內的齊一標準、特定層面上的不抵抗。

壹、利用自身陰柔特質的優勢

在本研究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中，呈現最大的相似之處便是四位受訪者皆有運用自身陰柔特質的優勢在生命中某些時刻發揮正面作用。所謂的「優勢」是指受訪者認為他們所擁有的陰柔特質使自身的思維邏輯與行為有別於其他男性，而這樣的差別是帶來益處的；因為獲得正面的回應，使得四位受訪者能夠在強制異性戀的社會以及陽剛霸權充斥的男同志圈內，能夠多少獲得一些優待。從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中，彙整出了以下陰柔特質的優勢，分別是：較不用負擔勞力工作、利用「親和力」拓展人際、打破性別刻板藩籬：才藝與職涯。

一、較不用負擔勞力工作

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他們常在男性群體中因為比較的關係被視作如同女性一般的存在，這樣的現象常發生在男校、軍隊等這類以男性為主的群體之中；也因為如此，若群體中有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工作，通常就會有其他男性跳出來承擔，這點可以在本研究受訪者 Zhang 的案例中觀察到。

「…(高中時)大家都對我很好，比如說，中午要吃飯要抬餐桶，大家就比較不會讓我去做這件事情，會主動說要幫我。」(ZH1-060)

「…那(在軍中)其他異性戀的同袍，他們也不會去干擾我們，或是批評我們，相反的都會互相幫忙，比如說：很重的裝備就會是他們來搬。」(ZH1-226)

Zhang 的生命故事中可以觀察到，由於他身形較為瘦小，在高中男校以及服役後在軍中非但沒有遭受到強烈的排擠，反而備受愛戴得到很多來自身邊男性朋友、同袍的幫忙；面對自身陰柔特質帶來的益處，Zhang 在兩次訪談中皆一再強調自己非常幸運！

「我認為我是最幸運的，因為直到今天，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較陰柔)被其他人霸凌過，這是我覺得很幸運的地方，反而在大家都是男生的時候，他們甚至對我更好。」(ZH1-030)

在受到諸多來自身邊男性朋友的幫忙，Zhang 並不排斥自身的陰柔特質，也樂於成為在男性群體中被呵護的角色。

二、利用「親和力」拓展人際

「親和力」(affinity)這個詞是在 Sebastian 的兩次訪談之中不斷地被他提到，且自我定調因為身上的陰柔特質讓自己極富親和力在諸多情境下的人際關係發展極為良好。從劉磊(2005)的研究中可以得知，親和力是指人與人相處時所表現的親近行為之能力；對於那些能夠接受而且給予親和力的人，這種影響會令人平靜、感到溫暖及振奮人心(L. Ron Hubbard, 2004)。

在 Sebastian 的生命故事中，在國中小時期他利用自身的陰柔特質與女性群體產生共感將自己融入女性群體中，進而在人際拓展上獲得優勢；在職場上也藉由「親和力」與公司女性職員相處融洽。

「…我覺得我這樣的性格好像比較有『親和力』；可能具有某些方面比較陰柔跟她們很像的部分，她們就不會把你當成你是『臭男生』，就比較容易打入女生群體之中，進而跟班上維持一個融洽的關係。」(SB1-030)

「…然後廚房阿姨，因為我是上夜班所以都會跟他們接觸到，還有房務都是一些比較兇的歐巴桑，然後他們都跟我特別好，可能因為我比較會撒嬌吧哈。所以我真的把我身上的陰柔特質，當成是很親切的，而且這樣適應力比較強，這種內在的力量是別人學不來的。」(SB1-132)

在許多報章雜誌中，女性或是女性特質常常被描繪成較具親和力的，例如：女業務的親和力較高，客戶容易被打動（投資網誌，2016）、建設公司會在社區組成「清一色女生的小組」，因為女職員較具親和力（何世昌，2019）。而 Sebastian 發現自身的思維模式以及外在呈現性別氣質能夠與外界認知的女性氣質呼應，因此他此點轉化為個人優勢，成功在求學階段甚至是進入職場後獲得女性同盟，並成功拓展自身人際關係。利用自身陰柔特質進而與女性成為朋友在 Sakura、Benny 的案例中也可以觀察到。

另外，在 Zhang 的軍旅生涯中也可見同志群體運用自己與其他男性不同的思維或是行為模式來幫助部隊中適應不良的新兵。

「…軍隊裏面基本上都是男生，那如果有些役男遇到感情狀況，會派我們這八個人去跟他聊天/溝通，我覺得這其實是我們的優勢，因為隊上沒有女兵。…因為我們會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或是思維，去跟役男他們聊感情，比較不會太強硬或是粗魯。」(ZH1-232~234)

從 Zhang 的訪談中也透露出，同志群體擅長以不同的視角替當事人進行開導，不會使當事人感到冒犯，進而讓溝通有效化；因此，Zhang 也認為自身的陰柔特質在當兵的這段時間是利大於弊的。

三、打破性別刻板藩籬：才藝與職涯

在 Sakura、Sebastian、Benny 的生命故事中可以發現在興趣、職涯的選擇中，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較不會因為性別刻板印象的限制而在意世俗或是同儕眼光而不去從事他們熱愛或所選擇的事物。Sakura 熱愛舞蹈，在高中時期進入熱舞社成為女舞組中唯二的男性，並在多次表演場合嶄露頭角贏得「女神」封號，風光無限；Sebastian 則是在大學時期，延續了高中戲劇社的經驗在

迎新活動中男扮女裝演出大學女宿生活，引起活動高潮；Benny則是在家人以及舅舅男友的勸說下選擇了護理師的職涯。

「當時我也很積極地參加熱舞社；也因為我在社團裡面跳的舞風是女舞，我高二的班級都稱呼我為『女神』。不管是在台上表演或是平常班級在玩的時候，他們都會為我歡呼。」(SA1-032)

「…那時候就假藉活動之名扮女裝，我記得好像是大二迎新吧，演出話劇，好像是女宿生活吧！」(SB2-012)

「我舅舅他男友就是護理師，就接著他來說服我說，讀護理以後工作也好找，有種種優點，其實我當時對護理是沒有很喜歡但不討厭，所以最終我就被說服了。讀完這四年，其實心態也還是跟當初差不多，就是不排斥但沒有到很喜歡。」(BE1-092)

從根秀欽等人(2012)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性別的建構無所不在，男孩與女孩都是被教導學習社會允許的性別角色展演，例如：男生學跆拳道、女生學跳舞、男生當消防員、女生當護士等，諸如此類的因為性別刻板印象而限縮的個人興趣甚至是職涯發展。本研究中的受訪者 Sakura、Sebastian、Benny 則是無懼性別刻板印象設下的界線，並且勇於投入其中獲得成就感甚至眾人的喝采。以上，再次印證了利用自身陰柔特質的優勢，柔情似水、婀娜多姿並不一定是女性的專利，男性也不一定要雄壯威武才能顯示自己的優越，透過男性意識的再思考得以打破僵固的性別刻板印象，使得男性有更多展露自我的空間，棄卻那些陽剛神話迷思。

貳、拒絕追求男同志圈內的齊一標準

本研究上文中提到，在台灣男同志圈中瀰漫著「自我流露的分層化」，也就是擁有陽剛的性別氣質、壯碩健美的身體意象、傲人的男性生殖器官等，這類條件的人往往是最受大部分男同志歡迎的。在許多研究以及報章媒體中也注意到整個社會乃至於台灣男同志圈，對於男同志的想像呈現扁平化，這些被

篩選後的身體意象，使符合主流男同志圖像的人成為既得利益者，並且掌握發言權，甚至是壓迫非主流身體意象的邊緣男同志們（吳學儒，2018；洪任賢，2017；蔣聖謙，2016）。

而本研究的受訪者中的 Sakura 對這樣的現象不置可否，並且有著一套看法。此外，在 Sebastian 的生命故事檢核函中也可以看到他不以陰柔特質為恥，甚至自豪地敢曝！

「…我覺得男同志介意的是外表以及行為舉止上的娘，就屬於比較外在的部分會被排斥；像是現在也有人多主打『溫柔漢』什麼的，也都蠻受歡迎的。我覺得現在很多男同志的方法就是，我性別氣質很娘，但我很注重我自己的身材，上健身房把自己練得很精壯，但行為舉都還是很娘，這樣的作法我覺得可能是用這種衝突感來掩蓋自己的陰柔特質吧。對我來說，我就比較不崇尚這樣的現象啦，不需要那麼誇張。」(SA2-026)

「我就是不要過於肥胖，外表打理好，可能畫點眉毛，痘痘處理一下穿著好看，喜歡你的人就會來認識你，因為我沒有要崇尚眾人所愛的樣子！」(SA2-028)

「See！我真的覺得我娘我驕傲，它深深烙印在我的人生經驗中，不會隨之消散。」(SBc-036~038)

羅毓嘉（2009）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台灣男同志社群中一直有著「乖寶寶運動」這樣的聲音，意即只要男同志破除外界對該群體的汙名，如此社會中將慢慢接納男同志，其中最外顯的便是「娘」，所以台灣的男同志開始致力於把自己變得「不娘」，從穿著、體態、行為舉止，甚至是價值觀。這樣的「變乖」努力無論在哪個年代的台灣同志圈都不曾間斷，但結果終究是徒勞，因為在泛異性戀的論述中，無論男同志展演得多陽剛，總是會有異性戀比男同志更陽剛。

Sakura 便是看破此點，因此對於具陰柔特質但努力透過健身強加陽剛在身上的男同志們感到不認同，並強調將自己適度打理、維持在最舒適自在的個人展演，不一味地追求男同志圈中的陽剛樣板型態，才是讓他能夠活得自在的關鍵。此外 Sakura 也認為現在社會也逐漸接受「溫柔漢」這類不帶貶抑，形容性情較為溫和的男性，此點與 Bridges(2014)提出的混和性陽剛以及詹琇惠等人 (2013) 所觀察到的都會型男可能正在創造新的性別角色論述相呼應。

Sebastian 更是在閱畢自己的生命故事後在檢核函中大聲疾呼具備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不應妄自菲薄，誠實地做自己！總結以上可以發現本研究中二位受訪者與賴彥甫 (2015) 的研究相互呼應，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以刻意符合圈內刻板印象的方式，來對應圈內崇尚陽剛的霸權文化，表現出反抗的激進性，進一步質疑男同志的身體為何必然是陽剛的身體？為何一定要服膺於男同志的陽剛霸權？雖說 Sakura 與 Sebastian 的案例之中並無長時間女裝扮相這類行為來標榜自身的陰柔特質，但是兩位堅守自己獨有的性別氣質不隨著生命經驗中的挫折或他人眼光而改變，反而在年齡漸長後越活越有自信，這樣的微抵抗策略或許是更貼近一般陰柔特質男同志的日常。

參、特定層面上的不抵抗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 Zhang 是為最顯著之不抵抗個案。Zhang 的不抵抗源於在他的生命經驗中並沒有因為陰柔特質遭受過太負面的待遇，且由於性格使然使他在日常生活中並不願意坦露自身性向，同時也不太願意展露自身陰柔特質，只有在面對另一半或是熟識的友人時才會隱約的顯露；這也是本研究以 Cass 的模組在分析受訪者性認同階段時，Zhang 僅停留在「認同接納期」，也就是在這個階段的同志體會建立起一套屬於同志的生活方式，但面對較為反對同志的情況仍需要繼續維持一個假裝異性戀的策略。根據黃俊昌 (2013) 的研究個案中發現，某些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在經過青春期以及男性同儕的影響之下，會開始探索社會所期待的男性形象，並發現陽剛形象是他所喜歡且認同的，會出現「陰柔倒退、陽剛拓展」的情況。

「…我覺得雖然我自己本身是同志，但我也不太會去參加同志舉辦的聚會還有什麼同志遊行、gay bar之類的我都沒去過。因為我覺得我可能沒辦法融入他們吧。」(ZH1-250~252)

「應該是這樣說，我如果在外面，我不會輕易承認自己是圈內人，就算別人問，我也是打死不認，我不太喜歡輕易被看破。」(ZH2-012)

除了以上 Zhang 在性傾向上保持低調，甚至以偽裝異性戀的方式來使自己達到最舒適的狀態。直到現在他仍在性向上保持一貫的低調，甚至刻意掩飾自身較為陰柔的特質，只在熟識的朋友或是情人面前才願意展現。

另一方面，在談到關於如何看待台灣男同志圈中存有崇尚陽剛、貶低陰柔的現象時 Zhang 與 Benny 的看法趨近一致，較為偏向每個人各有所好，偏好陽剛或陰柔只是個人好惡的選擇，因此沒有抵抗與否的問題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我知道這樣有些人會不爽，我是不會欸，他本來就可以有選擇啊！他只是把他不要的東西具體說明，但不會讓我討厭這個人，因為我覺得他只是把自己不喜歡的東西講出來而已。你如果覺得自己是C的人，你就不要去理他就好了，人家都寫了，你還去找他，那你自己也很白目。」(BE1-170)

「其實，好像到現在我交往的對象，我好像對異男比較有興趣，就是長相的部分，我比較希望對方是異男樣的，不要就是一看就知道是GAY的那種。」(ZH1-244)

對於這種將男同志圈崇尚陽剛、貶低陰柔的現象當作是個人偏好解釋的人，范綱皓（2015）就曾在撰文中提及，有人認為「拒C」的偏好之於愛好甜點，不喜歡就不要吃；但他不以為意，他認為「貶低陰性」這樣的集體價值，是有人必須要為這種集體價值付出沉重代價，例如：2000年的葉永鋕事件，因此他提倡必須拆解性別刻板印象，誠實面對厭女情結。本研究也認為，藉由 Zhang 與 Benny 對此現象的看法可以得知，即便身為自認且曾被認為較具陰柔特質的

男同志，都有可能陷入「排斥陰柔是一種個人意志展現」的迷思，更遑論那些本就佔據優勢位置的陽剛男同志或是異性戀們；因此，不宜將個人偏好之選擇作為忽視圈內貶斥陰柔的遮羞布，相反地，若是能在各種層面進行發聲或抵抗，應更能使多元的聲音被聽見、看見。

最後，筆者注意到 Zhang 的論調中也存有不認同過於陰柔的表現。這也顯示了 Zhang 的心中仍有一把尺衡量「男生該是什麼樣子，女生該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我這樣好像有一點點歧視，但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想表達那群過於女性化的同志們，如果表現得很自然當然就很可愛，但如果太不自然就會顯得很可怕。」(ZH2-028)

此點近似於林純德（2009）在他的研究中提出的「性感階序」(sexual hierarchy)，在他對於台灣男同志圈內熊族的研究中，他觀察到熊族內部發展出以「性」(性角色、性能力、性向)、「性別」(陽剛、陽光、粗曠)、「身體」(身材、五官、體毛)等基礎上出現了優勝劣敗的性感階序；在熊族之中，性感階序的頂層也就是所謂的「優熊」就是陽剛、健身房身材、粗曠帥氣的總和，相反的階序底層就是那些具陰柔特質的熊或是外在條件較差的。與上文中 Sakura 描述的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也會利用健身來擺脫陰柔的形象；再加上 Zhang 直言自己雖然自認也常常被認為比較斯文、具陰柔特質，但是就連自己也無法接受「太不自然的」具陰柔特質男同志，也會害怕與他們交流。因此本研究認為無論在台灣男同志圈中的哪個族群，抑或是哪種性別氣質中都會形成所謂的「性感階序」，而能夠佔據金字塔頂層的都必須具備：陽剛、精實、帥氣等這些特質。

第四節、 未來展望：關於台灣男同志圈

在本章最後，彙整並分析具陰柔特質男同志的性認同階段、生命經驗中面臨的陽剛霸權以及如何發展出(不)抵抗策略後，本章將提出，四位受訪者對於現今的台灣男同志圈有什麼樣的建議？以及受訪者們分別以何種方式努力改善所處環境的氛圍？最後是筆者綜合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後對台灣男同志圈提出的建議與分析。本節分為二個部分：透過(性)教育，教導尊重多元、透過公開倡議。

壹、透過(性)教育，教導尊重多元

在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中 Sebastian 是在國中時期受到班導師多番幫忙，Sakura 和 Benny 則是強調(性)教育的重要性。在許多研究中也指出，性別平等教育正是提倡多元性別價值的解方，在校園中，學校老師應以多元的教育觀點教導學生尊重各種性傾向以及性別氣質，相關性別平權的社團也應一同朝此目標建構更加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張正學，2003；駱俊宏等，2005；邱長彥，2017；平雨晨，2018）。

「所以我到現在真心覺得，學校一定要教這些事情，性平教育真的很重要！（強調三次）我覺得可能是我比較幸運，遇到一個不會挑課程上的健教老師，所以幫助我在往後的人生中免除掉很多疑惑。好的老師對於學生真的非常有影響，好的教育也是。」(BE1-044)

「我覺得這個社會上，或是男同志圈裡面仍然還是有很多歧視的現象耶…我也覺得這很難去改善…只能就一再宣導吧，用教育的方式教大家要尊重包容社會上多元的群體這樣。」(SA1-090)

Benny 之所以會如此積極在訪談中多次表達性平教育的重要性，主要在於 2018 年的公民投票第十一案「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以七百萬票通過，這是保守勢力的一大成功，卻也是性平教育目前面臨的窘境；雖然教育部（2018）對於公投第十一案的通過表達不會廢止性別平

等教育，而是詳細檢視其課綱中關於同志教育的內容，但是在反同團體及教會組織強力干預之下，許多教師在教學現場備感壓力（王怡蓁，2018）。因此本研究認為身為公民且關心性別平等教育的我們，最簡單可行的便是時刻關注性平教育相關的新聞動向、立法舉措，另外在選舉時將該候選人是否支持性平列入考量因素。

再者除了在學校的性平教育需要公民一同守護之外，本研究也認同 Sakura 提出的同志圈也需要相應的機會，讓已經遠離校園的人士以能夠更了解尊重多元性別等的相關議題。目前台灣社會有多個同志機構不定期辦理相關的講座、工作坊內容森羅萬象，例如：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舉辦的「認識跨性別 ABC」、高雄陽光酷兒中心舉辦的「我的美麗我決定」、社團法人台灣基地協會舉辦的「Oops！你不知道的台中同志」、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舉辦的「多元性別與反歧視法」等；透過同志機構舉辦的講座，能夠使已經進入社會或是在求學期間尚未接觸性平教育的同志們對於多元性別氣質有更多的認識，學會尊重台灣男同志圈中多種群體，使男同志們對彼此的想像不再扁平化。

小結以上，本研究認為在校園中的性平教育能夠使性別氣質較為陰柔的男孩子或是較為陽剛的女孩子，不受性別刻板印象之苦，產生霸凌甚至憾事；在男同志圈中，透過聆聽講座與參與工作坊，甚至實際與各種不同性別氣質的人互動，進而抹除原本心中對於某族群的偏見。無論是加固現階段學校教育中的性別平等教育，抑或是同志機構辦理的各式講座，都能有效使平時對議題不熟悉之學生、台灣男同志們或社會大眾，對於尊重多元性別、多元氣質有更進一步地認識，進而讓整個台灣男同志圈乃至於整體社會都朝向多元包容的方向邁進。

貳、透過公開倡議，實踐自我

藉由 Sakura、Benny 的生命故事可以發現二人對於同志相關議題的關心皆是從大學時期萌芽，並且各自以不同的實際行動來發聲。Sakura 與男友在近兩年常常參與同志相關社會運動，走上街頭抗爭；Benny 則是在 2018 年公投期間多次說服家人與他們說明公投內容。

「我也開始會跟男友出跑一些婚姻平權運動，例如說，我們就有一起去過辦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婚姻平權音樂會，那算是我第一場真的實際去參與的社會運動吧！」(SA1-088)

「我也極力的說服家人公投到底事怎麼一回事。因為我有看我媽那一些媽媽群組，非常誇張！都是一些假消息，反正就是護家盟瘋傳的訊息。」(BE1-160)

除了實際地參與倡議活動之外，Sebastian、Sakura、Benny 也常常利用社群網站公開表達自己的堅持。Sebastian 喜愛網紅鐘明軒展現的自信與勇氣，因而時常關注他的頻道以及新書，根據何乃熒（2010）的研究報告指出受歡迎的意見領袖 (popular opinion leader, POL)，在社會溝通的過程中能夠扮演重要角色，提供大眾資訊、分享資訊以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識；近幾年來網紅興起，除了上述提到的鐘明軒，另有：黃氏兄弟³⁷、Boiz Dorm 男生宿舍³⁸、FJ234³⁹等，都曾經透過拍攝影片的方式倡導尊重多元、同志平權，甚至是大方展露自己的陰柔特質。Sakura 在 Instagram 上網美風格的記錄著生活，高調展演著自己充滿自信的性別氣質，這樣的行為也再次呼應了林純德（2013）研究中提到的「敢曝」（camp）是指男同志敢於不男不女、又淫又妖的姿態，是一種反抗主流性／別規範的酷兒政略。Benny 在 2018 公投期間除了一邊身體力行說服家人以外，也常常在各大社群網站發表文章呼籲大家審慎投下自己手中的公投票；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代，大部分的人們每日都會使用社群網站，在個人的貼文表達自身立場，再由他人「按讚」、「分享」時，就是幫議題做了最有力的倡議（劉晏汝，2016）。

³⁷ 《破百位創作者大合唱『彩虹』力挺婚姻平權！》，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10TkjDFxA>

³⁸ 《同性戀有什麼錯？ What's wrong being gay?》，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W3O3tFJY4>

³⁹ 《我不跟 C 妹當朋友！？ 圈內性別氣質討論》，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fYrWg0Cwp4>

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旨在藉由具陰柔特質的台灣男同志之生命經驗，反思台灣男同志圈乃至於整體台灣社會充斥的陽剛霸權現象；透過數次的半結構式訪談，由逐字稿建立起專屬於受訪者個生命故事替代文本，再由文本中仔細推敲其中意涵。本章將根據第五章生命故事分析，為本研究歸總出結論，再針對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以及研究建議提出檢討。

第一節、陽剛霸權下的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

走入健身房看著各個健壯無比的肉體，激短的背心吐露著若影若現的誘惑，健身房就是男同志的競技場，較量著陽剛的氣質與肉體。身在五光十色的台灣男同志圈，自己也曾困在齊一標準的囹圄中，無奈不論怎麼努力始終無法拿到金字塔頂層的入場券。很多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拿到入場券，或因性別氣質、或因天生相貌，魯迅筆下「吃人的社會⁴⁰」映照著台灣男同志圈一點也不為過。本研究主要藉由關懷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進而探討台灣男同志圈內崇尚陽剛，貶抑陰柔的現象，以敘事研究法進行資料收集整理與分析，藉由數次訪談了解在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中，是否有感受到異性戀霸權或是男同志陽剛霸權的排斥？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如何展現他們的能動性？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是否有發揮他們的能動性以挑戰男同志圈內的陽剛霸權現象，甚至是異性戀霸權的框架，發展出一套抵抗策略。

在八次的對談中，每一杯咖啡、每一次全神貫注的聆聽，都希望從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找尋遇挫卻又能重新站起的身影，但有人挫折不那麼多、有人心境調適得很快、有人在人生旅途中大放異彩。做完了四人各兩次的訪談，筆者發現跌倒重新站起的勵志小故事根本無法概括四位受訪者每段人生的精采，以及每個故事背後所涵蓋的意義，從這些故事中可以看到：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他們的性認同歷程與出櫃狀況，以及在整體台灣社會脈絡他們所要來自異性

⁴⁰ 出自於魯迅《狂人日記》。

戀正典的陽剛霸權與同志正典的陽剛霸權雙面夾擊，誠如前述提到這份研究從來不是勵志小語，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以生命經驗為出發，發展出各自不同的(不)抵抗策略與歷經滄桑後怎麼樣來看待未來的台灣男同志圈甚或是整個台灣社會；他們的故事不是陳腔濫調的性平口號，而是人生旅途中過關斬將的血與淚，這便也交織成本研究從這四段生命故事中的發現以及貢獻。關關難過關過，以下就隨著四位受訪者的生命足跡一同闖關、破關。

第一關，是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他們性認同過程。本研究發現此次受訪的四名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在 Cass(1979)的「性認同形成模式」中，都直接進入了「認同容忍期」甚至是「認同巔峰期」並沒有經歷過多自身性傾向認同的掙扎與不安；歸咎其原因，本研究認為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極早認知性向、重要他者的支持與引導。同時也注意到，Teague (1992)提出的四階段同性戀認同發展歷程中的第一階段「感覺期」(sensitization)能夠更精準地補充解釋本次四位研究者三級跳的性認同曲線。此外，建立性認同的過程中，生命中的重要他者也扮演著極具影響力的一部分，歸納四位受訪者的重要他者可得出，這類人常為：伴侶、關係親密的親人、師長、同志友人。

在一定程度與內在自我達成性向上的認知後，第二關要面臨的是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汙名與出櫃狀況。具陰柔特質的四位受訪者常遭受的汙名標籤及類型是針對他們的陰柔特質衍生出的言語霸凌，諸如：取綽號、正面言語攻擊，而這樣的情況最常發生在受訪者大學之前的求學階段中。因為日漸承受來自同儕、家人、媒體的汙名標籤，使得受訪者承受極大的社會壓力進而藉由向旁人出櫃尋找情緒釋放的出口，具陰柔特質的受訪者們通常優先出櫃的順序為：(女性)友人、(女性)手足、母親，最後才是父親。簡單說明四位受訪者的出櫃歷程，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身邊的朋友常以女性友人為主，這也讓他們在第一時間欲出櫃的對象常是身邊最親暱的女性友人，即使做好與家人出櫃的心理準備，受訪者們往往會傾向選擇先與同輩親戚或手足出櫃(也常為女性)，先獲得家中的一股支持力量後，再對父母或長輩們出櫃。最後，就算鼓起十足勇氣向父母親口出櫃，先知道消息的幾乎都是母親，父親則是常被蒙在鼓裡的。

無論在各種情境場域，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之所以會背負如此多的汙名標籤，原因在於這個社會所建構出的陽剛霸權類型，這也是他們所面臨的第

三關。以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所遭遇的陽剛霸權建制，分為「異性戀正典中的陽剛霸權」以及「同志正典中的陽剛霸權」兩個部份來探討。

首先是「異性戀正典中的陽剛霸權」。本研究發現，在一個認為異性戀才是正常的世界觀中它必然歧視具陰柔特質的男性，而展現的面向有以下幾種情境：家庭情境、學校同儕情境、軍旅情境。在家庭情境下，「父親」成為家庭場域中擁有陽剛霸權的角色，在此次受訪的四位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中，父親扮演者以下三個角色：施暴者、約束者、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者，由於兒時經驗中的父親施暴場景加上成長過程中父親對於自身陰柔特質的壓制以及貶抑，導致在本研究的四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中，父親的角色極為陌生且遙遠。在學校同儕情境之下，陽剛霸權的實際擁有者是男性同儕以及男性師長，本研究發現，在求學各個階段，具陰柔特質的受訪者們或多或少都有遭受男性同儕排擠的狀況，呈現「男生國」、「非男生國」這樣粗略的分法；且在分類的同時，經常出現言語上的霸凌，包含以陰柔特質冠以「娘炮」、「人妖」等的綽號；但是，在經歷男性同儕排擠的當下，受訪者也會班上女生結盟，進而形成一股足以與男生群體抗衡的勢力後，讓男性同儕無從在人際關係上進行排擠。在男性師長部分，陽剛霸權的展露則是常在錯誤拿捏師生分際中開的玩笑內顯現，這類的玩笑通常針對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聲音、行為舉止做人身攻擊，本研究中發現的情況有以下：針對性懲罰、教師帶頭嘲笑。同時，本研究也發現，教師缺乏性平意識的行為也常牽動家長震怒前來學校關切，且造成被霸凌者心靈難以抹滅的創傷進而有輕生念頭產生。在軍旅情境之中，在兩位有服役經驗的受訪者之生命故事中，呈現了有別於過去研究中將軍隊形容為「同志煉獄」。本研究發現，男同志們容易在服兵役時形成群體，本研究傾向於以受訪者自述的「彩虹同袍」、「彩虹中隊」做稱呼；此外，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在軍中也會運用自身的特質為了軍中群體做出貢獻進而得到長官、同袍的掌聲，例如：布置比賽、安撫新兵。但不可否認的是，本研究中受訪者較為正面的軍旅經驗並無法抹滅軍隊是強迫性建立陽剛認同的場域；但是，關於本研究中二位受訪者在軍中的經驗何以呈現有別於過往研究中同志當兵總是遭遇負面經驗，本研究認為這與時代氛圍有極大的關聯，包含 2013 年發生震驚社會的「洪仲丘事件」除了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外，民眾與媒體的目

光皆投射軍隊治理上；再者，2016年起的同志婚姻平權運動也讓整體社會看到同志真實地存在你我身旁。

綜上可發現，在異性戀正典的作用下，男性必然被要求要進行陽剛的性別展演，這使得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即便在年幼時尚未發現自己的性傾向)在成長過程中皆有遭遇異性戀陽剛霸權的制約，例如：在家中會被父親糾正玩娃娃的行為、在學校被男同學冠以人妖等綽號、因聲音尖細被師長帶頭霸凌等。

再來是「同志正典中的陽剛霸權」。當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好不容易在異性戀的規訓下成功地成長，也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更成功地透過各種媒介接觸到了男同志圈，本研究卻發現了是在男同志圈裡面仍有一種什麼才是「正常／好」的男同志。本研究認為台灣男同志圈內的確充斥「崇尚陽剛、排斥陰柔」的現象；更進一步，本研究還認為台灣男同志圈內瀰漫著「自我流露的分層化」，在四位受訪者的認知中，圈內似乎有一個群體永遠佔據著主流，也就是擁有陽剛的性別氣質、壯碩健美的身體意象、傲人的男性生殖器官等。而這群占盡優勢的同志正典群體對於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排斥，體現於：在交友軟體中常被封鎖、難以進入感情。此外，在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伴侶關係之中，本研究發現，因為本身所具有的陰柔特質使得四位受訪者經歷過的所有同志伴侶關係呈現出複製異性戀伴侶模式，即某一方為絕對強勢方，另一方則必須承擔更多家事責任，導致權力關係並沒有如過往研究所指涉的一般平等；而且在受訪者描述的過程中，皆有傾向以較為女性化的字眼來形容自己在感情裡的狀態，例如：老母親、公主、菲律賓女傭。

解讀生命故事的外溢效應在於，受訪者不但會針對主題進行分享，生命中其他遭受的磨難或是因為陰柔特質帶來的好處，他們都一吐為快，這也使本研究的內容不僅帶出台灣男同志圈內的陽剛霸權，更涵蓋異整體台灣社會對於性別氣質的看法。具陰柔特質男同志們的第四關，便是面對陽剛霸權的夾擊，他們的策略、解方，或者僅是舉白旗投降。

本研究發現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面對生命中各式挑戰發展出了各自不同的(不)抵抗策略，分別有：利用自身陰柔特質的優勢、拒絕追求男同志圈內的齊一標準、特定層面上的不抵抗。「利用自身陰柔特質的優勢」是指受訪者

認為他們所擁有的陰柔特質使自身的思維邏輯與行為有別於其他男性，而這樣的差別是帶來益處的。而所謂的優勢則展現在：較不用負擔勞力工作、利用「親和力」拓展人際、打破性別刻板藩籬：才藝與職涯。本研究發現，具陰柔特質的受訪者常在單純以男性為主的環境被視為女性一般的存在，因此若群體中有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工作，通常就會有其他男性跳出來承擔。此外，受訪者發現自身的思維模式以及外在呈現性別氣質能夠與外界認知的女性氣質呼應，因此利用自身的陰柔特質與女性群體產生共感將自己融入女性群體中，進而在人際拓展上獲得優勢。最後，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較不會因為性別刻板印象的限制而放自己熱愛的興趣或是職涯選擇，他們較會勇於投入其中獲得成就感甚至眾人的喝采。「拒絕追求男同志圈內的齊一標準」Sakura 與 Sebastian 堅守自己獨有的性別氣質，且不隨著生命經驗中的挫折或他人眼光而改變，反而在年齡漸長後越活越有自信，這樣的微抵抗策略或許是更貼近一般陰柔特質男同志的日常。「特定層面上的不抵抗」則像是 Zhang 的生命經驗中沒有發生較為負面的待遇，抑或是本身對於性傾向、性別氣質這類的議題較為保守陌生者，較會認為以偽裝異性戀的方式是使自己達到最舒適狀態的手段之一；而且 Zhang 與 Benny，對於台灣男同志圈中存有崇尚陽剛、貶低陰柔的現象這類的觀點，也會偏向解釋成「個人喜好問題」並不是全然的歧視更無需做出抵抗。但是，筆者認為，不宜將個人偏好之選擇作為忽視圈內貶斥陰柔的遮羞布，應在各種層面進行發聲或抵抗使多元的聲音被聽見。

面對無論是來自異性戀正典或是同志正典的壓迫，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總是能活用自己的性別氣質、身體等作為(不)抵抗策略的一環，且展現不屈不撓的精神。第五關，是在多次訪談中，受訪者們幾乎都是主動對於台灣男同志圈抑或是整體社會有著批判性的思考，以及良善的建議。他們往往對於台灣男同志圈以及整體台灣社會寄予厚望，並且也提出自身的看法，分別是：透過(性)教育，教導尊重多元、公開倡議。

「透過(性)教育，教導尊重多元」的部分，根據 Sakura 與 Benny 的自述及生命故事之分析，本研究認為應該守護當前得之不易的校園性平教育，具體的做法有：時刻關注性平教育相關的新聞動向、立法舉措，另外在選舉時將該候選人是否支持性平列入考量因素。除了學校教育之外，本研究更進一步認為

同志圈也需要相應的機會讓已經遠離校園的人士以能夠更了解尊重多元性別等的相關議題，因此透過相關同志機構辦理的各式講座，希望能有效使平時對議題不熟悉之學生、台灣男同志們或社會大眾，對於尊重多元性別、多元氣質有更進一步地認識。「公開倡議」的部分，本研究認為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若能親身投入到社會運動的現場，參與社會抗爭，對自身以及台灣男同志圈的正面影響是極大的；除此之外，透過社群網站公開表達自己的訴求，抑或是在網路平台透過照片、影音，展演自己的性別氣質，在這個線上線下的界線日益模糊的時代，所展現出來的效用也可以非常大。

筆者用了八次訪談，陪著四位受訪者重新溫習生命中各式的挑戰、難關，也藉著這些生命中的「難」，看到了更多的堅韌、策略，他們實踐著令自己處於舒適、更為做自己的性別展演同時也呼籲著台灣社會能夠往更多元包容的方向前進並對於未來有諸多期許。Zhang、Sebastian、Sakura、Benny 這四位受訪者的故事，沒有太多驚滔駭浪，震天嘎響的事蹟，他們都是每個人生命旅途裡求學階段會認識的斯文小男孩，或在辦公室裡愛聊八卦的男性同事；也正是因為他們平凡，讓本論文能夠發掘這平凡背後的生命足跡，分析並創造出屬於筆者與他們四位的不平凡。

這份不平凡便也是本篇論文對台灣社會的微小貢獻，本論文藉由分析四位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故事證實了台灣男同志圈中確實有著強烈的陽剛霸權意識，呼應過去多數研究所得之結論在異性戀正典與同志正典的雙重壓迫之下，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們皆經歷過來自家人、同儕、師長、台灣男同志圈等，不同程度的壓力。與過往研究稍有不同的發現，在於以下幾點：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性認同形成較快、在軍中並未遭受排擠、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伴侶關係複製異性戀伴侶模式。同時也藉著他們的故事反思存在台灣社會的異性戀霸權框架，以及更具焦在剖析台灣男同志圈中陽剛霸權的現象。以本研究的角度出發透過受訪者的自述帶出了台灣男同志群體並非外界所想像的以陰柔特質為主流，相反地，在亟欲擺脫外界對於「男同志都很娘」的這樣的刻板印象，台灣男同志圈內建構出一群陽剛的主流群體，試圖以強健體魄、拒斥陰柔，形成了男同志圈內的陽剛霸權，也使得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處在更邊緣的位置。

透過本研究可發現，受訪者們並沒有在人生過程中把自己視為絕對的受害者，反而展現生命過程中處處充滿韌性以及不屈不撓的精神。本研究清楚地讓大家看到在生命裡的各種情境之中，的確存有不同的邊緣主體，但是他們總是能發揮自身能動性在面對不友善甚至是欺凌的狀況應付得宜；在生命歷程中，雖偶有受挫感，但是面對種種挑戰並未一蹶不振，甚至更加活出自我。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所處的位置或許不在主流男同志圈甚至是異性戀霸權認同的位置上，不過他們如何應對社會排除仍然可以提供目前台灣男同志圈內更邊緣、更弱勢的群體一個值得參考的範式。

最後，對於具陰柔特質男同志以及台灣男同志圈的探索，本篇論文的貢獻實在是滄海一粟，本研究受限於研究方法必須將年齡、種族控制在一定程度的相近，因此本研究所呈現之結論並無法推論到所有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身上，且礙於受訪者與研究者的年齡相近，對於台灣男同志圈內陽剛霸權現象的許多觀察也趨向一致。因此，期待未來能有不同世代、種族、職業的研究者以及受訪者共同探索台灣男同志圈內陽剛氣質建構的領域，希冀能夠開闢更多元的視角來幫助所有台灣男同志尊重多元性別氣質，有朝一日至少在同志圈內能夠發展擺脫異性戀男尊女卑的厭女情結，達成人人都能夠自信自在的氛圍。期待後續研究者能夠開啟世代之間的對話，尤其是本研究觀察到父親在家庭情境下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較為陽剛楷模，這之中是否牽涉到世代間不同的價值觀認知差異或是整體社會氛圍的影響？此外，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建議能夠將焦點團體研究法(focus group)帶入研究方法之中。焦點團體是以研究為目的，選取某些符合特定條件的成員，組成4~12人的團體進行1~2小時的訪談；其特色在於能夠在同質性(homogeneity)高的團體之中藉由成原本的互動過程來刺激思考，並且多方面表達各種與研究議題關的意見（周雅容，1997）。筆者認為，欲更廣泛地探討整體台灣男同志圈中瀰漫的陽剛霸權現象，必須在各個不同世代、種族、職業中進行立意取樣，而焦點團體研究法正好能夠滿足此一需求，例如：透過年齡進行分組，20歲以下、20~29歲、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以上各組成4~12人不等的焦點團體進行訪談。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方剛，2009，《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王怡蓁，2018，〈公投後「同志教育」消失？教育部說「可以教」但老師坦言壓力大〉，上報，
<https://www.facebook.com/twgeec/posts/2142630582719613/>。
- 王家豪，2003，《娘娘腔男同性戀者的社會處境及其自我認同》。台北：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振圍，2011，〈同志，Yes！暴力，Bye-bye！青少年同志的校園受暴處境與改善方法〉，《婦研縱橫》，94：26-34。
- 王皓薇，1997，〈不要交出遙控器，同志要有「現身」的自主權〉。《騷動季刊》，53：52-58。
- 卡維波，1998，〈同性戀／性工作的生命共同體：理論的與現實的連帶〉。《性/別研究》，264-310。
- 平雨晨，2018，〈男孩的「無情」教育與陽剛探討〉。《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3：104-107。
- 田芳華，1998，〈自傳記憶與事件—生命史調查之應用與前瞻〉。《調查研究》，6：5-38。
- 朱偉誠，1998，〈臺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35-62。
- 何春蕙，2003，〈「性／別壓迫」——跨性別主體在臺灣〉。收錄於何春蕙，《跨性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73-122。
- 何春蕙、丁乃非、甯應斌，1998，《酷兒理論與政治》。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何粵東，2005，〈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應用心理研究》，25：55-72。

- 吳政杰、南玉芬，2013，〈陰柔同志遭受霸凌經驗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42：214-226。
- 吳學儒，〈「受到壓迫的既得利益者」？男同志可以如何自省〉。想想福刊，2018年11月5日。
- 宋里文，2002，〈敘事與意識：另一個對話的位置〉。《應用心理研究》，16：157-165。
- 李淑菁，2011，〈性別教育的論述角力：教師的詮釋與想像〉。《教育與社會研究》，22：39-92。
- 李藹慈，2010，〈某國際企業資深教育訓練人員之生涯敘說〉。《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7：199-243。
- 卓耕宇，2009，〈彩虹少年的美麗與哀愁？一個青少年愛滋男同志自我生命敘說之研究〉。《愛之關懷季刊》，69：41-56。
- 周佑儒，2007，〈大學男同志學生出櫃經驗之敘事分析〉。南投：國立暨南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采潔，2010，〈青少年男同志向手足出櫃之歷程與影響〉。臺北：臺北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雅容，1997，〈焦點團體法在調查研究上的應用〉。《調查研究》，3：51-73。
- 易言媛、游美惠，2002，〈男性／陽剛特質&女性／陰柔特質〉。《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8：101-106。
- 林杏足，2013，〈敘事諮商中當事人自我認同轉化歷程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7：209-242。
- 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質性研究方法：訪談模式與實施步驟分析〉。《身心障礙研究季刊》，3：122-136。
- 林昱貞、楊佳羚、張明敏，2004，〈性取向汙名之建構、抗拒與轉化：一個同性戀議題的教學實踐〉。《教育研究集刊》，50：91-121。
- 林美珠，2000，〈敘事研究：從生命故事出發〉。《輔導季刊》，36：27-34。
- 林美珠、溫錦真，2018，〈臺灣心理與諮商敘事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3：81-116。

- 林純德，2009，〈成為一隻「熊」台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型塑與性/性別/身體展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6：57 - 117。
- 林純德，2013，〈「C/娘」的爭戰指涉，怪胎展演與反抗能動性：檢視「蔡康永C/娘事件」中的「性別平等教育女性主義」論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0：163 - 214。
- 邱長彥，2017，〈高中男校社會組學生的陽剛氣質建構與實踐：以台灣中部一所高中之考察為例〉。《臺灣性學學刊》，23：1 - 28。
- 邱珍琬，2002，〈青少年男同志認同過程與實際〉。《彰化師大輔導學報》，23：77 - 107。
- 柯乃瑩，2010，《發展網路意見領袖之介入策略及對男同志愛滋疫情控制之評估研究》。成功大學。
https://www.cdc.gov.tw/Professional/ProgramResultInfo/LeYn5b0UwF_lgvjR5rhT-A?programResultId=4qcPlh9Pv9ivwRsa2Scy5w。
- 洪任賢，2017，〈同婚釋憲後，非主流男同志跟誰結婚？〉，性別力 Gender Power，<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3613>。
- 洪凌，2011，〈過往遺跡，負面情感，魍罔兩魍：從海澀愛的倒退政治（politics of refusal）揣摩拒絕進步的酷兒渣滓〉。《文化研究月報》，123：74 - 84。
- 洪凌，2015，〈反常肉身奇觀，跨性酷異戰役：再閱讀科奇幻文學的酷兒陽剛與負面力量〉。《文化研究》，21：161 - 198。
- 紀大偉，2015，〈翻譯的公共：愛滋，同志，酷兒〉。《臺灣文學學報》，26：75 - 112。
- 紀大偉，2017，《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范綱皓，2015，〈同志的「厭女」情結：交友軟體上的拒C文化〉，性別力 Gender Power，<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8910>。
- 范麗娟，1994，〈深度訪談簡介〉。《戶外遊憩研究》，7：25 - 35。
- 唐綺曼，2015，《完形崩壞之插畫創作—揭穿芭比與肯尼的黑色喜劇》。臺中：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 高穎超，2006，《做兵、儀式、男人類：台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2000-2006）》。臺北：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 張正學，2003，〈“同志·出櫃”校園課堂同志座談活動紀實〉。《婦研縱橫》，66：105 - 108。
- 張志維，2013，〈憂鬱書寫—評黃道明《酷兒政治與台灣現代「性」》〉。《中外文學》，42（3）：175 - 180。
- 張育誠、吳鴻昌、李清潭，2015，〈意義、脈絡、反身性：質性研究的科學性與正當性〉。《商略學報》，7（2）：71 - 88。
- 張金權，2011，〈被兵役制度集體霸凌的酷兒—再訪良心自由之法容許性正義〉。《婦研縱橫》，94：45 - 60。
- 張金權，2011，《役男不死 酷兒不酷——臺灣強迫兵役勞役制度之法律與性別正義容許性分析》。臺北：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盈堃、根秀欽，2012，〈當雲豹王子變成娘娘腔：校園原住民男同志陽剛氣質的規訓與抗拒〉。收錄於張盈堃等編，《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巨流圖書，頁139-178。
- 張藹珠，2000，〈性別反串、異質空間、與後殖民變裝皇后的文化羨嫉〉。《中外文學》，20（7）：139 - 157。
- 教育部，2018，《教育部回應公民投票結果之說明》，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16207382218F8B73。
- 梁世武，2009，〈台灣族群通婚與族群認同之研究〉。《問題與研究》，48（3）：33 - 62。
- 畢恆達，2000，〈走入歧途的男性氣概養成過程〉。《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2：44 - 46。
- 畢恆達，2003，〈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37 - 78。
-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51 - 84。
- 莊珮柔，2017，〈讀者來函：在中學內的性別教育到底是怎麼進行的？〉，端傳媒 Initium Media，<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30-notes-LGBTeducation/>。
- 莫藜藜，1997，〈受虐兒復原能力的探討：兩個保護個案的比較分析〉。《中華心理衛生期刊》，10（2）：67 - 82。

- 陳妙芬，2017，〈生命政治與酷兒研究〉。《哲學與文化》，44（10）：123 - 146。
- 陳志萍，2017，〈男同志交友 APP—9 Monsters 象徵圖形與照片之性別與身體展演〉。《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1：50 - 58。
- 陳柏程，2008，〈網際網路中的男同志情慾體現：同志交友網頁之使用與認同形塑〉。嘉義：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 陳震齊，2006，〈娘同志在異性戀霸權下的自處與在霸權式陽剛下的認同選擇〉。高雄：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 喀飛，2012，〈老年同志的三重汗名：老年、同志、性〉。《文化研究》，13：308 - 312。
- 曾寶瑩，2016，〈同性戀佔台灣社會至少 5% 人口，他們可能就是還沒對你出櫃的家人〉，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5986>。
- 游美惠，2012，〈攸關陽剛與陰柔：《性別與教育》(Gender and Education) 期刊論文(2000-2010) 的熱門議題探討〉。收錄於張盈堃等編《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巨流圖書，頁 45-65。
- 游美惠，2012，〈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性別關係之探究〉。《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0：1 - 45。
- 馮玉兒，2011，〈男同志愛戀健美體魄與健身文化之初探〉。《休閒與社會研究》，3：143 - 154。
- 黃俊昌，2013，〈陰柔特質男性在性別偏見經驗中的復原力展現：以四位陰柔特質男同志為例〉。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碩士論文
- 黃思郁、李月琴，2018，〈淺談影響男同志分手調適之因素〉。《臺灣教育評論月刊》，7（10）：258 - 264。
- 黃珮茹、林烘煜，2011，〈陰柔特質男性態度量表之發展〉。《測驗學刊》，58：87 - 117。
- 想像不家庭陣線，2019，〈想像不家庭：邁向一個批判的異托邦〉。蓋亞文化。
- 楊雨，2004，〈中国男性文人气质柔化的社会心理渊源及其文学表现〉。《文史哲》，281：107-113。

- 葉在庭，2001，〈青少年同性戀傾向初探性研究〉。《馬偕護理專科學校學報》，1：111 - 132。
- 詹琇惠、盧鴻毅、侯心雅、馬立君，2013，〈從媒體與閱聽人解讀都會型男之意涵：敘事、符號學及接收分析〉。《台灣性學學刊》，19：67 - 94。
- 劉人鵬、丁乃非，1998，〈罔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性/別研究》，3（4）：109 - 155。
- 劉安真，2017，〈同志伴侶關係與諮商〉。《輔導與諮商學報》，39（1）：19 - 38。
- 劉威成，2005，《女性化特質成年男性因應性別偏見歷程之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韋佐，2013，《儒教與同志-台灣男同志文學中的倫理權力》。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晏汝，2016，〈非營利組織必讀：8大社群傳播策略（下）〉，NPOst 公益交流站，<https://npost.tw/archives/23958>。
- 劉磊，2005，〈親和力在大學生就業中的紐帶作用〉。《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5（4）：53 - 56。
- 蔡孟哲，2009，〈躺在兄弟的衣櫃〉。收錄於何春蕙編，《酷兒新聲》。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1 - 38。
- 蔡康永，2009，〈當我說一個男生[娘]的時候〉，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69db7d0100dy7i.html。
- 蔡淑梨、蘇慎農，2013，〈台灣男性的性傾向與美感生活型態對男性內褲偏好關聯性之研究〉。《紡織綜合研究期刊》，23（2）：42 - 50。
- 蔡綵柔、陳國彥，2018，〈陰柔特質男同志兵役經驗之研究〉。《人文社會電子學報》，13（2）：38 - 53。
- 蔡寶瓊、陳潔華，2012，〈教育的性別視角：課室與教學實證研究〉。City University of HK Press，
<http://163.19.6.141/genderedu/adminsystem/tableself/uploadfiles/tables/201604191619501037815355.pdf>。
- 蔣聖謙，2016，〈主流之外——非主流男同志的實況與困境〉，台大意識報，
http://cpaper-blog.blogspot.com/2016/09/blog-post_22.html。

- 鄭聖樺，2007，《性別對於台灣大學生性傾向與自殺關連性之調節分析》。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昭君，2009，〈娘娘腔是讚美嗎？〉，中國時報，
<http://www.ccut.edu.tw/adminSection/gender/downloads/%E5%A8%98%E5%A8%98%E8%85%94%E6%98%AF%E8%AE%9A%E7%BE%8E%E5%97%8E%EF%BC%9F.pdf>。
- 蕭瑞麟，2018，《不用數字的研究：質性研究的思辯脈絡》。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賴彥甫，2015，〈展演「C／娘」的音樂文化—台北同志夜店 G*Star 的 Asia Pop 與男同志身分的建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7：93 - 133。
- 霍秉坤、胡婧菁，2012，〈課程研究範式：量性研究和質性研究之整合〉。《教育學報》，40：1 - 14。
- 駱芳美，2017，〈勇敢當自己！？—大學教師課堂「出櫃」的探討〉。《輔導與諮商學報》，39（1）：39 - 65。
- 駱俊宏、林燕卿、王素女、林蕙瑛，2005，〈從異性戀霸權、父權體制觀看同性戀者之處境與汙名〉。《臺灣性學學刊》，11（2）：61 - 73。
- 謝文宜、蕭英玲、曾秀雲，2009，〈台灣同志伴侶與夫妻關係品質之比較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1（2）：1 - 21。
- 鍾仁惟，2013，《青少年男同志向同儕出櫃對其性認同形成及面對歧視之敘事研究》。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鍾道詮、李大鵬，2017，〈社會排除經驗對男同志心理健康的影響〉。《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0（1）：37 - 68。
- 簡春安、鄒平儀，2016，《社會工作研究法（2016 修訂版）》。巨流圖書公司。
- 羅恩賀伯特，2004，《山達基手冊》。棠雍圖書。
- 羅莎莉，2015，《儒學與女性》。江蘇人民出版社。
- 羅毓嘉，2009，〈當我們「變」MAN：Abercrombie & Fitch，陽剛氣質，與台北男同志〉，<https://www.ptt.cc/bbs/gay/M.1239298938.A.EB0.html>。

- 龐駿安，2016，《性別霸權的再製與抵抗：身體展演與服裝之觀察》。臺北：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准霆，2015，〈敘事治療在同志出櫃議題上的應用〉。《諮商與輔導》，360：25-42。
- 蘋果日報，日本都更團隊的「無微不至」連家人都比不上。2019年6月13日。
- 鐘明軒，2019，《我決定我是誰：在負能量爆表的人生路上，我不活在別人的嘴裡！》。大樂文化。
- 〈想做業務善用妳的6大優勢〉，投資網誌，<https://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51937>
- deadflowergu，2018，〈關於「異男樣」的想法.批踢踢實業坊〉，<https://www.ptt.cc/bbs/gay/M.1514822464.A.49B.html>。
- Lieblich A.、Tuval-Mashiach R.、Zilber T 著、吳芝儀譯，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和詮釋》。濤石文化。
- Pezzote A 著、潘樂辰譯，2012，《偽直男：男同志全方位生活指南》。永續圖書總經銷。
- Sedgwick E.K 著、何春蕙譯，1998，〈如何將孩子教養成同性戀：為娘娘腔男孩而戰〉。《性/別研究》，1：11 - 25。

二、英文部分

- B. R. Simon Rosser Michael E. Metz, 1994, "Differences in conflict-resolution styles among heterosexual,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1(4), 293-308.
- BRIDGES, T, 2014, "A VERY GAY STRAIGHT ? : Hybrid Masculinities, Sexual Aesthetics, 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culinity and Homophobia." *Gender and Society*, 28(1): 58-82.
- Cass, V. C, 1979, "Homosexuality Identity Form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3): 219-235.
- Connell, R. W, 2005, *Masculinities*. Polity.

- Connell, R. W., & Messerschmidt, J. W., 2005,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 Society*, 19(6): 829–859.
- Fuss, D., 1989,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 Difference*. Routledge.
- Goffman, E., 2009,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Simon and Schuster.
- Greenan Ed. D., D. E., Tunnell PhD, G., Greenan, D., & Tunnell, G, 2003, *Couple Therapy with Gay Men*. New York.
- Gregory Herek, 1990, "The Context of Anti-Gay Violence: Notes on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Heterosexism."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5(3): 316–333.
- Harris, D, 1999, *The Rise and Fall of Gay Culture*. Ballantine Books.
- Harry Stack Sullivan, 1953,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Routledge.
- Hart M, Roback H, Tittler B, Weitz L, Walston B, & McKee E, 1978,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nonpatient homosexuals: critical review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39(7): 604–608.
- Nardi, 2000, *Gay Masculinities*. SAGE.
- Robinson, B. A, 2016, "Heteronormativity and Homonormativity." In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pp. 1–3.
- Sedgwick, E. K,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nhee Han, 2000, "Asian American Gay Men's (Dis) claim on Masculinity." In *Gay Masculinities*. SAGE. pp. 215–230
- Teague, J. B, 1992, "Issues relating to the treatment of adolescent lesbians and homosexual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14(4): 422–439.
- Woodward, K, 199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SAGE Publications.

附錄

附錄一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壹、受訪者基本資料

- 一、姓名
- 二、年齡
- 三、職業
- 四、居住地
- 五、家庭成員

貳、生命故事分段

試想您是一位即將撰寫自傳的人，從0歲起，請您將訪談大綱翻頁於背後寫下第一階段的開始，也就是您的生日，以及這個階段何時結束？您可以使用各種標準來定義每個階段的始末，並且持續編排您的人生篇章，直到您現在的年齡為止。

參、廣泛問題(適用於任何分段)

- 一、請各訴我這個階段您能夠回想到的記憶，或是您記得的曾經發生過的重要事件？
- 二、在這個階段，您認為您是怎樣的一個人？為什麼？
- 三、在這個階段中，對您而言，誰影響您最深？為什麼？
- 四、為何要選擇這個年齡終止這個階段？有發生過什麼事情嗎？
- 五、關於本研究主題，有任何想告訴我的事情嗎？

肆、具體問題(適用於特定分段)

一、家庭

- 1.請問父母或是其他照顧者，是否對您有「男生應該要怎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教養觀念？對此有什麼深刻的事件嗎？

2. 請問父親或是男性照顧者，對您而言是什麼樣的角色？相反，母親或是女性照顧者呢？對此，他們做了什麼事情使您有這樣的想法？
3. 請問家人們有因為您的陰柔特質懷疑您是同志嗎？有進行過相關的對談嗎？過程為何？

二、學校

1. 請問在各個學習階段的老師是否也有將性別刻板印象的觀念帶入教學？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蹟嗎？
2. 請問在您的校園生活中，陰柔特質有帶給您什麼樣的(正面的、負面的)影響嗎？
3. 承上題，若經驗是負面的，您當時是如何處理該負面經驗？

三、職場

1. 請問在您的職場生涯中，有經歷過因為性別特質遭到特殊的(正面的、負面的)對待嗎？

四、台灣男同志圈

1. 請問您初跟台灣男同志圈接觸是在哪個階段，大概幾歲？(包含：網路上的、面對面的、個人的、群體的)您當時的心境為何？有發生任何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2. 請問您有因為自身的陰柔特質，在台灣男同志圈遭受到特殊的(正面的、負面的)對待嗎？
3. 請問您認為，台灣男同志圈中有「什麼才是正常／好的男同志」這樣的現象嗎？您認為這種現象指涉的是什麼？為何您這樣認為？
4. 請問您有為了要在台灣男同志圈中獲得青睞，而對自身的陰柔特質做出調整嗎？有任何深刻的經驗嗎？

附錄二 訪談筆記

受訪者姓名		訪談地點	
訪談日期		訪談次數	
內容			
一、訪談過程概述			
二、受訪者之行為 (情緒、肢體)			
三、研究者檢討			
四、後續訪談注意事項			
五、備註			



附錄三 訪談邀請函暨同意書

訪談邀請函暨同意書

研究主題：從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故事探討台灣男同志圈的陽剛霸權意識

指導教授：魏玫娟 博士（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研究生：李宇文

聯絡方式：0978970886

您好，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從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故事探討台灣男同志圈的陽剛霸權意識」研究（以下簡稱本研究）。有關本研究的計畫內容，在此向您簡要說明如下：本研究之目的是欲藉由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經驗探究男同志圈內的陽剛霸權及不平等權力關係並且反思過度崇尚陽剛特質對於台灣男同志的侷限。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敘事分析法（生命史）輔以半結構式訪談。本研究欲邀請台灣男同志且性別氣質自認且被認為較為陰柔者、年齡為 20 到 29 歲、族群為廣義漢人（閩南人、外省人）。預計訪談次數為一至二次，每次為一至二小時左右。

研究參與者應有的權利：本研究涉及大量個人生命故事的揭露與分享，因此，會在本研究中以匿名方式呈現且資料僅供研究使用，保證絕不外流。在研究進行過程中，若您有感覺到不舒服或想法有所改變，您可以隨時請求暫停本次訪談。您不會因為簽署本同意書，而喪失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

研究參與者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所可能產生的效益，有關本研究計畫的疑問，業經研究說明者詳細予以解釋。本人同意接受為此研究計畫的自願研究參與者。

受訪者正楷姓名：

受訪者簽名：

簽署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附錄四 檢核函

檢核函

親愛的○○○您好，

感謝您撥空參與本研究的訪談，沒有您的鼎力支持，本研究是無法順利完成的！目前已經透過訪談記錄影音檔所轉錄之訪談稿，重新彙整過後，編纂成您的生命故事了。本研究是以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故事探討男同志陽剛霸權意識，因此在摘錄的過程中會著重此面向描述，且為了使整體故事流暢，訪談當下口語化的用詞以及重複的部分亦有所修改。為了努力還原並保有您獨特生命故事的本質，因此想請您閱讀修改後的故事版本，並且提供指教，之後會參考您寶貴的意見斟酌修改後，再給您審閱。

再次感謝您不辭辛勞的幫忙，希冀透過您參與本研究台灣男同志圈能夠更好更精彩。

一、這篇故事對我生命經驗的還原度高嗎？請以十進位百分比呈現，並寫下理由。

二、看完整篇故事，您的想法與感受是？